

目 次

1. 緣起	○○五
2. 前言	○○六
3. 淨土聖賢錄	彭際清 ○○七
4. 佛祖統記	志磐 ○四一
5. 往生集	株宏 ○六五
6. 淨土聖賢錄續編	胡珽 ○七五
7. 重訂西方公據	彭際清 一一三
8. 種蓮集	陳本仁 一三九
9. 修西聞見錄	咫觀 一四七
10. 獨孤皇后	一六九
11. 魏氏女	一七一
12. 吳太夫人	一七三
13. 馮氏夫人	一七五

緣起

佛法浩瀚如海，博大精深，如何下手研讀，實是一大問題。然而也不是問題，因爲法法頭頭，皆能入門。只要從自己感興趣的地方入手，再鑽研下去，就能找到源頭。

雖然如此，佛典經論對初機者而言，實不易懂。因此本系列叢書，以把佛典經論及古大德註釋，簡單譯成白話文爲主，俾便利有心者閱讀。

文採原文與白話文對照方式刊出，一來希望讀者能逐漸養成閱讀原文之習慣，以便將來自己能更深入閱讀經典，二來杜絕瞎造謠言之過，由於原文在此，不容妄以己意胡說，且如有說錯之處，明眼人立即可知。

本系列叢書大致分成因果、往生、高僧、雜著、感應、戒律、禪定、智慧、淨土及經典等十大類。前五類適合一般未學佛及初學佛者閱讀，後五類特爲真修實證者作指南。

諸佛之母爲法，不知法何以成佛，因此願所有閱此書者，均能早日自利利他，福慧圓滿，是爲緣起。

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元月十六日凡夫于台灣汐止竹鷺溪精舍

前言

學佛就是要成佛，因此當我們聽聞佛法之後，就要開始修行。而在我們短短的這輩子中，絕大部分的人，都不可能會修到了生死的地步。因此我們下輩子，必須再繼續努力修。

要想很快就能證成佛果，必須要有佛指點才行。娑婆世界下一尊佛是彌勒佛，要在第十小劫時才出現，而現在才是第九小劫的滅劫時。也就是說，必須很久之後，人類才可能再見到佛。

因此，如果我們想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，親自見到佛，親自聽聞佛說法。最好的辦法，就是下輩子就生到極樂世界裡。

往生西方淨土的方法很簡單，就是信願行。也就是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，真心願意往生，從今天開始，隨時隨地口念或默念「阿彌陀佛」的名號，臨終時一心念佛，那麼自然會往生極樂世界。

由於方法簡單，因此上、中、下三種根器的人，通通都可以修得成。

這本書所記錄的，就是女人修成往生淨土的真實事蹟。看了之後，原本修淨土的人，會得到莫大的鼓勵及信心。

淨土聖賢錄

(清) 彭際清

韋提希夫人

韋提希。舍衛國王頻婆娑羅夫人也。有太子名阿闍世。隨順調達惡友之教。收執父王。置七重室內。制諸群臣。一不得往。

時韋提希恭敬大王。澡浴清淨。以酥蜜和麵。用塗其身。諸瓔珞中。盛葡萄漿。密以上王。王得不死。阿闍世聞之。即執利劍。欲害其母。爲一大臣諫止。遂閉母深宮。不令復出。

時韋提希被幽閉已。愁憂憔悴。遙向耆闍崛山。爲佛作禮。而作是言。如來世尊。在昔之時。恆遣阿難來慰問我。我今愁憂。世尊威重。無由得見。願遣目連尊者阿難與我相見。作是語已。悲泣雨淚。遙向佛禮。

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。知韋提希心之所念。即敕大目犍連。及以阿難。從空而來。佛從耆闍崛山沒。於王宮出。

時韋提希禮已。舉頭見世尊釋迦牟尼佛。身紫金色。坐白寶蓮華。目連侍左。阿難侍右。釋梵護世諸天。在虛空中。普雨天華。

時韋提希號泣向佛。曰世尊。我宿何罪。生此惡子。唯願世尊。爲我廣說無憂惱處。我當往生。不樂闇浮提濁惡世也。此濁惡處。地獄餓鬼畜生盈滿。多不善聚。願我未來。不聞惡聲。不見惡人。今向世尊。求哀懺悔。唯願佛曰。教我觀於清淨業處。

爾時世尊。放眉間光。其光金色。遍照十方無量世界。還住佛頂。化爲金臺。十方諸佛淨妙國土。皆於中現。

時韋提希見已。白佛言。是諸佛土。雖復嚴淨。皆有光明。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。唯願世尊。教我思惟。教我正受。

佛告韋提希。阿彌陀佛去此不遠。汝當繫念。諦觀彼國。我今廣爲汝說。亦令未來凡夫修淨業者。得生西方極樂國土。

欲生彼國者。當修三福。一者孝養父母。奉事師長。慈心不殺。修十善業。二者受持三歸。具足眾戒。不犯威儀。三者發菩提心。深信因果。讀誦大乘。勸進行者。如是三事。名爲淨業正因。

佛又爲韋提希說十六觀法已。韋提希與五百侍女。聞佛所說。應時即見極樂世界廣長之相。得見佛身及一菩薩。心生歡喜。歎未曾有。豁然大悟。逮無生忍。五

百侍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願生彼國。世尊悉記。皆當往生。生彼國已。獲得諸佛現前三昧。(觀無量壽佛經)

韋提希是印度舍衛國的國王頻婆娑羅的王后，他們的兒子叫阿闍世。由於阿闍世太子聽從惡友調達的話，把父王關在七重室內，不准任何臣子前往探問。

王后韋提希對國王很恭敬，於是她洗過澡之後，用酥油、蜂蜜和了麵，塗在身上。又把瓔珞中空之處，盛滿了葡萄汁。和國王見面時，把這些飲食給國王享用，國王因此而沒有餓死。阿闍世知道這件事之後，就拿了鋒利的劍要殺害母親。因為兩位大臣的勸諫，才未殺母。於是就把母后囚禁在深宮之中，不准她出來。

被囚禁的韋提希，十分憂愁憔悴。她向著遙遠的耆闍崛山，禮拜佛陀說：「如來世尊，您以前常常派遣侍者阿難來慰問我。我現在如此的憂傷，如來世尊您的威德重，我沒有福報得以見到您，希望您能派遣目連尊者及阿難來見我。」說完這話時，王后淚如雨下，不停的向佛陀遙遙頂禮。

這時世尊在耆闍崛山，知道王后的心事，於是就派大目犍連及阿難，從空中飛去王宮，佛陀自己則在耆闍崛山消失，在王宮出現。

正在禮佛的韋提希，一抬頭就見到釋迦牟尼佛身發出紫金色的光，坐在百寶莊嚴的蓮華

上，目連在左邊侍立，阿難在右邊侍立。保護世間眾生的忉利天及梵天諸天，都在空中散天華，供養佛陀。

於是韋提希哭著向佛陀說：「世尊，我宿世犯了什麼罪，會生出這樣一個逆子？希望世尊告訴我，有那些沒有憂愁煩惱的地方，我想生到那兒去。我不想再在這個五濁惡世的闍浮提了，這裡充滿了地獄、餓鬼及畜生等眾生，不善良的人到處都是。我希望將來，再也聽不到醜惡的聲音，見不到凶惡的人。我現在向佛陀哀求懺悔，希望像太陽般的佛陀，教我觀想清淨的地方。」

這時世尊的兩眉之間，放出了金色的光芒，遍照十方無量的世界。金色光芒最後停住在佛頂上，化成一座金臺。而十方諸佛清淨微妙的國土，都在金臺中出現。

韋提希看完之後，向佛說：「這些諸佛的國土，都十分莊嚴清淨而光明，我決定選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往生。希望世尊能教我禪定的方法，教我獲得三昧的方法。」

佛陀告訴韋提希說：「阿彌陀佛的淨土離這裡不遠，你要專心觀想該國。我現在要仔細告訴你，也要讓將來修淨土法門的凡夫，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想要往生極樂世界的人，應當要修三種福報：第一，要孝順供養父母，要尊敬事候老師及長輩，要有不殺生的慈悲心，要修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

不綺語、不貪心、不嗔心及不痴心的十種善業。第二，要歸依三寶，要受戒，不要破戒。第三，要發上成佛道，下化眾生的菩提心，深深的相信因果的道理，要讀誦大乘經典，還要勸告不信者信，勉勵信者精進修行。這三種福業，是往生淨土的主要因緣。」

佛陀又爲韋提希說了十六種修觀的方法。韋提希和五百名侍女，聽完佛陀所說之後，馬上見到了極樂世界誠實言說之廣長舌相。又見到了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，她們心裡都歡喜得不得了，讚歎從未見過此景象。韋提希夫人此時豁然大悟，證得了無生忍。五百名侍女也發了成究竟佛的菩提心，她們都願意生到極樂世界去。世尊保證她們都能往生，而且生到該國之後，都獲得諸佛現前三昧。（觀無量壽佛經）

樂音老母

佛在維邪羅國。所止處名曰樂音。有貧窮老母。來白佛言。生老病死。從何所來。去至何所。乃至六識六根五大。從何所來。去至何所。

佛言。生老病死。無所從來。去亦無所至。乃至六識六根五大。無所從來。去亦無所至。譬如兩木。相鑽出火。火還燒木。木盡火便滅。諸法亦如是。因緣合會乃成。因緣離散即滅。無所從來。去亦無所至。

因爲廣說諸譬。老母聞法開解。即得法眼。

佛言。我前世發菩提心時。曾爲其子。今此老母。壽終當生阿彌陀佛國中。供養諸佛。卻後六十億劫。當得作佛。字扶波犍。其國名化作。(佛說老母經)佛陀住在維邪羅國樂音這地方時，有位貧窮的老母親，來問佛說：「生老病死到底是從那裡來的，而又將往何處去？還有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及意識之六識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及意根之六根，和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及空大之五大，是從那裡來的，而又將往何處去？」

佛陀回答她說：「生老病死並沒有從任何一個固定的地方來，也沒有到任何一個固定的地方去。六識、六根及五大也一樣。就好比兩根木頭，互相摩擦會產生火花。這生出來的火花，會燃燒木頭。等到木頭燒完之後，火也就滅了。世間的諸法也是一樣的，由於各種因緣的際會而出現各種的境界。當因緣離散的時候，境界也就沒有了。這一切，都不是從任何一個固定的地方來，也不會回到任何一個固定的地方去。」

佛陀於是就爲老母說了許多的譬喻，老母聽聞之後，心得開悟，解了佛法，因而證得了法眼。

佛陀說：「我前世發菩提心的時候，曾經是這位老母的兒子。現在這位老母，命終之後

會往生阿彌陀佛的淨土。她在那兒供養諸佛，精進修行。在六十億劫之後，就會成佛，佛號是扶波犍，他的佛國叫做化作。」（佛說老母經）

姚婆

姚婆。上黨人。與范婆善。范婆勸令念阿彌陀佛。姚婆從之。遂屏息家緣。一心念佛。

臨終見阿彌陀佛降臨空中。一菩薩侍左右。姚婆白佛。不遇范婆。安得見佛。
請佛少住。與渠作別。

及范婆至。佛猶儼然。姚婆具言所見勝異。執手而化。（淨土文）

姚婆是上黨人，和范婆是好朋友。范婆勸她念阿彌陀佛，姚婆從善如流，聽從善友的勸告，就把家裡一切的雜務事都停掉，一心念佛。

她臨終的時候，見到阿彌陀佛降臨在空中，兩位菩薩陪侍左右。姚婆向佛說：「要是我沒有遇到范婆勸我念佛，我怎麼能夠見到阿彌陀佛您呢。因此請佛您稍微等一下，等我跟范婆話別之後，再跟您走。」

范婆到了之後，西方三聖還在空中。姚婆把所見到的殊勝境界，都告訴范婆，然後就握

著范婆的手往生了。（淨土文）

溫靜文妻

溫靜文妻。并州人。久病臥床。靜文教念阿彌陀佛。妻從之。默誦佛名。二年不絕。一日忽告靜文言。吾已見佛。後月中定去。

前歿之三日。蓮華現前。大如日輪。及期。具食獻父母云。今幸得生淨土。願父母與夫。專念阿彌陀佛。便當相見於淨土。言訖而終。（淨土文）

溫靜文的妻子是并州人，臥病在床已經很久。靜文就教她念阿彌陀佛，她就每天默念佛號，兩年都沒有停止過。有一天，她忽然告訴靜文說：「我已經見到佛了，下個月就要走了。」往生前三天，蓮華就出現在眼前，有如太陽般大。臨終前，她托盤獻飲食給父母說：「我今天得幸能往生淨土，希望父母和夫君，都能專心念阿彌陀佛，那樣我們就能在淨土相見了。」講完話之後，她就命終了。（淨土文）

吳氏

吳氏。都官員外郎呂宏妻也。宏素明佛理。與吳氏合志清修。有一侍女亦絕葷

血。其一頗好禪。俄而得疾。談笑坐逝。如委蛻然。

其一奉戒刻苦。或終日不食。但曰飲吳氏所呪觀音淨水一盞而已。

一日忽見金蓮華現前。其上雙趺隱然。數曰見膝。又數曰見身。又數曰頭面悉見。相好具足。其中阿彌陀佛。左右則觀音勢至也。已而宮殿樹林。皎若指掌。清淨男子。經行其際。如是三年。瞬息不隔。

或問曾聞佛說法否。曰。我但得天眼。未得天耳。佛所說法。未得聞也。頃之。自言往生時至。遂化去。

吳氏事觀音甚虔。室中列瓶數十。注以淨水。曰誦大悲呪。輒見觀音放光入瓶中。有病者飲水輒愈。其水積歲。色味不變。雖大寒不凍。故世號吳氏觀音縣君。

(淨土文)

都官員外郎呂宏的妻子姓吳。呂宏一向就深明佛理。和太太都是清淨的修行人。他們有一女侍女。也都不吃葷血。其中一位喜歡禪修。後來生病。在談笑之間。坐著就逝世了。有如拋棄舊殼般。

另一位侍女嚴持戒律。生活很刻苦。有時候整天都不吃東西。只喝一小杯吳氏的大悲呪水而已。

有一天，吳氏忽然見到眼前出現三朵巨大的金色蓮華，蓮花上面隱隱約約有兩隻雙盤的腳。幾天之後，又看到了膝蓋。幾天之後，看到了身體。又幾天之後，頭和臉都看見了。原來是相貌莊嚴的阿彌陀佛，左右兩邊則是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。後來又看到極樂世界的宮殿及樹林，有清淨修行的男子，在其中散步經行，境界清楚得好像看自己的手指掌般。三年之中，極樂世界的勝境從未消失過。

有人問她說：「有沒有聽到佛說法？」她回答說：「我只得到天眼，還未得天耳，佛說的法，沒有聽到。」不久之後，她就自己說，往生的時候到了，於是就逝世了。

吳氏拜觀音拜得很虔誠，屋子裡幾十個瓶子中，都裝了乾淨的水。她每天誦大悲咒時，就看到觀音放光入瓶子中。生病的人只要喝了她的大悲水，病就會好。這些大悲水雖然放了好幾年，但是顏色和味道都不會變，就是寒冷的天氣，也不會結冰。因此大家都尊稱她為觀音縣君。（淨土文）

王氏

王氏。明州人。曰持金剛經。懷孕二十八月。羸瘦曰甚。偶倚門立。一異僧過之。謂曰。汝有善根。何不印施金剛經千卷。

王氏從之。又齋千僧。誦金剛經千卷。至夜三更。見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。及覺。已生一男在床矣。王氏遂持齋誦經不輟。

年六十一。暴卒。一使者引見冥王。自言從幼持金剛經。王賜金床。命坐殿側。朗誦一遍。

王問何不念佛。答云。世間無本。敕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。囑曰。汝至陽間。展轉流通。切勿遺墮。汝向後壽終。徑生極樂世界。不復來此處矣。

王氏遂還。後至九十一歲。無疾坐化。

其補闕真言曰唵。呼嚧呼嚧。社曳穆契莎訶。事在紹興九年。(金剛證果)

明州人王氏，每天都誦金剛經。有一年，她懷孕了二十八個月，都還未生，身體一天比一天瘦。有一天，她倚立在大門口時，有一位路過的僧人跟她說：「你是有善根的人，爲什麼不印刷布施一千部金剛經呢。」

王氏聽了之後，就去印施一千部金剛經，又去寺廟供養千僧齋，還誦了一千卷金剛經。修了所有的福業之後，當晚三更時，她夢見金剛神用金剛杵指著她的肚子。醒過來之後，兩個男嬰兒已經都生在床上了。此後王氏就持齋，日日誦金剛經不停口。

六十一年那年，她突然暴死。有兩名使者帶她去見冥君。王氏說她自小就誦金剛經，於

是閻羅王就讓她坐在宮殿側面的金床上，要她把金剛經朗誦一遍。

誦完之後，冥王問她爲什麼沒有念金剛呢。她回答說，世間流通的金剛經本上，沒有呪語。於是冥王就叫鬼吏去拿有呪語的金剛經本給王氏，囑咐她說：「妳回到陽間之後，要流通這個本子，千萬不要遺失了。妳命終之後，就會直接往生極樂世界，不會再到這裡來了。」

王氏回到陽間，一直活到九十一歲時，才無疾病的坐著往生極樂世界。

鬼界帶回陽間的金剛經，補缺的真言是：

唵。呼嚧呼嚧。社曳穆契莎訶。

這件事發生在紹興九年。（金剛證果）

蔣十八妻

蔣十八妻者。海鹽人。中歲與其夫合志修行。斷除愛慾。日誦大乘經。歷四十年。一日。各洗漱更衣。炷香唱佛名。並書一頌而逝。

蔣頌曰。這箇幻身。四大合成。今日分散。各歸其根。諸幻既滅。灰飛煙絕。如空中風。猶碧天月。旣無障礙。又能皎潔。一切永斷。無有言說。四十年來。脫離嗜慾。惟闡大乘。朝誦暮讀。今朝撒手西歸。自有現成果足。

其妻頌曰。看過連經萬四千。平生香火有因緣。西方自是吾歸路。風月同乘般若船。(閒窗括異志)

蔣十八的妻子，是海鹽人。中年的時候，和丈夫一起修行，斷除房事。他們每天誦大乘經，如此過了四十幾年。有一天，他們兩人各自洗澡漱口換上乾淨的衣服，燒香唱佛名號，並各自寫了頌偈，然後就一同往生。

蔣十八的頌偈說

這個虛幻的五蘊之身 是地水火風四大所成
今天就要各自分散開 各自回歸他們的根本
這些虛幻之物將滅亡 像飛揚的灰塵和煙霧
有如虛空中飄揚的風 也猶如碧天上之明月
完全沒有任何的障礙 而還那麼的光明潔白
一切虛妄都永遠斷滅 實在沒有什麼好說的
我這四十年來的歲月 脫離了對淫欲的貪愛
只一心一意弘揚大乘 朝暮讀誦大乘方等經
如今撒手往生極樂國 自然能證成究竟佛果

他太太的頌偈是

淨土經典看了一萬四千遍 平生何以會學佛自有因緣

西方極樂世界是我的歸路 輕風明月和我同乘般若船（閒窗括異志）

張夫人

張夫人者。不詳其里居。晚而長齋。曰誦西方佛名。年七十九矣。每夜坐息燭。四壁放光。現諸瓔珞。

臨終。焚香案上。篆煙宛轉。結成佛像。須臾之間。作真金色。眉目若畫。一手下垂。若接引狀。篆煙甫消。而夫人寂矣。（淨土節要）

張夫人，不曉得是什麼地方人。晚年時長齋念佛，已經七十九歲了。每天晚上她把蠟燭息滅打坐時，四面牆壁都會放光，出現瓔珞的形象。

她臨終的時候，桌上製成篆文的香燒出來的煙，慢慢結成了佛的形相。不久，這尊煙佛變成真金色，眉目好像畫的一般。佛陀的一隻手下垂，好像在接引眾生的樣子。當篆煙消失之後，張夫人也就往生了。（淨土節要）

潘氏

潘氏名廣潭。工部主事餘杭李陽春之妻也。陽春故好施。晚常誦西方佛名。既逝踰年。見神於潘氏。登樓啓窗。作洪語曰。要修行。要修行。

潘氏通古今。初好排詆釋教。晚而皈禮雲棲。斷葷血。習禪定。夜常跏趺達旦。兼修諸功德。散錢票不訾。

萬曆三十九年冬。得疾。明年正月。自知不起。遺囑家財已。而謂人曰。吾三世梵僧。今且偕大士而西矣。稱佛名不絕口。屈三指而化。及殮。支體輕軟。貌如生。(虞德園集)

潘廣潭是工部主事餘杭人李陽春的妻子。陽春生前好布施，晚年經常誦阿彌陀佛的名號。

往生一年多之後，潘氏見到他的神識上樓開窗，很大聲的向她說：「要修行，要修行。」

潘氏博通古今，起初喜歡排斥佛教，晚年時皈依蓮池大師，不再吃葷血。她喜歡禪坐，經常坐到天亮。另外她還兼修很多功德，布施的錢票數不清。

明朝萬曆三十九年的冬天，她得了病。到了第二年的正月，知道要離開人間了。於是就立遺囑分家財，後事吩咐完之後，她告訴大家說：「我有三世是印度的和尚，現在我要和菩薩一起到西方去了。」她不停的稱念佛名，往生時三個手指頭是彎曲的。入殮的時候，她的

身體又輕又軟，顏貌栩栩如生。（虞德園集）

朱氏

朱氏。仁和諸生孫標妻也。平生奉持齋戒。專修淨土。嘗然燈禮佛。燈光爛然。化成五彩。有佛跏趺其上。及將終。端坐合掌。稱佛名不輟。及殮。貌如生。（學佛考訓）

仁和諸生（學官弟子或稱生員）孫標的妻子朱氏，一向齋戒，專修淨土法門。她曾經點燈禮佛，燈光燦爛奪目，變成五彩繽紛，有佛跏趺坐在上面。朱氏臨終時，端坐合掌稱念佛名不斷。入殮時，相貌如生。（學佛考訓）

祝氏

祝氏。公安龔仲淳婦也。甥袁宏道兄弟。好談佛法。祝氏聞淨土法門。信之。遂專持佛名。兼誦金剛經。

一日語諸子曰。佛言二日後當來迎我。及期。沐浴坐堂上。諸眷屬拱列。良久。自言佛至。眉間放白毫光。長數丈。又言見一僧相好莊嚴。自稱須菩提。俄化爲百

餘僧。或從旁謂曰。經中凡一百三十八須菩提。即此是也。諸眷屬共焚香誦佛名。祝氏微笑而逝。

閻中一九歲婢。方臥地。忽大呼起立。言見數金甲巨人。執幡幢爲夫人導。其幢柄拂面過。不覺痛失聲。察之。傷痕宛然。既殮。棺中時發異香。(袁中郎集) 湖北公安縣的龔仲淳，太太姓祝。她常聽外甥袁宏道兄弟談論佛法，知道有淨土法門，於是就相信了而專門持念佛號，又兼誦金剛經。

有一天，她告訴兒子們說：「佛說三天後要來迎接我。」到期之日，她沐浴後坐在堂上，眷屬都圍侍在側。很久之後，她說：「佛來了，佛的雙眉之間放出白毫光，有幾丈長。」又說看到一位相貌莊嚴的僧人，自稱是須菩提。不久，須菩提又變成一百多個僧人。旁邊有人說，這就是經上說的一百三十八須菩提。祝氏的眷屬都焚香稱誦佛名，她在佛號聲中微笑而逝。

在閻中有一個九歲的婢女，當時正倒臥地上睡覺。忽然婢女大叫站了起來，她說看到好幾個身披金甲的巨大人，拿著幡幢爲夫人作前導。他們的幢柄拂過她的臉，她痛得不禁叫了起來。大家檢察她的臉，果然有傷痕。入殮的時候，棺木中經常傳出奇異的香味。(袁中郎集)

張太夫人

張太夫人金氏。縣州人。普安知府張懷麓妻也。家世貴盛而自奉甚薄。中年失偶。教諸子有法度。子正道正學。皆以科名顯。

太夫人晚得淨土書讀之。遂注心極樂。晨夕禮誦。一夕戒諸孫曰。爾輩好讀祖父書。吾其去矣。呼侍女焚香。端坐而逝。數日後。見夢於孫曰。適從西方來。始知太夫人實生淨土云。(白蘇齋集)

張太夫人姓金，是縣州人。普安知府張懷麓的妻子。雖然家世貴盛，而自己卻很儉省不貪圖享受。中年時先生過世後，她教導諸子非常有法度。兒子都能走正道學正學，也都以科名顯揚祖先。

太夫人晚年讀到淨土的書，於是就想往生極樂世界，每天早晚都禮誦佛名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告戒眾孫說：「你們要好好研讀祖父的書，我要走了。」然後她就叫侍女燒香，她自己則端坐逝世了。幾天之後，她托夢給孫子說：「我才從西方來。」大家才知道太夫人確實是往生淨土。(白蘇齋集)

楊選一妻

楊選一妻。南昌人。客居南京。年三十生子。即與夫別居。聽夫置妾。自是長齋念佛。閱十五年。

其年八月。疽發於背。痛入骨。見一惡鬼持刀逼之。有大力神驅之去。其痛頓息。

旋謂夫曰。吾將行矣。有童子四人相迎。可以清茶供之。問將何往。曰往西方。合掌唱佛名而逝。(淨土晨鐘)

南京人楊選一的妻子是南昌人。她在三十歲生子之後。就與先生分房而居。讓先生娶妾。她自己則長齋念佛。如此過了十五年。

那年的八月。她的背生了一個疽。痛入骨髓。她見到有一個兇惡的鬼。拿刀來逼迫她。結果被一位大力神趕走。惡鬼一走。她的背痛馬上就停止。

不久之後。她就跟先生說：「我要走了。有四位童子來迎接我。你可以用清茶來供養他們。」先生問她要去那裡。她回答說：「要去西方。」於是就合掌唱佛名而逝世。(淨土晨鐘)

吳氏女

吳氏女。太倉人。生時趺坐而下。稍長。皈心佛乘。事親孝。不願有家。人或

勸之。輒指天爲誓。

初從昆弟析諸字義。已而誦佛經。悉通曉大意。朝夕禮拜甚虔。俄夢神授以梵書準提咒。有病瘧者。以梵字治之。立癒。

嘗於夢中得通宿命。自言曾爲宋高僧。此來專爲父母。年二十二當成道果。崇禎四年。年二十三矣。閉關一室。專修淨土。仲冬之末。示微疾。作偈辭世。勉親堅修勿懈。曰方午。索玉戒指佩之。右脅而逝。將殮。紅光溢於面。母爲理髮。異香從頂中出。達於戶外。經夕不散。

居四年。荼毗。骨瑩如玉。頂作黃金色。爲起塔以奉之。(續往生集)

吳氏女，是太倉人，她是以盤腿的姿勢生下來的。年齡大些之後，就虔信佛法。對雙親非常孝順，不願意出嫁。有人勸她結婚，她就指天發誓絕不成親。

她最初向兄弟學字詞的意義，後來誦經時，自然通曉佛經的大意。她早晚禮拜佛甚爲虔誠，夢見神教她梵文的準提咒。她用梵字替人治病，病人都能立即痊癒。

她在夢中得到宿命通，自稱曾經是宋朝的高僧，這次的投胎人間，是專門爲父母而來的，並說二十三歲時會得道。

崇禎四年，她二十三歲。於是她就在一間屋內閉關，專門修淨土法門。在陰曆十一月的

月底，她稍微得病，就作偈語辭別世間，勉勵雙親要堅持修行，不要懈怠。中午時刻，她要了玉戒指佩戴之後，就向右側臥而去世了。入殮之時，她臉上洋溢著紅光。母親爲她理髮時，有奇特的香味從她的頭頂流出來，一直流到門外，整晚香味都不散。

四年之後，家人爲她舉行火葬。燒出來的骨頭晶瑩如玉，頭項骨則是黃金色。於是家人爲她起塔，供奉她的骨頭。（續往生集）

盧氏

盧氏。名智福。徽州程季清妻也。晚遷湖州。季清奉佛甚虔。力營福業。盧氏竭資爲助。長齋。曰課佛名三三萬。約己惠下。未嘗害人。

崇禎五年。得危疾。請古德法師授五戒。咨淨土法要。遂一意西歸。季清爲誦華嚴經。至入法界品五十三門。爲一一講說。盧氏悉領解。

季清復策之曰。百劫千生。在此一舉。努力直往。毋猶豫也。遂高聲唱佛。夜以繼晝。如是半月。其母及女來問視。悉謝遣之曰。毋亂人意。

十一月八日。忽睹蓮華現前。化佛垂手。身心踴躍。急索香水沐浴。西向叉手。連稱佛名。右脅而逝。時方午。及暮捫其頂。熱可灼手。年二十九。（靈峰宗論）

盧智福是徽州人程季清的妻子，晚年他們遷居湖州。季清學佛很虔誠，盡力修福業。盧氏也盡力出錢幫助先生培福，她吃長素，每天念佛兩三萬聲。盧氏對自己很節約，對下人博施恩惠，從不罵人。

崇禎五年時，她病危，於是就請古德法師爲她授五戒。她向法師請問淨土宗的法要，於是就下定決心要往生西方。她先生爲她誦華嚴經，並爲她講解入法界品五十三門，盧氏聽了全都能領會。

她先生又鼓勵她說：「百劫千生以來的一切，就看妳此刻了。要努力一直向前，不要猶豫。」於是她就高聲唱佛名，夜以繼日有半個月之久。其間她的母親及女兒來想探望她，都被她謝絕說：「不要來亂了我的心意。」

十一月八日那天，她忽然看到蓮華出現在眼前，化身的阿彌陀佛垂手接引。她身心歡喜不已，趕緊用香水沐浴。然後向西方合掌，稱念佛名，最後向右側臥而逝。她往生時正是中午，到了傍晚時分，摸她的頭頂，熱得燙手。那年盧氏是三十九歲。（靈峰宗論）

費氏

費氏。湖州雙林鎮沈春郊妻也。少寡。織紡自贍。持齋數十年。供養三聖佛臺

像。及檀香大士。曰誦金剛經一卷。佛名千聲。寒暑不輟。

崇禎十一年。大疫。婿張世茂迎費氏往居其家。止攜大士以行。費氏居一樓。日課回向。祝願此香直達佛所。如是三載。忽空中有香繞樓數日。粉牆上湧現三聖佛像。莊嚴精妙。遠邇詫傳。瞻禮曰眾。或以淨巾擦之。色逾光明。

又四年。一日告婿曰。吾欲返故居。入門。即灑掃焚香。參佛誦經。至第三日早。沐浴更衣。端坐念佛。午刻。大呼佛來也。我行矣。別眾而逝。年七十有二。

(巾馭乘續集)

湖州雙林鎮沈春郊的妻子費氏，年輕輕就當了寡婦，於是她就以紡織所得過活。她持齋幾十年，供養西方三聖的畫像，及一尊檀香的觀音大士。她每天誦一部金剛經，稱佛名一千聲，寒暑都不停止。

崇禎十一年，瘟疫流行。她的女婿張世茂迎接她去住，費氏只帶了觀音大士像同行。她住在一樓，每天早晚課回向時，她都祝願所燒之香，能夠直接供養到她故居的西方三聖像之處。三年之後，忽然空中有香繞著她所居的樓幾天之久。然後白粉所糊的牆壁上，突然湧現西方三聖的畫像，非常莊嚴精妙。當時非常哄動，遠近聞名，來瞻禮的人日日增多。有人不信，就用乾淨的巾布去拭擦畫像，結果畫像越擦越清楚明亮。

過了四年之後，有一天她告訴女婿說，她想回故居。回到故居時，她就立刻大掃除，然後就燒香拜佛誦經。到了第三天早上，她就沐浴更衣，接著就端坐念佛。直到中午，她忽然大叫說：「佛來了，我要走了。」告別眾人後，她就往生了，那年她七十三歲。（巾馭乘續集）

李氏

黃太夫人李氏者。南京儀制主事建昌黃端伯之母也。賢明仁慈。信樂佛法。晚歲誦金剛經地藏經口虔。

一夕夢趺坐山巔。佛光照身。覺謂其子曰。西方之期至矣。無何。示微疾。端坐而逝。（建昌志縣榻編）

黃太夫人李氏，是建昌人南京儀制主事黃端伯的母親。爲人賢明仁慈，虔信佛法。晚年的時候更加虔誠的誦金剛經及地藏經。

有一天晚上她夢見自己盤腿坐在山頂上，有佛光耀她全身。醒過來之後，她告訴兒子說：「我要去西方的日子到了。」於是她就生了點小病，端坐著就逝世了。（建昌志縣榻編）

陳嫗

陳嫗。常熟人。居於城南。以紡爲業。篤信佛法。隨紡車聲唱阿彌陀佛。終曰不絕口。如是三十年。

一日忽呼其子謂曰。爾不見空中寶蓋幡幢乎。吾其逝矣。因拍手大笑。取湯沐浴竟。即合掌化去。

事在順治十年。翁尙書叔元。方微時。聞其事。親往視之。見嫗凝然危坐。室中香氣襲中。(淨土約說書後)

陳老太太是常熟人。住在城的南邊。以紡織爲業。她很信佛法。隨著紡車聲。終日唱阿彌陀佛。三十年不斷。

有一天她忽然把兒子叫來說：「你有沒有看到空中的寶蓋幡幢啊。我要走囉。」於是她很高興的拍手大笑。倒水洗澡。洗乾淨之後。就合掌往生了。

這是順治十年時候的事情。當時尙書翁叔元尚未顯赫。他聽聞此事。就親自去看。見到已往生的老太太坐得很端正。而室內香氣襲人。(淨土約說書後)

張寡婦

張寡婦。常熟人。居小東門外。安貧守節。專持佛號。不擇淨穢。未嘗少間。

以下痢終。

遺一破裙。臭不可近。棄之中流。忽見蓮華交發。五色燦然。散布水面。見者驚異。乃取裙還送一庵。作佛前案圍。事在順治間。(果報聞見錄)

常熟人張寡婦，住在小東門外，能夠安於貧困，守持節操。她專門持佛名號，不管在乾淨或污穢之處，佛號總是不斷。她最後是以拉肚子而死的。

她遺留下來一條破裙子，臭得不得了。大家就把它扔到水裡，沒想到破臭的裙子，居然生出一堆五色燦然的蓮華，散布在水面上。見到的人非常驚異，趕緊把裙子撈起來，送到一所庵堂，作爲佛桌前的布圍。這是在順治年間發生的事。(果報聞見錄)

陸寡婦

陸寡婦常熟人。年二十夫亡。持齋念佛與人無競。至六十七而終。

焚其衫裙。火氣既絕。忽見金光迸出。灰中儼然有佛像在焉。共數十。閻里聚觀。皆焚香膜拜。事在康熙三年。(果報聞見錄)

常熟人陸寡婦，二十歲時丈夫就死了。她持齋念佛，與人無爭。六十七歲那年死亡。死後，焚燒她生前所穿著的衫裙。當火焰及熱氣都消失之後，忽然在那堆灰上，發出金

色的光芒，大家一看，灰裡面有幾十尊佛的影像。鄉親都聚集來觀看，眾人皆焚香膜拜。這是康熙三年時發生的事。（果報聞見錄）

楊氏

楊氏。張秩斯之妻也。父次弁。虞山嚴氏出。嚴家世學佛。故楊氏自幼即歸心大法。既適張。尋禮僧德真。受三皈五戒。斷除愛慾。

年二十七。病劇。發願求生西方。室中供接引佛像。高唱佛名五日。室中聞栴檀香。

至七日。瞑目頌之。見觀音大士謂曰。蓮華種子。已有半功。其半看汝手段。問從何處著力。答曰。撒手便行。即合掌唱佛。趺坐而逝。（續往生集）

張秩斯的妻子楊氏，父親叫楊次弁，母親是虞山的嚴氏。嚴家世代學佛，所以楊氏從小就受母親影響，也學佛。嫁到張家之後不久，她就拜德真和尚爲師父，受三皈五戒，後來就不再行房。

二十七歲那年，病得很厲害。她就發願求生西方，室內就供了阿彌陀佛的像。她高聲唱佛名五天，室中都是栴檀的香味。

到了第七天，她才稍微閉上眼睛，就見到觀音大士向她說：「蓮華化生的種子，已經成功了一半，另外的一半，就要看妳的能力了。」她問大士該怎麼去做。大士告訴她：「放下一切就行了。」於是她就合掌唱佛名號，盤腿坐著就往生了。（續往生集）

徐太夫人

徐太夫人。錢塘徐浩軒之母也。平生奉佛甚謹。誦西方佛名。繪像爲圖。旁累數千圈。記所誦數。每一圖畢。即納黃布囊中。如是數歲。康熙三十四年卒。

卒之日。家中焚囊於盆。忽聞盆內爆然。視之。見五色光起。布成緇色。其上現樓閣欄楯。重疊周匝。中湧蓮華數十。華上各有一佛合掌趺坐。復現諸天女恭敬圍繞。一一皆如粉色畫本。見者莫不驚歎。

明日撥灰。視囊背。所現諸形象。與囊面無異。惟佛後又有一老母執拂隨行。

浩軒爲之記如此。（信徵錄）

徐太夫人是錢塘人徐浩軒的母親，平生供佛很恭謹。她念佛的記數方法是，以中間繪有佛像，旁邊有數千小圓圈的圖表爲準。每誦完一張圖表，她就把它放在黃布囊中，這樣做了好幾年，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去世爲止。

她亡故的那天，家人把她的黃布囊放到盆裡燒。忽然聽到盆裡有爆裂聲，隨後大家見到盆裡起了五色的光芒，布變成黑色。在黑布上現出了樓閣欄楯，重疊周匝的建築物中，湧出了數十朵蓮華。每一朵蓮華上，都有一尊合掌趺坐的佛。又有無數的天女，恭敬圍繞四周，就像佛教刊物上所畫的一樣。見到的人都驚歎不已。

第二天拾灰時，看到黃布囊背面的形像，和正面沒有什麼不同。唯一的差別是，背面圖像中，有一位老太太拿著拂塵，跟隨在佛的後面走。這是徐太夫人兒子浩軒的記載。（信徵錄）

余氏

余氏。法名真修。吳人朱穎符妻也。年三十二而寡。至三十六。長齋奉佛。晚年以家事付兒婦。專修淨業。

年七十。夏秋之交。夢遊一池畔。池中有船。載比丘尼優婆夷十數人。中有一人招余氏云。西方去。余氏自念言。此時不去。待歲晚可耳。招者遽云。且待後船。至九月六日。夢阿彌陀佛現身接引。既覺。自知時至。請所事文岐師作別。師至。索蓮華不得。以蓮葉與之。余氏欣然。念佛彌切。內外俱聞異香。

至十一日清晨。索水沐浴。更新衣。趺坐稱佛名。有頃。右脅而逝。事在乾隆

三十六年。(僧正琦述)

余氏是吳地人朱穎符的妻子，法名叫真修。三十二歲時守寡，三十六歲起長齋拜佛。晚年時把家事交付媳婦，自己專門修淨土法門。

七十歲那年的夏秋之間，她夢中到一池邊，池中有一艘船。船上有十數位比丘尼及在家女居士。其中有一人向余氏招手說：「到西方去吧。」余氏心裡想，現在不去，年底再說。這時，招手的人忽然說：「那妳等下一艘船吧。」

到了九月六號，她夢見阿彌陀佛現身接引她。醒過來之後，她知道時辰到了。於是就請平時有來往的文歧法師來話別。法師來時，余氏索不到蓮華，只拿到蓮葉。不過她還是很高興的念佛，念得很懇切。屋內屋外的人，都聞到很奇特的香味。

到了十一日的清晨，余氏洗過澡後，換上新的衣服，然後趺坐稱佛名。不久，她就向右側臥而逝。這時是在乾隆三十六年。(僧正琦述)

王氏

王氏。合肥馬永逸妻也。永逸世修淨業。王氏亦持佛名。行天竺二十念法。又嘗持破地獄偈。偈出華嚴經云。若人欲了知。三世一切佛。應觀法界性。一

切唯心造。

一夕夢地獄主者來謝云。幸蒙持偈功德。獄中眾生。出生善道者多矣。

其後寢疾。持佛名不絕口。既逝。諸親屬及其侍女。皆夢王氏報云。吾已得生淨土矣。（樂邦文類）

王氏是合肥人馬永逸的妻子。永逸家世代都修淨土。王氏也修念佛。持印度的十念法門。

她也持破地獄偈。這首偈語出自華嚴經。經上說：「如果有人想要知道得清楚明白。過去世的。現在世的及未來世的一切佛的話。就應該要觀照十法界的自性。就能夠瞭解一切都是心所造出來的。」

有一天晚上。她夢見閻羅王來向她道謝說：「很感激蒙受您持偈語的功德。使得地獄的眾生。很多都能生到善道去。」

後來王氏生病。在口念佛名中去世。她的親屬及侍女。都夢見她跟他們說：「我已經往生淨土了。」（樂邦文類）

朱氏

朱氏名如一。明州蘇生妻也。年二十餘。即素服齋居。虔修淨業。

以黃絹請善書者寫法華經。繡以碧絨。十年而成。至化城喻。針鋒綴舍利如粟。連獲數十粒。復繡阿彌陀佛觀世音像。

一字一拜。禮法華者三。於經首題。別致八萬四千拜。習法華經二月成誦。次閱華嚴般若楞嚴圓覺。俱能通利。

又鋟木爲圖。勸人念阿彌陀佛。受圖者滿十萬聲。爲迴向西方。所化至二十萬人。尋結廬墓旁。一室奉佛。一室宴坐。一室書經。給侍唯一婢子。甘苦共之。

紹熙四年春。盡斥賣龕具。爲三日會。飯千比丘。合縉白萬人。共唱西方佛名。建寶幢。裝所繡經七軸。並書會者姓名。送羅睺羅道場僧堂供奉。

十一月示微疾。垂瞑。輒起趺坐。薛生曰。我家無是法也。請就寢。遂右脅而逝。年三十七。（樂邦文類）

朱如一是明州人薛生的妻子。二十餘歲就穿著樸素的衣服。且持齋不行淫。很虔誠的修淨土法門。

她請書法好的人。在黃絹上書寫法華經。她再用碧絨來繡。一共繡了十年才完成。當她繡到化城品的時候。繡出了幾十粒舍利子。後來她又繡了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士的像。

她曾經一字一拜法華經三遍。特別再拜經題八萬四千拜。朱氏學法華經。三個月就能背

誦。之後又讀華嚴經、般若經、楞嚴經及圓覺經，都能通曉義理。

她又刻圖像，勸人念阿彌陀佛。接受她布施圖像的人，只要念滿十萬聲，她就替他們迴向。生西方。如此度化的，有二十萬人。不久她又在墳墓旁結廬，一間房間供奉佛像，一間房間用來打坐，一間房間用來寫經。侍候她的只有一個婢女，兩人同甘共苦。

紹熙四年的春天，她把嫁粧全部賣掉，開了三天的無遮大會，齋請一千位比丘，在家眾與出家眾共有一萬人參與勝會，大家共同唱阿彌陀佛的名號。她又建寶幢，用來裝她所繡的七軸經。並把參與勝會的人，名字都寫上。她把這些全送到羅睺羅道場的僧堂去供奉。

到了十二月，她生了小病，快睡著時，她趕緊起來盤腿而坐。她先生說：「我們家沒有這個規矩。」於是就請她就寢。朱氏就右側臥而逝，只活了三十七歲。（樂邦文類）

王氏

王氏。隋時人。薛翁妻。僧頂蓋母也。讀誦諸經。勤修懺法。志求淨土。

唐貞觀十一年。有疾。勤懇彌至。俄見床前有赤蓮華。充滿一室。阿彌陀佛觀音勢至。降臨空中。

其孫大興侍側。見佛身高大。迴出二菩薩上。良久乃隱。而王氏逝矣。（續高僧

(傳)

王氏是隋朝時候的人，她先生叫薛翁，兒子已經出家，叫做頂蓋。她自己讀誦很多佛經，很勤於修懺悔法，一心求生淨土。

在唐朝貞觀十一年時，王氏生病，於是她就更加努力念佛。有一天念佛不久，她就看到床前有一朵赤色的蓮華，這朵蓮華大得把房間都塞滿了。而阿彌陀佛和觀音、勢至兩位菩薩，都降臨在空中。

陪伴在她身邊的孫子大興，看到佛的身體，比兩位菩薩高大甚多。西方三聖出現很久之後才隱沒，而王氏已經往生了。(續高僧傳)

佛祖統記

(宋)志磐

荆王夫人王氏

荆王楫。徽宗之子。夫人王氏。元祐中事西方甚精恪。獨一妾懈慢。夫人將逐之。其妾悲悔。極加精進。一夕異香徧室。無疾而終。

夫人忽夢妾起居敍謝。因夫人訓責。今獲往生。夫人曰。西方可往不。妾曰。但隨妾行。夫人隨之。見一池皆白蓮華。或榮或悴。

妾曰。此皆世間發心修西方人也。人間纔發一念。池中即生一華。隨其勤惰。榮悴各異。

中有一華。朝服而坐。其衣飄揚。隨風消散。即見寶冠瓔珞。莊嚴其身。妾曰。此楊傑也。

又有一華。朝服坐上。其華稍悴。曰。此馬玕也。

復前導數里。遙望金壇。光明交徹。妾曰。此夫人化生處。上品上生也。

徐訪楊傑則已亡。馬玕則無恙。後夫人於生日。秉爐焚香。望觀音閣。佇立而化。

荊州王趙楫，是宋徽宗的兒子。夫人王氏，在元祐年中，修淨土法門甚精進恭敬。在女眷中，只有一個妾懈怠傲慢，於是夫人打算把她趕走。這個妾因此很悲傷後悔，受此刺激後，變得極端的精進。有一天晚上，她住的室內充滿異香，而她卻在沒有疾病的情況下逝世。

後來夫人夢到這個妾來向她道謝說，由於夫人的教訓責備，使她得以往生西方。夫人問說：「可以到西方去看看嗎？」妾說：「您只要跟著我走就可以了。」於是夫人隨在妾的後面，到了極樂世界。見到有兩個池子。裡面全是白蓮華，有的開得很繁榮，有的很枯悴。

妾說：「這些蓮華，都是世間發心修淨土的人。只要人們才發一念求往生，池子裡面就會生出一朵蓮華來。隨著各人用功的勤惰情形，花就會顯出榮悴的不同現象。」

其中有一朵華，裡面坐的人穿著朝庭的禮服坐著，風吹衣揚，不久朝服消散，變成頭戴寶冠，身披瓔珞的服裝。妾說：「這是楊傑。」

又有一朵華，裡面的人也是穿朝廷的服裝坐著，不過華有點枯悴。妾說：「這是馬玕。」

又走了幾里路，遙見有一座金色的壇臺，發出耀眼的光芒。妾說：「這就是夫人化生的地方，是上品上生。」

醒過來後，夫人派人去打探楊傑及馬玕。知道楊傑已經往生，而馬玕還活著沒事。後來夫人往生那天，她是手裡拿著焚香的香爐，眼睛望著觀音閣，就這麼站著就去了。

蔡氏

蔡氏居武林。早年孀居。持經念佛。每日禮像。逾二十年。忽見金蓮華現空中。遂索平時修行課目。卷而懷之。安坐而逝。

蔡氏居住在武林，很早先生就過世了。她每天早上一定拜佛，並誦經念佛號，這樣過了二十幾年。有一天，空中忽然出現一朵金蓮華。她就把平時早晚課的課目，卷起來放在懷裡，很安詳的坐著就往生了。

馮氏

馮氏。少師珣之女。承宣使陳思恭之妻。少多病。從慈受深禪師受教。持齋誦佛逾十年。益精進。謂族黨曰。清淨界中失念至此。支那緣盡行即西歸。

一夕語侍者曰。吾神遊淨土。獲禮三聖。夫聞其語。即相陪念佛。右脅安臥而逝。三日之間。妙香芬馥。

少師馮珣的女兒，嫁給承宣使陳思恭爲妻。馮氏小時候就很多病痛，她皈依慈受寺的深禪師之後，就持齋誦佛。十年多來，一天比一天精進。她跟族人說：「原本我是清淨的修行

人，不料一失正念就落成這步田地。等到中國的緣分盡了之後，我就要回西方去了。」

有一天晚上，她向侍女說：「我剛剛神遊到淨土，向西方三聖禮拜。」她的先生聽到侍者傳話，就陪她一起念佛。馮氏後來右側臥而逝，三天之內，室內都充滿了妙香。

陸氏

陸氏家錢塘。朝請王璵妻。常誦法華。晚年尤篤淨土。禮懺一會。念佛萬聲。
凡三十載。

因微疾。忽聞天鼓自鳴。人方驚異。即面西端坐而化。兩手結印。

錢塘人陸氏，是朝請王璵的妻子。經常誦法華經。晚年時，對淨土法門特別精進，禮佛拜懺一次，就誦一萬聲佛號。如此凡三十年。

後來生了小病，忽然聽到天空有鼓聲，大家正在驚訝之餘，她就已經面向西邊，手結印而往生了。

周妙聰

周氏妙聰。周元卿之女。每感母氏華臺往生之瑞。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。病中

請僧行懺。自見其身著新淨衣。在樓閣上作禮念佛。

謂家人曰。汝輩當勤修淨業。吾當於淨土待汝。即右脅吉祥。向西而亡。

周妙聰是周元卿的女兒，對母親臨終時有蓮華往生的祥瑞情形印象深刻，因此平日也誦經念佛，求生淨土。她在病中請僧人代爲拜懺，而她躺在床上，却見到自己穿著乾淨的新衣，在樓閣上禮佛念佛。

臨終時她告訴家人說：「你們要勤力修淨業，我會在淨土等你們。」說完之後，她就右側臥，面西而亡。

秦淨堅

秦氏淨堅家松江。厭惡女身。與夫各處。精持齋戒。閱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虛曰。晨昏修彌陀懺。曰禮佛千拜。久之。有光明入室中。面西念佛安坐而化。

秦淨堅家住在松江，她很討厭生爲女兒身。因此與丈夫分房而居，很嚴格的持齋戒。她每天閱讀華嚴經、法華經、光明般若經等。早晚都修彌陀懺，每日拜佛一千拜。日日如此，持續甚久。有一天，有光明照到她的室內，只見她面向西方念佛，安然坐著往生。

鄭淨安

鄭氏淨安家住錢塘。念佛誦經曰無虛度。後得疾禱之於佛。聞空中聲云。汝行有期。無得自怠。又見佛身金色。

即奮身起。面西端坐。令男僧義修諷阿彌陀經。倏然而化。其女夢母報曰。吾已得生淨土。可說修師令知。

鄭淨安家住錢塘，每天都念佛誦經。後來她得了病，就祈請佛加被。忽然聽到空中有聲音說：「你要走的日子到了，不要自我懈怠。」這時她又見到佛身金色在空中顯示。

於是她就奮身而起，朝西端坐。請當比丘的兒子義修爲她誦阿彌陀經，她就很快的去世了。後來她的女兒夢見她說：「我已經往生西方了，妳去告知義修師父。」

秦淨樂

秦氏淨樂家錢塘。其夫姓于。賣魚爲業。有子遭官事破家。秦氏愁苦。幾欲沉身於江。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。有此煩惱。宿世怨家。枉自沉江。不如念佛。

秦氏醒然回心。即燼一指。誓長齋三白。念佛十年不怠。見一切人皆稱佛子。一日請戒行人諷觀經。每一觀誦佛千聲。至像觀忽焉而化。

秦淨樂家住錢塘，先生姓于，以賣魚爲生。兒子犯法入獄，家庭因而破亡。秦氏深以此爲苦，常想跳河自殺。後來遇到淨住寺的照法師勸她說：「所以會有這種煩惱，都是由於他是你前世的怨家。你如果因此而沉江自盡，不如念佛求生西方。」

秦氏聽了這番話，醒了過來。就在佛前燒一個指頭供佛，發誓三稱要吃長素。從此十年間不懈怠的念佛，見到一切人都尊稱爲佛的弟子。有一天，她請持戒的修行人爲她誦觀無量壽佛經。戒行人每誦完一個觀想，她就念佛號一千聲。誦到像觀的時候，她忽然就往生了。

袁氏

錢塘袁氏。因往靈芝受菩薩戒。即斷葷酒。進修淨業。一家皆服其化。二十年不渝初志。一日病中。請圓淨律師說法。忽見佛菩薩衆現前。端坐而化。

錢塘人袁氏，自從到靈芝寺受菩薩戒之後，就不再吃葷血，也不喝酒了。從此就修淨土法門，二十年始終不變，一家人也全都受她的感化。病中有一天，她請圓淨律師來爲她說法。正在說法的當兒，她忽然見到佛菩薩在眼前出現，她就端坐而往生了。

陳嫗

錢塘陳氏嫗。從靈芝受菩薩戒。專心念佛。日課千拜。常有舍利散經案上。臨終見化佛來迎。顧旁人語未及半。已凝然不動矣。

錢塘人陳姓老太太，自從在靈芝寺受菩薩戒之後，就專心念佛，每天還拜佛一千拜，因而經常有舍利子出現，散置在她的佛桌上。

臨終的時候，她見到化身佛來迎接。她向旁邊的人講述此境界，話尚未講到一半，人就已經不動往生了。

黃氏

四明黃氏早喪夫。歸父舍修淨業。臨終稱佛結印。履地徐行。儼然立化。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。見蓮華一朵生於灰中。

四明人黃氏早年丈夫就過世了，於是她就回娘家專門修淨土。臨終時她口稱佛名，手結印信，在地上慢慢的行走。然後她就停步站立，很莊重的去世了。火化之後，家人把她的骨灰篩在地上，以檢驗她投胎之處。結果打開骨灰盒時，發現裡面生出一朵蓮華。

王氏

武林王氏。常誦法華。念佛求度。一曰見菩薩大身。住立空中。遂連稱菩薩高大。菩薩高大。又云。恐女人足穢。難升華臺。語畢而化。

武林人王氏，經常誦法華經，並念佛求生西方。有一天，她見到菩薩高大的身體顯現在空中。於是她嘴裡就說：「菩薩高大，菩薩高大。」接著她又說，怕女人腳髒，沒有辦法升到華臺上。話講完之後，她就往生了。

孫氏

四明孫氏。寡居齋戒。禮誦念佛。三十年不懈。手製衣衾鞋襪施僧。不記其數。

一日微恙。見異人立床前曰。宜勤精進。又夢八僧遶行懺室。身掛縵衣。隨僧行道。

遂沐浴淨衣。請僧行懺。於大眾前。端坐誦經。至一心不亂。左手結印。奄然而化。遠近皆聞。空中奏樂。

四明人孫氏，先生過世後，就持齋戒，禮佛念佛，三十年來都不懈怠。她親手做了很多衣服、被子、鞋子、襪子布施給僧人。

有一天她稍微覺得不舒服，躺在床上時，她見到有位奇特的人，站在她床前說：「你要

精進用功。」她又夢到有八位僧人，在懺室裡面繞行，而她自己也身披縵衣，跟隨僧後行道。於是她就沐浴，並換上乾淨的衣服，請僧人行懺法。而她自己則端坐在眾人面前誦彌陀經。誦到一心不亂的句子處時，她左手結了個印信，就忽然往生了。而遠近的人，都聽到空中傳出的音樂聲。

李氏

上虞胡長婆李氏。夫喪後。日夜高聲誦彌陀經。凡十餘年。一旦有僧覆以緋蓋。告之曰。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。問師何人。答曰。我是汝念者。

婆遂會別諸親。至時果有異香光明。即端坐而逝。七日火化。齒如雪玉。舌如紅蓮。眼如蒲萄。皆精堅不壞。舍利不可以數。次曰焚處。生一華如白罂粟然。

上虞人胡長的老婆李氏，在先生過世之後，日夜高聲誦讀彌陀經，如此不斷有十幾年之久。有一天，她夢見有一位僧人用紅色的幡蓋遮蓋她，並告訴她說：「妳這個月的十五號，晚上十一點到一點之間，就要離開人間了。」她問：「師父您是什麼人？」僧人回答說：「我就是妳經常念的那人。」

於是李氏就與諸親友告別。到了那天的子時，果然室內充滿了香味及光明，李氏就端坐

往生了。七天之後火化，發現她的牙齒雪白如玉，舌頭有如紅色的蓮華，眼睛像葡萄，都堅固不壞。舍利子更是多得數不清。而在她焚屍之處，第二天還生出了一朵花，有如白瞿粟。

王氏

安吉王氏女。曰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。念佛求度。母病亡既殮。惡血流淌。女發誓曰。若我孝心真實。願臭氣不生。言訖流血即止。以舌舔漏處。絕無穢氣。

父娶後室。與同修淨業。女得疾。請僧說淨土觀法。忽索衣吉祥而臥。繼母篩灰於室以驗受生。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朵。

王姓安吉人的女兒，每天誦彌陀經、觀音經及金剛經，並念佛求生西方。她的母親死後要入殮時，身上一直有髒血流滴出來。女兒就發誓說：「如果我的孝心是真實的話，希望臭氣不再流出來。」說完之後，血就不再流了。而她用舌頭舔沾染穢血的地方，卻一點臭氣也沒有。

她的父親娶了後母，這位後母與她一起修淨土法門。後來她生病了，於是就請僧人爲她講說淨土的觀想法門。她聽著聽著，忽然就要換穿乾淨的衣服，然後右側臥而逝。火化之後，繼母就把她的骨灰篩在室內，想要驗知她受生之處，結果見到灰中印出了幾朵蓮華。

盛氏

錢塘盛氏。日課觀經。誦佛不輟。一日病中。沿畢面西問家人云。聞磬聲乎。淨土聖衆且至。已而合掌喜躍曰。佛菩薩已至。觀音手執金臺。如來接我登座。即奄然而化。

錢塘人盛氏。每天誦觀無量壽佛經。且念佛號不停口。病中有一天。洗過澡之後。向西而坐。問家人說：「有沒有聽到引磬聲呀。淨土的聖眾快要到了。」不久之後。她就很歡喜的合掌說：「佛菩薩已經到了。觀音菩薩手裡拿著金臺。如來迎接我登上座位。」於是她就忽然往生了。

沈氏

錢塘沈氏。念佛十餘年。日加精進。命工畫八尺彌陀像。病中安設床前。欣然曰。我何多幸。即請僧念佛相助。忽曰。見一僧長大。授我金座。即行恐有障緣。望衆更爲念佛。衆皆勇猛厲聲。良久復云。念佛功德。已登金臺。此去不回矣。即瞑目而逝。

錢塘人沈氏，念佛念了十幾年，一天比一天精進。她請人幫她畫了一幅八尺的阿彌陀佛畫像，在她病中時，就把這幅畫放在床前。她很欣慰的說：「我真是幸運呀。」於是就請僧人來替她助念。

在助念的當兒，她忽然說：「有一個很高大的僧人，給了我一個金色的座位。可是我有些障礙的因緣，還走不了，請大家再替我念佛。」於是衆人就很勇猛大聲的念佛，過了很久之後，她又說：「由於大家念佛的功德，我已經能登上金臺了。此番去後，不再回來囉。」說完就閉目逝世了。

翁婆

汾陽約山翁婆。每日嗟歎世間無常。無一可樂。月晦必請僧一員。永夜念佛。翌日設齋。婆手自營辦。臨終之夕。咸見佛光入室。寶蓋覆於庭上。婆忽遷化。

汾陽約山的翁婆，每天都感歎世事無常，沒有一件事情是快樂的。每個月的最後一天，她一定請兩位出家衆，到她家整晚念佛。第二天，她一定親自設齋供養二僧。

臨終那晚，大家都看到佛光進入她的房間，天空有寶蓋遮覆她家的門庭，這時翁婆就忽然往生了。

斐氏

汾陽斐氏女。專心念佛。以小豆爲數。積滿十三石。報盡之曰。索火燒香。口云。佛以華臺與我。今當往生。

汾陽斐家的女兒，一向很專心念佛。她用小豆來記她念佛的數目，一共累積了十三石。命終的那天，她點火燒香，嘴裡說：「佛拿華臺給我，我現在要往生了。」

孟氏

醴泉孟氏女。久纏重病。沙門勸令念佛。二年謂夫曰。可急報諸親。令來相送。暨畢集。女焚香與衆念佛。見空中執錫沙門曰。汝當往生。已而佛菩薩至。矯華排空。忽然遷化。

醴泉人孟氏，病重了很久，沙門就勸她念佛。三年之後，她跟先生說：「趕快通知諸親友，請他們來給我送行。」

所有的親人都聚集了之後，孟氏就燒香和衆人一起念佛。這時空中出現一個手執錫杖的沙門向她說：「你往生了。」不久佛菩薩到了，天空中滿是幡蓋及天花，孟氏就往生了。

梁氏

汾陽梁氏女。兩目俱盲。遇沙門勸令念佛。越三年。雙目開明。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。即曰命終。

汾陽人梁氏，兩個眼睛都瞎。有沙門勸她念佛，三年之後，她的兩眼突然打開來，看得見了。接著她看到佛菩薩及幡蓋滿天來迎接她，當天她就命終了。

陳氏

陳氏。躡禪師之母。住廣平普會。迎侍方丈東室。翦髮爲出家相。朝夕念佛。四衆稱爲道者。

後病中。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。忽合掌瞻像。泊然而化。明日頂溫。面色鮮白。師前一日夢母謂曰。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。師應之曰。此往生之祥。言已坐滅。面色變白。至是果然。

廣平普會寺的躡禪師，迎接母親陳氏住方丈的東室。陳氏也把頭髮剪掉，現出家人的樣子，每天早晚念佛。在家衆和出家衆，都稱她爲道者。

後來她在病中，寺裡就集合了僧俗二道，敲引磬念佛兩天。她忽然合掌瞻視佛像，然後就往生了。第二天她的頭頂還是溫的，面孔變得很白淨。

她往生的前一天，贊禪師夢見他母親跟他說：「我見到有十多位比丘尼來叫我去。」贊禪師回應說：「這是往生的祥瑞之兆。」話才說完，他母親就坐著往生了，而臉色則轉變得很白淨。後來果然如此。

陳氏

吳興陳氏。受持齋戒。誦法華經五千部。金剛經及彌陀經各五千四十八部。念佛滿三十年。一日不食。家人問欲何所須。答云欲求見佛。言訖右脅而化。

吳興人陳氏，守戒律吃素。念佛三十年中，尙誦了五千部的法華經，及各誦金剛經和彌陀經五千零四十八部。有一天她不吃東西，家人問她到底要幹什麼。她回答說：「想要求見阿彌陀佛。」講完之後，就右側臥而往生了。

胡氏

會稽胡氏淨安。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。偶微疾。見佛來迎。安庠坐

逝。路人聞空中樂聲。隱隱西去。

會稽人胡淨安，曾經四次禮拜阿彌陀佛的八萬四千相好。後來她生小病，見到佛來迎接她，就安然坐著往生。路上的人聽到空中有音樂聲，漸漸向西傳去。

孫氏

錢塘孫氏女。常念佛持咒。因病請清照律師至。謂曰。久病厭世。願求往生。
師爲談淨土因緣。大喜。

至夜。夢師持藥一盞。服之流汗。身心輕安。三日後語侍人曰。迦葉尊者在此。
好大金蓮華座。即瞑目結印而化。

錢塘人孫氏，經常念佛持咒語。在病中她請清照律師來說：「我病久了，十分厭世，希望能往生極樂世界。」清照律師就爲她說往生淨土的因緣，她聽後非常歡喜。

晚上，她夢見清照律師拿了一小杯藥給她，她喝了之後全身流汗，身心都覺得舒暢無比。

三天之後，她向侍者說：「迦葉尊者在這裡呢，好大的一朵金蓮華座呀。」於是就結印閉目往生了。

郭氏

仁和郭氏妙圓。長齋念佛。誦法華彌陀經及一懺。常諦觀落日。對想西方。忽空中告云。郭妙圓決生淨土。

清照亨律師即其兄。嘗往寺中建繫念會。作百僧齋。臨終之際。請亨師說法。求佛接引。即時端坐。凝然不動。

仁和人郭妙圓。吃長素念佛。她誦法華經、法華懺，及彌陀經、彌陀懺。經常修十六觀中的落日觀。有一天，空中有聲音告訴她說：「郭妙圓一定可以生西方。」

清照亨律師是她的哥哥。她曾經到亨律師的寺裡建三時繫念會，又作百僧齋。臨終之際，她請亨律師來說法，求生西方。後她就端坐往生了。

周婆

周婆家住太平洲。早年念佛專注。一夕胡跪念佛。泊然而化。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。引婆騰空而去。

周婆家住太平洲，早年就很專心念佛。有一晚她跪著念佛時，就忽然往生了。鄰居見到有幾位僧人從她家出來，帶著周婆向西而去。

龔氏

錢塘龔氏。晝夜念佛。誦彌陀經。偶得疾。請亨律師指示西歸。講說未終。端坐而化。

老妾干氏。亦念佛不輟。一夕夢龔氏告曰。我已得生矣。汝後七年。亦當往生。至期果逝。

錢塘人龔氏。平常晝夜不停念佛及誦彌陀經。後來她偶爾生病，就請亨律師指示她該如何往生。亨律師尚未講完，她就已經端坐往生了。

她先生有個年老的妾干氏，平常也不停的念佛。有一晚她夢見龔氏告訴她說：「我已經在西方了，七天之後，妳也會往生的。」七天之後，干氏果然就去世了。

鍾婆

嘉禾鍾婆。日誦彌陀經十卷。餘時念佛。二十年爲常課。一日語其子曰。見大白蓮華無數。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。又衆僧在此。何以供養。子云不見。遂無語端坐。聳身而化。

嘉禾人鍾婆，每天誦十卷彌陀經，其他的時間就念佛，二十年來都這麼做功課。

有一天她告訴兒子說：「我看見好多好大的白蓮華。有一位長得很端正，衣著很考究的女人站在我的前面。這麼多僧人在這裡，要如何供養才好呢？」她兒子說看不見。鍾婆就端坐不語，不久就聳著身體往生了。

黃婆

潮山黃婆。持金剛法華。專心念佛。暑中忽得痢疾。但飲水不食。鄰庵沙門善修。常建念佛會。婆病中欲請修。修夢婆來謂曰。將往西方。修未以爲異。

越二日。婆西向念佛十聲。端坐而化。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。

潮山人黃婆，平常誦金剛經及法華經，並專心念佛。有一年夏天，她忽然得了痢疾。於是就光飲水，而不吃東西。她家隔壁的庵堂，有沙門善修，經常建念佛會。黃婆在病中想要請善修法師來，結果修師夢到黃婆向他說，她要去西方了。修師醒來之後，不覺得有什麼奇怪。

兩天之後，黃婆面向西方，念了十口氣的佛號，就端坐往生了。這時遠近的人，都看到紅色的雲霞覆蓋在黃婆的屋子上。

朱氏

雷川朱氏。念佛三十年。每讀金剛經。以爲聖賢在此。不敢踞坐。後忽不食四十日。唯飲。

夢三僧入室。各執蓮華謂曰。我先爲汝種此蓮華。汝卻歸來。旣覺喜悅。乃請僧衆念佛爲助。即就座而化。

雷川人朱氏。念佛念了三十年。當她讀金剛經的時候。認爲佛菩薩就在面前。因此不敢坐著。後來忽然四十天她都不進食。每日只飲水而已。

有一天。她夢見三位僧人進入室內。手裡都拿著蓮華向她說：「我先替你種這朵蓮華。之後你就要回來了。」醒過來之後她異常歡喜。就請僧衆爲她助念。她就在位子上坐化了。

項氏

項氏妙智。四明鄞人。寡居。一二女悉令爲尼。同居楊氏菴。見人唯勸念佛。晚歲偶疾。謂女尼曰。多有尼僧相待西歸。

乃請人念佛。忽曰。我欲坐化。錯無作棺也。女曰。佛用金棺無嫌也。母喜。

誦上品觀。轉身面西。兩手作印。微笑而逝。時紹定六年。

項妙智是四明鄞人，先生早逝。她讓兩個女兒都出家，和她們一起住在楊氏庵堂，見到人她就勸人念佛。晚年時有一次生病，她就告訴女兒說：「有很多僧尼等著我去西方。」

於是她就請人助念，正在助念時，她忽然說：「我是要往生的，以前做的棺材錯了。」女兒告訴她說：「佛陀涅槃時也沒有嫌棄那金的棺材呀。」於是她就很歡喜的誦上品觀，然後轉身向西方。兩手結印，微笑而逝。當時是紹定六年。

沈氏

沈氏妙智。四明慈溪居。自幼蔬食念佛。長歸章氏。未嘗中廢。施米貸被。以濟飢寒。常誦彌陀經爲日課。

一夕微病。念佛尤力。忽見佛菩薩長者居士。擁立目前。燈光千脈累累然。狀如虹橋。即曰右脅吉祥。凝然不動。時端平二年。

沈妙智住在四明的慈溪，從小就吃素念佛。長大後雖然嫁爲章家婦，依然不變。她布施米糧棉被，救濟飢苦貧寒人士。平常每日，她一定誦彌陀經。

有一晚，她覺得身體有些不適，於是就更用功的念佛。忽然她見到佛菩薩及長者居士都

湧現在眼前，光芒有百千條之多，好像彩虹橋般。當天她就吉祥臥而逝。正是端平二年的事。

施氏

沈銓家錢塘。同妻施氏專心淨土。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。印施般若經。供佛飯僧。徑山天寧五刹。皆建大殿像。平時諸善。悉用迴向。銓及施氏。前後命終。皆感化佛。持錫接引西去。

沈銓家住錢塘，他和妻子施氏，都專修淨土法門。他們曾經請清照律師，照著觀無量壽佛經上所言，繪九品往生的圖相。同時他們還印施般若經，供養佛陀並齋僧。徑山天寧等的五所佛寺，他們都出錢塑大殿的佛像。平常做任何善事的功德，他們一律迴向往生西方。兩夫妻先後命終，都有化身佛，接引他們生西。

往生集

(明) 株宏

樓氏

宋樓氏慧淨。適寺簿周元卿。嘗披玩傳燈。發明見地。尤以淨業爲真修。念佛不輟。晚年被疾。忽見蓮臺紫色。化佛無數。異香滿室。語家人亟令念佛。頃刻而化。

宋朝人樓慧淨，嫁給寺簿周元卿。她曾經在傳燈錄這本集子上下過功夫，有她自己的體悟。不過她真正修的還是淨土法門，以不斷持名爲日常功課。

晚年有一次生病，忽然見到紫色的蓮華臺及無數的化佛來迎，整間屋子都充滿了異香。臨終時她殷殷叮嚀家人要努力念佛，然後就往生了。

崔婆

宋東平梁氏乳媼崔婆。淄州人。平生茹素。極愚。不能與同輩爭長短。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。崔朝夕在旁但誦阿彌陀佛。虔誠不少輟。不持數珠。莫知其幾千萬遍。

年七十一。得疾洞泄不下床。然持念佛篤。忽若無事。時唱偈曰。西方一路好修行。上無條嶺下無坑。去時不用著鞋襪。腳踏蓮華步步生。諷詠不絕口。

人問何人語。曰我所作。曰婆婆何時可行。曰申時去。果以其時去。用僧法焚之。舌獨不化。如蓮華然。

宋朝東平人梁氏的奶媽崔婆是淄州人。崔婆一向吃素，然而天生愚蠢，爭論不過同輩的人。她的主人晁夫人喜歡研究禪學，而崔婆朝夕陪侍在旁，只一心念阿彌陀佛。她念佛很虔誠，不偷懶，也不用念珠，所以不知道已經念了幾千萬遍。

七十二歲那年，崔婆拉肚子拉到不能下床。這時她念佛更加精進，結果病就忽然好了。於是她就不絕口的唱一首偈：「西方一路好修行，上無條嶺下無坑。去時不用著鞋襪，腳踏蓮華步步生。」

人家問她這首偈是誰作的，她說：「是我自己作的。」別人又問：「婆婆你什麼時候可以去西方呀？」她回答說：「下午三點到五點時要去西方。」結果真的那時她就往生了。火化崔婆的屍體之後，只有舌頭沒有燒掉，好像一朵蓮華。

元鄞縣寶幢市周婆。精修淨土。遇歲首。持不語。晝夜常坐。盡月而止。遇暑月。則施茶湯。歷久不廢。

一夕夢大荷葉遍覆一市。覺自身持數珠行道葉上。既而微疾。鄰人夜見幢幡寶蓋來入其家。黎明。婆已合掌念佛逝矣。

元朝時鄞縣寶幢市的周婆，很精進的修淨土。每年的元月，她就持禁語戒，晝夜都打坐，整整修一個月。到了溽暑天，則布施茶水供人飲用，多年來一直如此。

有一晚，她夢見有一大片荷葉，把寶幢市整個蓋住，而她自己則手拿念珠，在荷葉上經行念佛。不久之後她生小病，鄰人當夜見到有幢幡寶蓋進入她家。天亮時大家去她家看，卻見到周婆早已合掌念佛往生了。

薛氏

大明薛氏。武塘世族女也。生時母夢長庚入懷。後歸周。生子五人而寡。秉節自誓。供觀音大士香煙結蓮花。人異之。專心淨業。好施不倦。念佛十五年如一日。

萬曆丁亥五月得疾。遂絕粒屏藥石。至九月六日。延僧禮懺。且曰四日足。吾事畢矣。乃西向對彌陀像。晝夜繫念。囑諸子翊贊。禁諸婦女毋入。

時正重九。取淨衣點淨。香水灑禪椅。次早索水灌手。誦廿露真言。著所淨衣。戴誌公帽。長跪佛前。念然香讚佛偈。唱三皈依。禮三拜。輪珠念佛一百八遍。逮午趺坐結印而化。

神氣熙然。較生存倍更開朗。一時在側者。俱聞蓮華香滿室中。諸子奉命入龕。觀者數千人。

明朝的薛氏，是武塘世族人家的女兒。當年她母親生她時，夢見太白金星進入懷裡。後來她嫁給姓周的，生了五個兒子之後，先生就過世了。她供奉的觀音大士前面點的香，曾經結爲蓮華，大家都很驚異。薛氏專修淨土法門，平常愛好布施，念佛十五年如一日。

萬曆丁亥年的五月，她得了病。於是她就不吃藥也不吃飯，直到九月六日，請僧人來禮懺。她說：「四天就夠了，我該做的事已做完了。」於是她就西向彌陀像，晝夜都很精進念佛，叫兒子也助念，並吩咐不准婦女進入。

當時正是重陽節，她把乾淨的衣服用點淨法清淨一番，又用香水灑在禪椅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她灌洗雙手後，就誦甘露真言。然後穿上點淨過的衣服，再戴上誌公帽，就跪在佛前念佛香讚佛偈，又唱三皈依，三禮佛法僧三寶。數念珠念了一百零八聲佛號。將近中午時分，她就趺坐結印往生了。

薛氏往生之後的神態，十分安然，看來比活著時更開朗。在旁邊的人，都聞到滿室的蓮華香味。兒子們奉命把她的遺體放入龕中，有幾千人來觀看。

許氏婦

大明許氏婦。杭郡人。生平恭順質實。惟以念佛爲事。將卒。呼家人與訣別。著淨衣端坐。手執天目白花自簪之。安然而逝。

明朝某婦人是杭郡人，嫁到許家。她的爲人很恭敬孝順，性情樸實，整天都念佛。臨終之前，她把家人都叫來，和他們一一告別。她穿著乾淨的衣服，端身坐著。拿了一朵天目白花，插在自己的頭髮上，然後就安然逝世。

于媼

大明于媼。北京昌平州邵村民于貴之母。久積念佛。一日洗衣甚潔。謂其子曰。予將生淨土。子未信。至期。取几置庭心。坐几上脫去。異香天樂。鄉人皆聞。

明朝的于老太太，是北京昌平州邵村的村民于貴的母親，長久以來她一直都念佛。有一天，她把衣服洗得很清潔，告訴她兒子說：「我要往生淨土了。」她兒子不相信。日子到了

的那天，老太太就把几椅放在庭院的中央，她就坐在几椅上往生了。當時有異香，有天樂，鄉民都聽到聞到。

方氏

大明方氏。諸生吳應道室也。三十而寡。守志皈佛。專修淨土。一老嫗亦齋戒。相隨二十年。

萬曆乙酉時年五十矣。小疾。呼老嫗相對念佛不輟。無一語及他務。卒前一日。沐浴更衣。明晨然香禮佛。還坐一榻而逝。

明朝的方氏，是諸生吳應道的妻室。三十歲就守寡，自此就皈依三寶，一心念佛。有一位老婆婆也和她一樣齋戒念佛，跟了她二十年。

萬曆乙酉年時，方氏五十歲。她生小病，於是就叫老婆婆來一起念佛。兩人只是不停的念佛，沒有講任何一句其他的閒話。臨終前一天，她沐浴更衣。第二天早上，她燃香禮佛之後，就坐在長而狹的榻上往生了。

張母

大明張母陶氏。爲長水守約居士繼室。居士奉佛。母化之曰。課誦無間。居士出禮普陀。母謂二子曰。吾平日參是心作佛。是心是佛一語。今始悟。初四日吾行矣。及期端坐而逝。

次日居士歸。成殮。俄而棺上出青蓮花五朵。居士大駭異。自愧恒常與俱。不知其道行如此。

明朝人陶氏，是長水張守約居士的繼室，居士平常也念佛。在他妻子往生前幾天，他剛好到普陀山禮觀音大士。陶氏告訴兩個兒子說：「我平常參是心作佛及是心是佛這兩句話，今天我終於瞭解了。初四我就要走了。」臨終那天，她還是和平常一樣做功課，然後才端坐往生。

第二天居士才回到家裡。入殮之後，棺木上生出五朵青蓮花。居士驚異萬分，很慚愧自己日常和妻子相處，卻完全不知道她的道行已經如此。

孫氏母

大明中官孫名之母。一生齋戒念佛。年老微恙。自知時至。告其子欲坐脫。子哀泣。止之不得。乃爲作龕。至期入龕。安坐化去。

明朝中官孫名的母親，一生都齋戒念佛。年紀老了之後，有一次身體不太舒服，她知道時間到了，就告訴兒子要往生。兒子哭泣求她別走，母親說一定要走。於是孫名就爲母親作龕。日子到了之後，孫母就自己入龕，安然往生。

朱氏

大明陳母朱氏。吳郡嘉定人。濬川居士室也。孝慈天植。素向三寶。年八十一。
其子參雲棲歸。導以念佛往生。遂篤志淨業。

越一載。示疾。卒之前二日。堂前大呼母名者三。母云有一青衣在。此時病久
孱困。忽躍起豎脊端坐。諸子勸其寢息。乃吉祥而逝。迎屍中堂仰臥之屍。自轉西
向。

明朝陳濬川居士的妻室朱氏，是吳郡嘉定人。天生孝順慈悲，一向就皈心三寶。八十一
歲那年，她的兒子參拜蓮池大師回來之後，就勸她要念佛求往生，於是她就專心修淨土法門。

兩年之後，老太太就生病了，臨終前三天，廳堂前有聲音大叫她的名字三次，她說：「有
兩個青衣人在堂前。」她原本已經病得很孱弱，這時忽然躍起，豎起脊椎骨端坐起來。兒子
們都趕緊勸她躺下來，不久她就很安詳的去世了。後來，她在迎屍中堂原本仰臥的屍體，自

己卻轉向了西方。

徐氏

大明陸母徐氏。嘉定人。孀居。刻志淨業。夫昔有千金出貸。焚券不取。販節
藝以施人。恆於佛所禮誦不輟。如是者十載。

一夕忽呼侍人曰。看東方光發否。我往生時至矣。汝輩可助我。遂高聲念佛。
合掌而逝。

明朝人徐氏是嘉定人，嫁給姓陸的。先生死了之後，就專修淨土。她先生遺有生前別人
欠他的貸款，有千金之多。她通通把借券燒掉，不向任何人索債。並且把自己的嫁粧賣掉，
把所得之錢用來布施。她這樣口不停念佛拜佛有十年之久。

有一晚她把侍者叫來問說：「妳去看看東方的天空發亮光了沒有，我往生的時刻到了，
你們可以幫我助念。」於是她就高聲念佛，合掌而逝。

淨土聖賢錄續編

(清) 胡挺

田婆

田婆。泰州野田莊人。夫婦俱信三寶。造像放生。齋僧布施。其夫日誦法華經。婆獨念佛。如是一十餘年。

婆忽於順治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。向子言。可將二妹領回。我今日西方去矣。子從之。家人都爲淚下。

婆說偈曰。五十六年大事畢。丈夫兒女休啼泣。我今撒手往西方。摩訶般若波羅蜜。端坐而逝。(蓮藏)

田婆是泰州野田莊人。和先生都同信三寶。他們捐錢造佛像、放生、齋僧及布施，培甚多福業。她先生每天誦法華經，她則每天念佛，這樣過了一二十幾年。

在順治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，田婆向兒子說：「把你兩個妹妹帶回來，我今天要往生了。」兒子就去帶妹妹們回娘家，大家都因爲田婆要逝世而哭泣。

臨終前田婆說了個偈語：「我活了五十六年終於要走了，丈夫兒女你們休要啼泣。如今我放下一切往生淨土，要有大智慧才能得度彼岸。」說完她就端坐而逝。(蓮藏)

蔣氏

蔣氏。興化縣東鄉人。年四十。夫亡。葬畢。向子泣曰。無常到來。莫能替代。譬如我今亦死。汝亦無奈。從今以後。我持齋念佛。不管閒事矣。

子順母命。宅旁蓋一茅舍。禁足念佛。經歷五載。至順治十七年。五月二十日。忽向子言。可買木作龕。吾於二十三日午時。西方去矣。遂往鄰家辭別。屆期念佛而逝。頃之。出火自焚。(蓮藏)

興化縣東鄉人蔣氏。四十歲時先生亡故。葬禮過後。她哭著向兒子說：「無常到來的時候。誰也代替不了。譬如今天我如果也死的話。你也是無可奈何的。所以從今以後。我就專心持齋念佛。不再管任何的閒事。」

兒子順從母親的話。就在屋旁蓋了一間茅舍。讓母親修行。蔣氏足不出戶。整整念了五年佛。到了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時。向兒子說：「你可以去買木頭做個龕。我在二十三日上午十一點至一點間。就要去西方了。」

於是蔣氏就前往鄰居家辭別。到期她就坐進龕內念佛而逝。逝後不久。她身上自然出火。焚燒自己的遺體。(蓮藏)

賀氏

賀氏。常州魏村人。與夫潘尙高同修淨業。日誦金剛經。晨夕禮拜念佛。回向西方。

康熙十九年七月。有疾。預期二十九日午刻辭世。屆期子女畢集。又延諸善友至。齊聲念佛而終。(蓮藏)

賀氏是常州魏村人，和丈夫潘尙高一同修淨業。每天誦金剛經，早晚禮拜念佛，把所有功德都回向往生。

康熙十九年七月，賀氏開始生病，她預告家人二十九日上午十一點至一點間要離開人間。到期子女全都到齊，同修淨業的善友們也都來了。於是她在眾人齊聲念佛聲中往生。(蓮藏)

陸氏

陸氏。太倉人。大西關外張季思妻也。年十七即長齋念佛。且誦金剛經。大悲咒。回向西方。見殺物命者。即發願救度。

康熙四十一年九月。空中見輿舟西行。其肩輿運舟者皆僧。不三日安然念佛而

脫。時爲九月二十六。（西歸直指）

太倉人陸氏，是大西關外張季思的妻子。十七歲就長齋念佛，而且誦金剛經和大悲咒，功德都回向西方。見到有畜生被殺，就發願成道後要救渡牠們。

康熙四十二年九月，她看到有一艘船向西行去，而抬船的都是僧人。不到三天，她就很安詳的念佛往生了。當天是九月二十六日。（西歸直指）

徐氏

徐氏。松江人。歸本郡楊拂齋。年三十一。茹素念佛。並虔持大悲神咒。期生安養。每晨興。必盥洗焚香。念佛千聲。持咒十一遍。然後理家事。如是數十年。

乾隆二十五年夏。微疾。至六月八日。課誦如常。持咒刻許。漸覺聲出戶外。視之已含笑坐逝矣。時值酷暑。三日後。顏色如生。焚化衣衫。火焰皆成五色蓮華。

（染香集）

松江人徐氏，嫁給同郡的楊拂齋。三十二歲那年，開始吃素念佛，並很虔誠的念大悲咒，希望能往生西方。每天早上，漱洗過後，她一定焚香念佛一千聲，誦二十一遍大悲咒，然後才處理家務事。數十年都如此。

乾隆三十五年的夏天，她生小病。到了六月八日，她如往常般念佛誦咒。她誦咒大約一刻鐘左右，大家覺得咒聲傳出門戶外。進去看她時，只見她已含笑而逝了。當時正是大熱天，而三天之後，她的容顏仍如活著般。焚化她衣衫的火焰，都變成五色的蓮華。（染香集）

兵家婦

松江一兵家婦。失其姓氏。寡居無子女。住普照寺南。性質直。見婦女有過。必面斥其非。以故婦女輩。多敬憚之。

婦曰有常課。曉起誦金剛經數卷畢。始經理紡織資生等事。夜則闔扉念佛。至老不倦。

一日有高行老僧過其門。婦合掌問曰。我聞金剛不壞身。誦此經者。肉身亦可不壞。信乎。僧曰然。婦隨坐脫。

時當盛暑。貧無以殮。三口屍不腐。異香滿室中。提督楊公捷夫人親臨其喪。即其地建坐化庵。漆其身。至今尚存。（染香集）

松江有一位軍人之妻，不知道姓名。她先生過世了，又沒有子女，就一個人住在普照寺的南邊。她的個性很樸直，看到婦女有過失，一定當面呵斥她們不對之處。因此婦女們對她

是又敬又畏。

她每天的功課是，早上誦幾遍金剛經之後，才開始紡織做種種謀生的工作，晚上則是閉門念佛，一直到老都如此。

有一天，有一位有修行的高僧老和尚經過她家門口，兵家婦就合掌問他說：「我聽說有金剛不壞之身的說法，那麼誦金剛經的話，肉身也是可以不壞的，你信不信？」和尚說：「當然相信。」兵家婦於是坐著就過世了。

當時正是夏天，天氣正熱之時。由於家貧，兵家婦無法入殮。然而三天之內，她的屍體不僅沒有腐爛，還發出異香充滿室內。後來提督楊公捷的夫人，親自替她主持喪禮。並在她坐化的地方，建了一座坐化庵，還把她的肉身漆了起來。現在坐化庵還在。（染香集）

鎮江婦

有鎮江某氏婦。隨宦松城。青年夫死。自誓守貞。梵修坐化庵。以念佛爲口課。五十年足不踰闕。年荒煮草爲食。婦女輩或周之。非其人一毫不受。先後致徒數人。不堪其苦。輒散去。

年五十。語其所契某齋婆曰。我旣歸向佛門。不可不聞戒律。遂偕往大雄山。

禮谿谷和尚受戒法。既歸行持益勵。年近九旬。念佛吉祥而逝。事在乾隆中。(染香集)

鎮江某婦人，隨作官的先生到松江上任。後來年輕的先生死了，她就發誓不再嫁人。於是就到坐化庵去修行，每天以念佛為主要的修行功課。五十年來，腳都不出門檻一步。荒年的時候，就煮草來吃。有些婦女會周濟她，不過，她絕不接受品行不好的婦女之周濟。她先後收過幾個徒弟，但是她們都不能忍受這種辛苦的日子，全都走了。

五十歲那年，她跟持齋的某位好朋友說：「我既然皈依了佛門，不能夠不聽聞戒律。」於是兩人就一起到大雄山，禮拜谿谷和尚受戒。回來之後，她的修行和持戒都更加精進。到了將近九十歲時，她就在念佛聲中往生了。這是乾隆年中的事。(染香集)

費孺人

費孺人名蘭襄。世居吳江縣。即彭一林居士妻也。居常未嘗罵人。有不如意事。默默而已。先是在家時。庶祖母王氏。好作佛事。孺人則心慕。奉持齋禁。既嫁不輟。

自歸居士五六年。連舉二女。已而居士修西方之業。每道出苦之要。孺人遂屏

董血。獨宿小園。日與一女。講讀大乘經。回向淨土。

乾隆五十五年秋。病肺嘔血。消損異常時。遂詣文星閣。請祥峰和尚。受優婆夷戒。禮誦益虔。平生偶有私蓄。輒作佛事。至是罄所藏。屬居士詣雲棲建水陸大齋。願與一切有情。同生淨土。

啓經之曰。家中人皆聞異香。已而疾亟。臥床五日。日向西祝云。阿彌陀佛。當來迎我。

居士自杭歸。策之曰。資糧已具。撒手便行。勿戀此殘生也。孺人曰。吾何戀哉。但患不能速去耳。

其夜過半。忽朗唱佛名。可十聲。頃之遂逝。時九月八日也。

後數年。普門大士降乩。司乩者黃敬敷。叩孺人生處。大士示云。一念能回向。送心先到西。功修久已積。終不退菩提。現生懈慢國。將來可登九品。(一行居集、重訂西方公據)

費蘭襄是吳江人，也就是彭際清（淨土聖賢錄作者）的妻子。平常她從不罵人，有不如意的事，也只是默默不作聲而已。未出嫁前，看到庶祖母王氏喜歡作佛事，她也心嚮往之。也學著奉持齋戒，嫁了以後也一樣。

自從嫁給彭居士五六年之後，連續生了兩個女兒。後來彭居士就專心修淨土，常常講出離苦海的要旨。費氏就斷除了葷血，自己住在小園。每天和兩個女兒，讀誦講解大乘經典，把功德回向往生淨土。

乾隆五十五年的秋天，她得了肺病，而且嘔血，消瘦得很厲害。於是她就到文星閣，請祥峰和尚爲她授優婆夷戒。回來後，禮佛誦經念佛更加虔誠。平常她也會用自己的錢去做佛事，這次回來後，她就把所有的積蓄拿出，吩咐先生到雲棲寺做水陸大齋，發願和一切的有情，同往生淨土。

水陸大會啓建的那天，家裡的人都聞到異香。不久之後，費氏的病就更加惡化。她臥在病床五天之中，天天都向西方祈求說：「請阿彌陀佛一定要來迎接我。」

彭居士從杭州做完水陸大齋回來之後，就勉勵她說：「你往生的資糧已經具備了，放下一切就走啦，不要再依戀這個殘生了。」費氏說：「我那裡會依戀呢，我還擔心走得不夠快呢。」

那天晚上過了夜半之後，費氏忽然朗聲唱佛名，大約唱了十口氣左右，就往生了。當時是九月八日。

幾年之後，觀音大士降乩，負責寫乩的是黃敬敷，他就請問大士，費孺人往生何處？大

士指示說：「只要有一念往生西方的心，那麼心就能先到極樂世界。修行功德只要能長久累積，最後一定能證到不退菩提。目前她居西方邊地懈慢國，將來就會登西方九品之位。」（一行居集、重訂西方公據）

許節婦

許節婦。太倉錢氏女也。年二十歸太學生許照。六載而寡。乾隆二十七年。有司上聞。以節婦旌。

節婦自幼信西方之教。母遭危疾。節婦禱於佛。曰誦佛名千聲。病尋愈。
既寡。事佛益虔。時出所藏。濟貧拯厄。惠及禽畜。曰誦金剛經。回向生西。
晚而斷葷血者六年。

先歿前半月。夢觀世音現身接引。及期。命侍者焚香。合掌誦西方佛名。趺坐而逝。時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四日也。年七十一。（一行居集）

許節婦是太倉人，姓錢。二十歲時嫁給太學生許照，六年之後先生過世。五十二歲（乾隆三十七年）那年，政府有關部門把她守節的事向朝廷上報，於是被表揚為節婦。

節婦從小就信阿彌陀佛，有一次她的母親病危，她就向佛祈禱，每天誦佛號一千聲。不

久之後，母親的病就好了。

寡居之後，她念佛更加虔誠。時時拿錢出來，拯濟貧困厄難之人，也常放生。每天都誦金剛經，回向往生西方。晚年還斷了葷血，有六年之久。

往生前半個月，她夢見觀世音現身來接引她。往生那天，她叫侍者焚香，自己就合掌誦佛名，趺坐而逝。當時是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四日，她活了七十二年。（一行居集）

宋孺人

宋孺人。長洲人。歸太學生顧文燿。事姑謹。姑故奉觀音大士。既郤世。遺宋瓷大士像。孺人供奉曰虔。垂十餘年。

已而其子晉芳。夢兩大士。身衣破衲。如有所乞。旦遇一舟子。攜兩軸來售。一舊刻吳道子畫僧相觀音。一繡像送子觀音也。急償以直。屬工莊新。送貯里中月聲庵。

逾年。晉芳復夢兩大士。云將有行。急往視之。則虔置之壁間久矣。遂齋還家。張挂淨室。

孺人曰侍像旁。誦西方佛名。及諸經咒。瞻拜無虛日。一日室中飄面。忽現僧

相大士。如道子畫。其後八日。又現一尊作送子像。善財龍女。先後进出。遂發飄
刻像。金容爛然。自此逕除孽血。一心淨業。

晚得瘧疾。日扶掖下床。課誦不輟。已而感熱增劇。臥病半月。臨終訓勉諸子。
各敦本行。命同稱佛名勿哭。遂合掌至頂。誦所習咒。忽聞異香滿室中。泊然而逝。

時在乾隆五十七年五月。年五十四。(一行居集)

長洲人宋孺人(古時男人對妻的通稱)。嫁給太學生顧文耀。她事候婆婆很恭謹。婆婆過
世之後。遺留下來一尊平常供奉的觀世音像。宋氏也就很虔誠的。供奉這尊宋瓷的觀音十幾
年。

後來她的兒子晉芳。夢見有兩位觀音。身上穿著破舊的納衣。好像有所祈求的樣子。天
亮之後。他就遇見一個船夫。向他兜售兩幅卷軸。一幅是吳道子畫的僧相觀音。一幅是繡的
送子觀音。於是晉芳就趕緊把它們買了下來。並叫工人莊新。送到同里的月聲庵中。

一年多之後。晉芳又夢到兩位大士說想要離開。他急忙去庵中看。發現兩卷軸收藏在牆
壁間很久了。於是就把它們拿回家裡。掛在淨室中。

宋氏就每天在觀音像旁。誦佛名及諸經咒。每天禮拜。有一天。淨室內的瓢頭。忽然現
出吳道子所畫的僧相大士的樣子。又過了八天。又現出一尊送子觀音像。而善財童子和龍女

也都先後出現。於是宋氏就叫人把瓢取下來，刻觀音像。從此以後，她就不再食葷血，專心修淨業。

晚年的時候，她得了麻痺的病，仍然要人每天扶她下床，誦經念佛不停。後來病情加重，臥病半個月之後，臨終時她訓勉兒子們，要每個人都謹守本分。然後要大家跟她一起念佛，不要哭。之後，她就合掌，把雙掌置於頭頂上，誦她平常所誦的咒語。忽然大家聞到異香滿室，她就很安然的往生了。那時是在乾隆五十七年五月，她五十四歲。（一行居集）

鄭氏

鄭氏松江人。適吳姓。少寡。矢志柏舟。別構淨室。閉戶誦經念佛者數十年。

至嘉慶初。年七十九。庭前石上。忽生大蓮華一莖。適其母舅蔡鴻業司寇。致仕歸。見而奇之。爲文勒石。記其事。是年臘月。謂家人曰。我將西歸。踰旬無疾而逝。（染香集）

松江人鄭氏，嫁給姓吳的，很年輕就守寡。她就發誓要過隱居的生活，於是就另外蓋了一間佛堂，關門誦經念佛了幾十年。

嘉慶初年，她七十九歲，屋宇庭前的石頭上，忽然生出了一朵大蓮華。剛好她的舅父蔡

鴻業司寇，辭官返鄉歸故里。見到這件事覺得很奇怪，就寫了一篇文章記述此事，還把它刻在石碑上。當年的十二月，鄭氏告訴家人說：「我要回去西方了。」十幾天之後，她就無疾而逝。（染香集）

百不管老嫗

百不管老嫗。失其姓。杭州人。嘗問於孝慈庵道源和尚曰。修何法門。一生決離苦海。

和尚曰。無過念佛。然念佛不難。而難於持久。持久不難。而難於一心。汝若能一切不管。專心持名。至誠發願往生。臨終佛來接引。即得離苦海矣。嫗歡然拜謝。

歸即將家事。委子婦等。闢淨室供佛。修持其中。年餘。復問和尚曰。自蒙開示。弟子棄捨家務。專事念佛。自問亦可久而不懈。但苦一心之難。師當復有以教我。

和尚曰。汝雖拋卻家務。而兒孫眷屬不無掛念。此則愛根未拔。如何一心。汝今加功。先拔去愛根。將一切放下。然後能得一心也。

媼歎曰。師言是也。我雖不管於身。不能不管於心。從此真當百不管矣。

遂愈加精進。愛心偶動。即默持此百不管三字。以自驅除。或咨以家事。亦依此三字拒之。於是百不管之名。播傳親黨間。

如是者又年餘。一日詣庵謝曰。師不我欺也。弟子西行有日矣。數日後。無疾而逝。嘉慶初年事。(染香集)

百不管老太太，是杭州人，不知道她的姓氏。她曾經到孝慈庵請問道源和尚說：「要修什麼法門，就能這輩子一定脫離苦海呢？」

和尚說：「沒有比念佛法門更好的了。然而念佛不難，而難在能持久不斷的念下去。持久念不難，而難在能一心不亂。如果妳能夠一切都不管，很專心的持佛名號，很至誠的發願求往生的話。臨終的時候，阿彌陀佛就會來接引妳，那時妳就能夠脫離苦海了。」老太太很歡喜的拜謝而去。

回去之後，她就把家事都委託給兒子和媳婦。她自己就闢了一間佛堂，專心在裡面修行。一年多之後，又來問和尚說：「自從蒙您的開示之後，弟子就捨棄了家務事，專心念佛。我自問自己，也可以算得上是能持久不懈怠了，但是卻很苦惱沒有辦法一心。師父您是不是有什麼方法，可以教我一心的呢？」

和尚回答說：「妳雖然拋卻了家務事，可是卻仍然心頭牽掛著兒孫等眷屬。如果這個愛根不拔去的話，如何能夠一心不亂呢。妳現在要加緊用功，先把對眷屬的愛根拔掉，將一切都放下，然後就能夠得到一心了。」

老太太歎息道：「師父您說的對極了。我雖然身體不管事，心裡頭卻不能不管事。從今以後，我當真要百不管了。」

於是她就更加精進，當愛心偶然起來的時候，她就默念百不管這三個字，來把愛念驅除。有時候家人向她請問家務事，她也用這三個字來回絕。於是百不管的名號，就在親戚朋友間流傳開來了。

這樣又過了一年多。有一天，她到庵裡去向和尚道謝說：「師父您真的沒有欺騙我，弟子西行的日子已經有了。」數日之後，她就無疾而終了。這是嘉慶初年的事。（染香集）

陸氏婁縣人。適周姓。中年茹素受五戒。遇西禪寺僧邁春。示念佛法門。即依教行持。三十年不倦。夫死。依壻袁退。寡家棲止。

嘉慶十一年。感微疾。一心念佛。期生淨土。臨終右脅而臥。如入禪定。室中

陸氏

異香。直透中堂。及殮。猶有餘香。(染香集)

陸氏是婁縣人，嫁給姓周的。中年開始吃素，受五戒。後來遇到西禪寺的僧人邁春，教她念佛法門。她就照著所教的去做，三十年都不倦怠。她在丈夫死了之後，就住在女婿袁退菴的家裡。

嘉慶十一年，生了點小病。她就一心念佛，希望能生到淨土。臨終的時候，右脅而臥，有如進入禪定般。屋子裡都充滿了異香，香氣一直傳到中堂。直到入殮時，都還有餘香。(染香集)

吳氏

吳氏蘇州元和人。適張姓。中年奉佛。歸依畫禪寺道林和尚。茹素戒殺。專心淨業。後因夢中見觀音大士。教以跪念。於是每念必跪。香盡始起。未嘗稍懈。

晚年有微疾。命子眉山。延僧數人。念佛至三日。乃曰。我見空中有兩和尚招手。僧曰。此二大士也。正宜一心向往。言未竟。已吉祥逝矣。眉山亦因母教。遂長齋奉佛云。(染香集)

吳氏是蘇州元和人，嫁給姓張的。中年的時候開始學佛，皈依畫禪寺的道林和尚。之後

就吃素戒殺，專心念佛。後來她夢見觀音大士教她要跪著誦經念佛，於是以後她都跪著念，一直到香燒完才起身，不曾稍微懈怠。

晚年時生小病，就叫兒子眉山去請數位僧人來助念。念佛念到第三天時，吳氏說：「我看到空中有兩位和尚在向我招手。」僧人告訴她說：「這是觀音大士及大勢至菩薩，你要一心隨他們去才是。」話尚未講完，吳氏就已經很安祥的往生了。而眉山由於母親的教導，也吃素念佛了。（染香集）

沈媼

沈媼法名善月。吳江黎里人。歸陳士坊爲室。生子一。年二十五。修念佛三昧。

四十斷葷血。屏家務。勤行放生諸功德。

既喪少子。旋孀居。功益進。日誦華嚴行願品一卷。大悲咒五十遍。佛號三萬聲爲正課。暮年從子遷居城中。闢一靜室。不越戶限。寢食於斯。棲心淨土。數十年如一日。

年七十五。染恙綿延。佛名不輟。臨終呼眷屬扶起。索湯盥身。易衣趺坐。面西合掌而逝。俄而几現蓮華。影像不滅。時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。（染香集）

沈老太太的法名叫善月，是吳江黎里人，是陳士坊的妻室，生了兩個兒子。二十五歲那年，修念佛三昧的法門。四十歲時就斷葷血，不再管家務事，很勤於做放生等功德事。

有一年小兒子死了，不久，先生又過世。她就更加用功修行，每天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一卷，大悲咒五十遍及佛號三萬聲爲日課。晚年時與兒子搬到城裡去住，她闢了一間修行的房間，足不出戶。飲食睡眠都在屋內，每天專門念佛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七十五歲那年，雖然一直生疾，但是念佛仍然不停。臨終時，她叫眷屬扶她起身，洗澡更衣之後，她就趺坐合掌向西而逝世了。不久几上現出蓮華的影像，一直都沒有消失。當天是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。（染香集）

姚氏

姚氏松江人。平日從夫張某。奉斗甚虔。已而姚氏患病。其姊省之。教以專心念佛。從之。甫半日。忽笑曰。我見蓮華無數。大如斗。語竟即逝。（染香集）

姚氏是松江人，平常很虔誠的跟隨姓張的先生拜斗星。後來她生病時，她的姐姐來探望她，就教她念佛法門。她就跟著念佛，才念了半天，忽然笑著說：「我看到好多蓮華，大得好像漏斗。」講完話她就逝世了。（染香集）

汪氏

汪氏華亭人。年十六歸周文榮。家赤貧。文榮遊幕遠方。汪氏女紅自活。長齋奉佛。

後文榮客死湖北。久無耗。汪氏撫子方容成立。乃命尋父。方容徒步數千里。卒負父骨歸。學使採風。以母節子孝表其閭。

方容故善書畫。人重其孝行。爭購之。以是甘旨無缺。汪氏晚年。念佛益虔。願父母翁姑及夫。齊生蓮界。

嘉慶某年得疾。曰閉戶念佛。不問家事。臨終謂方容曰。我昨夢汝祖父母。外祖父母及汝父。俱住蓮華世界。現前五色雲。擁一瓣蓮。大如舟。我殆乘此往生乎。言訖。怡然長逝。室中香氣如蘭。殮時未散。(染香集)

汪氏是華亭人。十六歲就嫁給周文榮。周家極為貧困。文榮就到遠方當別人的幕僚。汪氏就以針線自力更生。並且長齋念佛。

後來文榮死在湖北。因此一直都沒有音訊。汪氏獨立撫養兒子方容長大成人之後。就要他去尋找父親。方容走了幾千里的路途。最後終於把父親的遺骨帶回家鄉。到地方上來採民

風的政府官員，就把這件事向上呈報，於是汪氏母子都獲得母節子孝的表揚。

方容原本就善於書法繪畫，這下子人們很欽佩他的孝行，爭著向他買字畫，於是母子生活就富裕起來。汪氏晚年時，念佛更加虔誠，願她的父母及公婆和先生，都能往生西方。

嘉慶某年，汪氏生病。她就每日閉門念佛，不管家務事。臨終前她告訴兒子說：「我昨天夢見你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及你父親，都住在蓮華世界。我現在前面有五色的雲采，擁著一朶大得像船一樣的蓮華，我大概就是要乘這朶花往生了。」講完話她就安詳逝世。室內有蘭花般的香氣，一直到入殮時都不散。（染香集）

王氏

王氏金山縣人。適張姓。善事父母舅姑。嘗兩次割股。夫歿。柏舟節操。家法肅然。

每見喪家接眚甚怖。因問人曰。何能免此。或告以念佛法門。遂發心茹素。禮誦不輟。教諸子婦。關門信奉。力行放生掩骼諸善事。

後患脾疾。求參一和尚。受優婆夷戒。經年病革。行願益誠。臨終。誦彌陀經。以次稱佛號。移時而逝。遺命不迎眚神。不以葷酒設祭。子婦皆從之。（染香集）

王氏是金山縣人，嫁給姓張的。她很會事候父母及公婆，曾經兩次爲長輩割大腿肉。先生過世之後，她節操清高，家法很嚴謹。

每次她看到舉行喪禮的人家，辦迎眚神的儀式，就覺得很恐怖。因此她到處問人，死後如何才能免除此舉。有人告訴她念佛法門可以不辦，於是她就發心吃素，禮拜佛陀，念佛名號不斷。並且也教兒子媳婦，全家都因而信佛，並且儘量做放生及掩埋枯骨的各種善事。

後來她得了脾病，於是就到參一和尚那兒受優婆夷戒。一年之後病就好了，病好之後，她更加努力修行。臨終時，她先誦彌陀經，接著稱佛名號。不久就往生了。她的遺囑規定不可以迎眚神，不可以用葷酒來設宴祭祀。她的兒子媳婦，也都能遵從照辦。（染香集）

吳媼

吳媼江寧人。夫早喪。遺一子。撫之成立。婚娶數年。子又亡。乃與寡媳。共撫弱孫。孤苦度日。

後篤信淨土法門。長齋奉佛。受優婆夷戒。潔小樓供佛像。每晨起盥漱後。即炷香禮拜。持佛名三千。定爲口課。課畢。始理家事。如是數十年。
同里有朱本願者。素與其子善。故常往還。嘉慶二十一年春。媼忽謂之曰。卻

後某曰。子幸過我。有一緊要事。須託辦也。本願諾之。

至期往。媼已搭縗衣。趺坐床上逝已。問其媳云。近日課誦如常。精神亦佳。昨夜索浴畢。即安臥。不知何時坐化也。本願因爲料理喪事焉。(染香集)

江寧人吳媼。丈夫很早就過世。她把唯一的兒子撫養成人。不料才替兒子完婚沒幾年。兒子又死了。於是她就和寡媳。一起撫育幼小的孫子。度過孤苦的歲月。

後來吳媼念佛念得很虔誠。並且持長齋。還受了優婆夷戒。她把小閣樓清掃乾淨用來供奉佛像。每天早上漱洗之後。就燒香禮拜。念佛號三千聲。做完早課之後。她才開始料理家務事。數十年都如此。

同里的朱本願。和她兒子是好朋友。因此經常和她們有來往。嘉慶二十二年的春天。吳媼忽然向朱本願說：「幾天之後的某天。請你來我們家一趟。我有一件要緊的事。要委託你辦。」本願就答應她那天一定來。

幾天之後。本願到她們家時。卻見到吳媼已經穿搭上縗衣。趺坐在床上過世了。他就問吳媼的媳婦。到底是怎麼回事。媳婦說：「婆婆這幾天和平常一樣做功課。精神也很好。昨天晚上洗完澡之後。就睡覺了。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坐化的。」於是本願就替吳媼料理喪葬事宜。(染香集)

倪媼

倪媼法名顯真。嘉善人。住北港村。皈依佛門。茹素念佛。村中舊有觀音像。媼早晚禮拜必誠。每供佛飯僧。俱親自任勞。

嘉慶二十二年九月。數覩菩薩現相。隨示疾。謂其子曰。我數見菩薩喚我去。殆將去矣。

子云。既菩薩降臨。應備齋供。兒親往城中。買蔬供奉。如何。

曰。亦好。但恐不及耳。子遂往。及歸。媼已趺逝。念珠猶在手也。(染香集)

倪媼是嘉善人，住在北港村，法名叫顯真。她皈依佛門之後，就吃素念佛。村子裡面，有個舊的觀音像，倪媼早晚都很虔誠的去禮拜。每次供佛及齋僧，一定都親自去做。

嘉慶二十二年九月，她好幾次看到觀音現相，不久之後，她就生病了。她告訴兒子說：「我好幾次看到菩薩叫我去，恐怕我要走了。」

兒子說：「既然菩薩降臨，那就應該準備素齋供養。我親自去城裡，買些蔬果來供奉，

您看怎麼樣？」

倪媼說：「也好，不過恐怕來不及了。」兒子就去城裡採購，回來時，倪媼已經趺坐而

逝，而手裡還拿著念珠。（染香集）

潘氏

潘氏婁縣人。適孫某。生四女。智求。智禪。福庵。德庵。俱奉佛受優婆夷戒。勸母發心。

嘉慶二十三年。潘氏年七十九矣。會西林寺傳戒。四女復勸受戒。臥病。未能往。因代求之。賜法名曰印蓮。

潘氏知之。即斷肉食。一意西歸。是冬。南禪寺起念佛七期。四女同往念佛。至第六日。潘氏命促之歸。曰。速焚香。佛來矣。遂吉祥而脫。（染香集）

婁縣人潘氏，嫁給姓孫的，生了四個女兒。法名分別是智求、智禪、福庵、德庵。她們通通都學佛，而且都受了優婆夷戒，因此她們也都勸母親，希望她能發心學佛。

嘉慶二十三年，潘氏已經七十九歲了。剛好西林寺傳戒，四個女兒都勸她去受戒。可是她當時臥病在床，無法前往。於是女兒就代表她去受戒，得到印蓮的法名。

潘氏知道此事之後，就不再吃肉，一心念佛求往生。當年的冬天，南禪寺有佛七的法會，四個女兒都一起參加去念佛。到了第六天，潘氏就催她們回來。到家時，潘氏說：「趕快燒

香，佛來了。」於是就安祥往生了。（染香集）

汝氏

汝氏名季婉。吳江黎里人。適王枚爲繼室。夫婦相敬如賓。五十餘載。未有所出。爲人靜厚。居常一以念佛爲事。

嘉慶二十四年二月三日。病篤。語家人曰。大士來臨。吾其逝矣。即合掌垂目。誦大悲呪。旋聞旃檀香滿室中。歿後。慈容含笑。顏色轉少。年八十一。（染香集）

汝季婉是吳江黎里人，嫁給王枚做繼室。夫妻兩人互相尊敬，如對賓客般客氣有禮。結婚五十幾年，都沒有生小孩。汝氏的個性很沉靜厚道，平常就以念佛爲主要的功課。

嘉慶二十四年二月三日，病重之際告訴家人說：「觀音大士來了，我要走了。」於是就合掌垂目，誦大悲呪，不久滿屋子都充滿了旃檀香味。往生之後，她慈祥的面容充滿笑意，而且樣子變得年輕起來。那年她八十二歲。（染香集）

祁氏

祁氏法名德濟。江南興化人。歸同里王生。年末四旬。慨然以濁世爲厭。誓願

求生安養。曰誦佛名三萬聲。歸依溪谷和尚。旋受優婆夷戒。

年八十九。染微疾。其年三月八日。告所親曰。我十六日當西去。或謂之曰。
十六乃紅沙日。不吉。

祁氏曰。我修行人。不依俗忌。有何不吉祥耶。雖然。勿令俗人議我。致退善心。
即以十四日去何如。

至十四日。晨起。披縵衣。持佛名而逝。時在嘉慶中。(染香續集)

祁氏法名叫德濟，是江南興化人，嫁給同里的王生。還不到四十歲，她就很厭惡此五濁
惡世，誓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她每天誦佛號三萬聲。皈依溪谷和尚之後不久，很快的就又
去受優婆夷戒。

八十九歲那年，她小病。三月八日那天，她告訴親人說：「我十六號要去西方了。」有
人說：「十六號是紅沙日，不吉祥。」

祁氏說：「我是修行人，世俗的忌諱對我沒有什麼影響，有什麼不吉祥的。雖然如此，
還是不要讓世俗之人議論我比較好，免得因此而使得他們退失了向善之心。那這樣我十四號
走怎麼樣？」

十四號祁氏起床之後，就披了縵衣，持佛名號而逝。當時是嘉慶年中。(染香續集)

王氏

王氏。鄞縣東鄉樹橋人。生不如葷。自幼皈依三寶。法名淨隆。既嫁。信向念佛法門。其夫性暴。時加罵辱。王氏唯忍受而已。

年六十餘。益精進。一夕其舍被鄰隙放火。旋經撲滅。後赴寶林佛會。僧問倘爾時被焚。將若之何。曰此身可厭。被焚即乘之而去矣。

越歲。其鄰復放火。舍遂被燎。王氏竟不走避。唯緩聲持佛名。魚磬朗朗。

火光中。隔河人家。初見煙燄。幕其居。忽有金光一道。直沖霄漢。彷彿見王氏現身。火滅。家人尋視。見其遺骨。若趺坐地上者然。(染香續集)

王氏是鄞縣東鄉樹橋人。生下來就不吃葷食。幼小時候就皈依三寶。法名叫淨隆。嫁了之後。就專修念佛法門。她丈夫性情暴躁。時常厲聲辱罵她。她也只是忍受而已。

六十幾歲時。她的修行更加精進。有一晚。她家被有嫌隙的鄰居放火焚燒。幸好很快就撲滅了。後來她到寶林寺參加念佛法會。有僧人問她說：「如果當時你被火燒到的話。你怎麼辦？」她回答說：「這個身體本來就十分可厭。如果被焚的話。剛好就乘機往生去了。」

過了一年。那個鄰居又再度放火燒她家。屋子很快就燒起來了。而王氏竟然留在屋內不

走避。她只是慢慢的念佛號，大家聽到她敲木魚的聲音及朗朗的佛號聲。

隔河的人家，見到她家在火光中，最初是被煙及火焰遮蔽住。後來忽然見到有一道金色的光芒，直沖天上，王氏彷彿在那道金光中。火滅了之後，家人到廢墟中去尋視，見到她的遺骨，似乎是趺坐在地上而亡的。（染香續集）

張氏

鄆邑下殷有張氏者。與王氏同師。法名淨音。其信向念佛。而不得於夫。亦與王氏略似。

雖百般折磨。道心不退。後患癱症。臥床數年。念佛無間。臨終合掌而逝。異香滿室。經數刻乃已。（染香續集）

張氏住在鄆邑下殷，和王氏同皈依一位師父，法名叫淨音。她也修念佛法門，也一樣得不到丈夫的歡心，和王氏的遭遇很相似。

雖然先生百般折磨，但是她的向道之心始終不退。後來得了癱病，不良於行，於是只得臥床休養，然而她始終念佛不間斷。臨終時，她合掌而逝。室內充滿異香，幾乎一個小時之後才散去。（染香續集）

陳氏

鄞邑定橋有陳氏者。亦與王氏同師。法名淨瑞。爲人樸實。念佛求生。無少疑貳。常自言。我決定能生淨土。臨終。熙怡端坐。念佛而逝。（染香續集）

鄞邑定橋的陳氏，也和王氏張氏同皈依一位法師，法名叫淨瑞。她是一位很淳樸老實的人，對於念佛求生西方，絕對沒有一絲毫的懷疑。她經常說：「我決定能夠往生淨土。」臨終時，她很安祥的端坐念佛而逝。（染香續集）

朱氏

朱氏法名妙德。嘉興人。素患血疾。適許姓。年二十八夫故。一子復夭。以鍼黹自活。家雖貧。見人飢寒。則罄囊與之。

道光六年春。同姑母妙圓。表妹立修。於精嚴寺受五戒。長齋念佛。求生淨土。一夕在妙圓佛堂內添燈油。見燈華結成荷葉一片。葉上立佛一尊。即邀妙圓立修至。皆見之。

九年正月。因母歿過哀。血疾復發。不能營作。常至乏食。性介。不輕干求。

同里人知之。請誦大悲咒。與度曰之贊。

至七月十八日，病劇。立修來視之曰。他人皆言。姊念佛精進。吾謂汝心尚未切。所以病不能愈。佛不來迎耳。

朱氏涕泣懺悔。益自努力。自後他人問言。皆不答。手唯合掌。眼唯流淚。夜將半。忽笑曰。西方三聖至矣。焚香洗沐。念佛數十聲而終。年四十四。(染香續集)

嘉興人朱氏，法名妙德，有白血球過多症。她嫁給姓許的，二十八歲那年，丈夫過世，而唯一的兒子又夭折，於是她就以針線自活。雖然家裡很貧困，但是只要見到飢寒的人，她就會把自己所有的都給對方。

清朝道光六年的春天，她和姑母妙圓及表妹立修，同時在精嚴寺受五戒。此後她就長齋念佛，求生淨土。有一晚，她在妙圓佛堂裡替佛燈添加燈油的時候，見到燈華結成了一片荷葉，荷葉上還立了一尊佛，她就叫姑母及表妹來看。

道光九年正月時，朱氏由於母親過世而過度哀傷，引發了血疾。由於生病，因此無法再做針線營生，而經常餓肚子。但是她個性梗直，不輕易向人求告。同里的人知道之後，就請她誦大悲咒消災，然後給她報償，以幫助她度日。

到了七月十八日，她的病情轉壞，表妹來看她說：「大家都說表姊姊念佛很精進，不過

我看妳念佛的心實在是不夠真切，所以病也不能痊癒，佛也不來迎接妳往生。」

朱氏聽了就流淚懺悔，更加的努力念佛。之後凡是有人跟她講話，她一概不回答，只是雙手合掌，眼裡流淚，心裡念佛而已。將近夜半時，朱氏忽然笑著說：「西方三聖來了。」於是就燒香洗沐，念佛幾十聲之後命終。她只在世間活了四十四年。（染香續集）

朱氏

朱氏法名妙圓。即節婦妙德之姑母也。歸許蔗如。道光元年。夫故諸子已成立。即將家產分析。

其第三女法名立修。幼字徐姓。未婚而夫亡。後歸徐門守貞。而常居田宅。設立佛堂。母女同修。

早晚課佛外。日禮大悲淨土懺各一時。誦金剛經二卷。餘時念佛。不談雜事。遇放生濟貧等事。竭力皆爲之。

九年七月。妙德先逝。現往生瑞相。朱氏曰。吾壽不永。亦欲去矣。至八月一十九夜。呼女曰。頃聞鐘鳴。已交寅時。今日吾神氣稍疲。不能進佛堂禮誦。汝可朗誦佛號。吾聞爾聲。運想可也。

立修早課畢。進藥糜。曰。服之何益。吾別無他事。只待佛來。吾即去矣。

其季子泣告曰。兒等罔極未報。全賴吾母教訓。今何遽忍舍去耶。

笑曰。吾兒女雖多。吾修淨業。塵事毫不繫心久矣。命延僧數人。輪流念佛。
僧集。淨水盥沐。自未至亥。隨眾默念。

忽張曰曰。接引佛來矣。爾等速焚香頂禮。即含笑垂目而逝。時窗外忽有白光
一道。徐徐向西去。人皆異之。年五十九。(染香續集)

朱氏法名妙圓，就是許妙德節婦的姑母。朱氏嫁給許蔗如，在道光元年時，丈夫過世，
諸子也都成家立業了，於是就把家產分了。

朱氏的第三個女兒，法名叫立修，從小許配給姓徐的。而尚未嫁過去，丈夫就去世了。
後來，她還是到徐家去守寡。不過，她經常住在娘家，和母親在娘家設立的佛堂裡共同修行。

她們除了早晚念佛之外，每天還要禮大悲懺及淨土懺，並誦三卷金剛經。其他的時間一
概念佛，不談其他的閒雜之事。遇到放生及救濟貧困的事情，都竭力去做。

道光九年的七月，許節婦的去世，現出往生的祥瑞之相。於是朱氏說：「我不會長生不
死的，我也想走了。」到了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，她叫女兒說：「剛才聽到鐘鳴的聲音，已
經是三點鐘了。今天我的精神有點疲倦，不能進佛堂禮拜誦念。妳可以大聲念佛號，這樣我

聽妳的聲音，也等於用觀想的方法在做早課。」

女兒做完早課之後，就侍候母親吃藥及粥。朱氏說：「吃這些有什麼用呢，我沒有別的什麼事了。我只是在等佛來而已，佛來接我，我就去了。」

她最小的兒子哭泣著說：「我們做兒子的，都尙未能報答完母親的養育及教育之恩，您怎麼忍心現在就突然要去了呢？」

朱氏笑著說：「我的兒女雖然很多，不過我修淨業，塵世間的情愛恩怨之事，早已不放在心上了。」她就叫兒子去請幾位僧人來，並要子女們輪流念佛。僧人來了之後，她就清洗乾淨。從下午一點起，一直到晚上一點之間，她都跟隨眾人，默默念佛。

臨終前，她忽然張開眼睛說：「接引的佛來了，你們趕快焚香頂禮。」於是她就含笑閉上眼睛去世了。這時窗外忽然有一道白光，緩緩的向西而去，大家都很驚異。朱氏活了五十九年。（染香續集）

羅氏

羅氏寧波慈谿人。長齋數十年。禮拜持名無一日間。嘉慶初。隨夫姚惠成。徙居杭州北新關。貨煙筒爲業。貿易之暇。勉夫念佛。惠成由是亦持長齋。

道光九年三月四日。黎明謂夫曰。可入城招女婿來。爲我念佛。其婿張懷靜。向師吳允升。奉佛維謹。惠成往招。適因事稽阻。

至日午日。吾不能待壻矣。具湯洗沐。趺坐念佛。日將昃。安然化去。面有笑容。年七十八。(染香續集)

羅氏是寧波慈谿人。持齋數十年。禮佛持佛名號。數十年來無一日間斷。嘉慶初年。她跟隨丈夫姚惠成。搬到杭州的北新關。以賣煙筒爲業。她勉勵丈夫在買賣的餘暇。要多念佛。後來先生也持長齋。

道光九年三月四日的黎明時分。她告訴先生說：「你進城去請女婿來一趟。請他替我助念。」他們的女婿張懷靜。是吳允升的弟子。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。於是她先生就進城去。結果遇事耽擱了。

到了中午。丈夫與女婿都尚未到。羅氏說：「我不能等我的女婿了。」於是她就洗澡。之後就趺坐念佛。過了正午。太陽即將偏西時。羅氏面帶笑容。很安然的往生。當時她七八歲。(染香續集)

王氏女

王氏女常熟人。素持白衣呪及觀音名號。年二十餘。得瘵疾。一日告其母曰。兒命本於八月中謝世。因疾苦纏身。不能待。禱於菩薩。已許先一月迎我矣。

母弗信。及期晨起。而有喜色曰。菩薩來矣。母疑其見祟。以刀揮之。女奪刀。告曰。嘻。菩薩也。速拜。尚不爾罪。母從之。拜起視女。已合掌逝矣。(往生近驗錄)

常熟人王氏的女兒，平常持白衣呪及觀世音的名號。二十幾歲時，得了肺癆。有一天，她告訴母親說：「女兒本來應該是八月中才能去世的，可是因為生病很痛苦，不想等那麼久。所以我就請求菩薩，希望能早點走，菩薩已經答應提早一個月來迎接我往生。」

她的母親不相信她講的話。到期那天，她早晨起床後，很高興的說：「菩薩來了。」她的母親以為她被鬼作祟，於是就揮刀要把鬼趕走。女兒把刀拿掉，告訴母親說：「這是觀世音菩薩呀，趕快拜，這樣可以免掉你不敬的罪過。」母親就聽她的話拜下去，拜起來之後，一看她的女兒，已經合掌離開人間了。(往生近驗錄)

邵媼

邵媼不詳其人。貧而寄食於姻戚家。念佛精進。曾於道光十七年秋夕。暗室面

西。忽心開。見西方勝境。明年秋。復覩菩薩金像。晃耀心目。

又明年五月十四日。以微疾逝。逝時人不及見。唯醫生范姓。入爲診脈。見其目光如生。面容猶笑。而鼻已無息。(往生近驗錄)

邵老太太的經歷沒有人知道，只知道她因爲貧困，所以寄住寄食在姻親家裡。她念佛十分精進，曾經在道光十七年秋天的晚上，在黑暗的屋裡，她面向西邊坐著。忽然之間心眼開了，見到了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景相。第二年的秋天，她又見到菩薩的金色之身相，照耀著她的身心。

第三年的五月十四日，她因生小病而去世。她去世時大家都不知道，只有范醫生進屋內替她把脈時，見到她臉帶著笑容，眼睛看來像活著時一樣，而一摸鼻息已經沒有了。(往生近驗錄)

重訂西方公據

(清) 彭際清

曹氏

常州柏萬安名天佑。平生樂善。兼奉仙佛。嘗爲予言。其母曹氏。年六十四。病熱。萬安自蘇州馳歸。視母氣已絕。唯胸前微溫。家人爲治棺衾悉具。

萬安悲慟。禱於白衣大士。誦白衣呪一萬三千。願減己壽一紀以益母。涕淚並下。

其明日索飲。閱數日病起。言始死時。爲兩吏所引。歷土地城隍諸司。尋詣東岳府。府君言汝有子。爲汝誠禱。仗大士力。貸汝死。命吏引出。放逐。

萬安遂勸母修淨業。除一室。供佛像。母遂長齋。日以初中後分入室。掐數珠誦西方佛名。輒千計。居十二年。年七十六。

九月既望。晨興謂子曰。吾將去矣。可召諸親屬爲別。明日親屬畢至。母悉與款語。戒諸子女。臨去時勿哭。曰飲湯五六盞。至第二日。昧日起坐。洗沐畢。易衣。就枕而逝。

常州人柏萬安。名叫天佑。平生喜歡做善事。也學仙法。也學佛法。他曾對我說。他的

母親曹氏，在六十四歲那年，得了熱病。他從蘇州趕回家時，母親已經沒了氣息，只有胸前還有點微溫。家人都把棺木，殮被準備好了。

萬安很悲痛，就誦白衣呪一萬二千遍，聲淚俱下祈求白衣大士，願意把自己十二年的壽命給母親。

結果第二天，曹氏就醒過來要水喝，幾天之後病就好了。她告訴大家說：當她剛死的時候，被兩個差人帶領，歷經土地公、城隍爺等處，最後到東嶽泰山府。府君說：「你有個兒子，很虔誠的向觀音大士祈禱，要把他的陽壽貸給你。」於是府君就叫差人把她帶回陽間。

萬安此後就勸母親要修淨業，他特別闢出一個房間，裡面供奉佛像。以後曹氏就吃長齋，每天早、午、晚三次入佛堂、掐念珠念佛，每次都念好幾千聲。這樣一直念到七十六歲，也就是十二年之後。

那年的九月十五日，早晨起床後，曹氏就告訴兒子說：「我要走了，你把親屬召來，我要跟他們話別。」第二天，親屬全都到了，曹氏一一與他們誠懇告辭，並告戒子女，在她臨終的時刻，不要哭泣。她每天只喝五、六碗湯，到了第三天，天色尚未明亮時，她就起床漱洗沐浴，換上乾淨衣服後，她就躺臥床上往生了。

陶氏

乾隆四十九年春。有西方大士降於玉壇。爲諸弟子宣揚淨土法門。其言平易切深。與大乘脩多羅合。

一日予往造焉。問異時師友所生諸處。大士一一答之。其生淨土者四人。香山老人。旅亭誓願一師。沈居士敬孚也。生兜率者一人。王季子秉寧也。他如朱仲君羅臺山。俱歸福報中。

最後問從子婦瓊樓陶氏。大士曰。陶氏已生西方邊地矣。未幾陶氏至。題詩曰。雨歇閒階芳草多。五年消息等流梭。洞中深閉煙霞跡。一任熏風送客過。

因語衆曰。子等歸向極樂。全須打得一副金鐵心腸。外不爲六塵所染。內不爲七情所錮。汙泥中便有蓮華出現也。

一句佛號便有一光。千句佛號便有千光。光自內生。非從外得。以無相故。阿彌陀佛在爾諸人面前。隨處出現。才有絲毫隔礙。此光便不能發現矣。

念佛心要時時覺照。方發得不退念頭。念佛聲要心心悲切。方發得無上願力。心聲互融。光明四徹。無處不是佛。無時不念佛。方爲得手。佛號無量。要知智慧無量。神通無量。慈悲無量。攝受無量。苟不發無量心。安能見本師真相。

悲哉衆生。欲念未除。道根曰壞。佛之視爾。將何以堪。快快念佛。去也。
其時予適不在。或傳以示予。踰月。予復往。致札瓊樓曰。聞卿得生淨土。不
負生平志願。大善。但臺山仲君。清齋宏誓。甚爲希有。尙羈福報。而卿戒品未全。
工夫未熟。乃能直往無礙。此何故也。

其往生時光景。既生後如何享用。如何進修。亦已見佛否。已登不退地否。試
一一言之。俾聞者起欣慕心。起精進心。斯亦度人之本願也。

其曰大士降。報云。前月予適從西方邊地行化而來。故瓊樓亦得隨到。今日彼
不能至矣。彼平日工夫戒力。雖不及臺山輩。然臨終正念。遠勝臺山。故感觀音接
引。終時見金蓮華現前。即覺身變男子。已到西方七寶世界。

衣食自然。雖不能見佛。每曰諸大菩薩說法一會。精進者漸登九品。懈怠者壽
五百歲。娑婆百年。邊地一日。瓊樓自往生以來。頗精進。將來可得上品下生。其
時尚須娑婆二千年耳。

大士者號寂根。無量壽維摩詰諸經。皆嘗與法會。其證果久如。未能詳也。

乾隆四十九年的春天，有西方極樂世界的法身大士，降玉壇爲諸位弟子宣揚淨土法門。
他講的很平易近人，而內涵十分深廣，切中要害，旨意和大乘經典吻合。

有一天我也去參加扶乩，問已逝世的法師及朋友往生的地方，大士都一一回答。其中往生淨土的有香山老人、旅亭法師、誓願法師及沈敬孚居士四人。生兜率天的是王秉寧，而朱仲君及羅臺山，都生在有福報之處。

最後問姪媳婦陶瓊樓，大士說：「陶氏已經生在西方的邊地中了。」不久之後，陶氏就來了，還寫了一首詩：「雨歇閒階芳草多，五年消息等流梭。洞中深閉煙霞跡，一任熏風送客過。」

接著陶氏又告訴衆人說，你們想要往生極樂世界的話，全都須要有副鐵打的，金做的心腸才行。能夠不受外在的六塵污染，不被內在的七情六慾所困。這樣蓮華才能在污泥中出現。

念一句佛號就有一道光出現，念千句佛號便有千道光出現。這些光是從內在發出來的，不是從外面來的。由於此光沒有形相，因此雖然阿彌陀佛隨時都在你們前面出現，然而只要有一絲毫的隔礙，這光就不能發出，以致見不到阿彌陀佛的像。

要時時覺照念佛的心，這樣念佛才能夠不退。念佛的聲音要十分悲切，這樣無上的願心才發得起來。心念和聲音能夠互融的話，光明自然徹照四方。這時到處都是佛，也隨時在念佛，這才叫做得心應手的念佛，這才叫做佛號無量。要知道，智慧、神通、慈悲及攝受，也都是無量的。如果不發無量的心，怎麼能見到根本上師的無見頂相呢。

衆生真是悲哀呀，欲念一點也沒有除去，求道的心日日衰退。佛看你們真是不堪造就呀。趕緊念佛吧。我走了。

當時我剛好不在，有人把字條傳給我看。一個多月之後，我又去了玉壇。我寫了一封信給瓊樓說：聽說妳已經往生淨土，達成了妳平生的願望，實在是太好了。不過臺山和仲君兩人，平常就持齋，而且發了深宏誓願，實在是很稀有的，結果他們還只是得到福報而已。而妳的戒律持得並不完備，念佛的工夫也尚未淳熟，卻能直生淨土而沒有障礙，何以會如此呢？

妳往生時的情景到底是怎麼樣的，妳往生之後日子是怎麼過的，平常又如何修行呢，是否已經見到佛了，是否已經證不退位了呢？請妳一樣樣回答，好讓聽聞的人起歡喜羨慕之心，起精進修行之心，這樣也可以達到度化衆生的願望。

那天是大士降臨，他回答說：上個月我剛好從西方淨土的邊地，度化完衆生之後過來這裡，所以瓊樓後來也能夠來，而今天她就無法來了。她平常的念佛工夫及持戒的道力，雖然比不上臺山等人。但是她臨終時候的正念，遠遠勝過臺山等人，所以能感應到觀音來接引她。當時她見到金色的蓮華出現在眼前，於是她覺得自己變成了男子之身，而已經身在西方的寶世界之中。

他在那兒自然能獲得飲食，雖然不能夠見到佛，不過每天都有大菩薩說法二次。在那兒

精進的人，就漸漸可以登九品之位。懈怠的人則要五百年的時間才能登九品。娑婆世界一百年，等於西方邊地的一天一夜。瓊樓自從往生以後，都頗為精進。將來他可以上品下生，大約是在娑婆世界二千年之後。

大士的名號叫寂根，佛陀講無量壽經及維摩詰經的時候，他曾經躬逢勝會。至於寂根大士證果已經多久了，則不得而知。

汪氏

自頃十餘年來，現優婆夷身。虔修淨業。悲願具足者。推南濠鏡智道人。道人汪姓。吳縣人。歸李景熹爲繼室。年二十六而寡。子甫七月。汪氏既痛其夫。適有以枯髑圖相示者。瞿然發出世心。

既復從有些和尚受念佛法門。遂長齋。晨夕向西。懺悔發願。誓畢此生。決生安養。導諸族姻里黨。下及園丁童婢。同歸佛法。從而起信者。百餘人。其長齋修淨業者。十餘人。

已而參聞學定公。聞是心是佛之旨。有省。年三十四。從旅亭會公受菩薩戒。誦梵網經。發心刺血。書法華彌陀一經。苦舌血不繼。有僧教以子午二時。應候取

之。始克終事焉。

故有肝疾。歲秋輒發。至是血既枯。疾發益劇。或勸以補養。曰。此間學道。多致退緣。得速捨報身。見佛聞法。吾之願也。復何求哉。

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。下痢。臥床數日。默觀不輒。至初十日。語侍者云。明日吾當西方去矣。問生何品。曰中品上生。

明日。有方氏婦省之。汪氏曰。子來大好。可爲我洗沐。洗沐畢。趺坐。頃之命同舉佛名。方午。合掌而逝。旃檀香滿室中。年三十八。

其後二年。同里有何氏女。病熱。見已故七叔父。赤體被髮。自言在生作孽。死後處黑暗中。曰喫惡鬼鐵棒。經七八年。近因觀世音降臨。跪求慈拯。方得離暗而出。

適有菩薩自西方來。在冥教化。爲冥王師。家在萬年橋。即上年念佛坐逝者也。因與吾家有舊。乞暫放還。急爲我作佛事。俾得生人道。幸矣。

其兄子性三。爲持佛名一萬。掌中回向畢。仍許請僧薦拔。乃去。

其夕初更。何氏女忽悶絕。至三更而蘇。言適有一班男女。執紅燈以大轎畀我。去路迢遠。到一大廟堂前出轎。趨近殿上。見青面王者坐中央。左右小鬼各執銅叉。

銅鎚。

王見我作色。便取鎚欲打我。慌忙之際。忽見金童玉女。各執幡幢。自內殿出。中擁一道人。離地可丈許。首戴青幞。身搭條衣。手握白拂。足躡雲履。端正嚴潔。世無與比。

審視之。即萬年橋李家姆也。往時嘗一宿其家。彷彿可識。然而光彩迥絕已。姆便聲言止止。王遽釋我。下跪曰。請如教。

李家姆即垂手援我。引至內殿。光明洞然。几席靚整。案間多供佛經。令左右設茶果餉我。其果似蘋果。香甚烈。云從西方來。

茶畢引我歷觀地獄。先見河浩渺無涯。有諸女人。或倒浸河內。或髽髮上指。或側身橫睡。血流遍體。

復見刀山。高接雲霞。百萬利刃。互相擰住。中有罪人。矗立刀上。既死復活。活而又死。

更令左右執燈照我。入黑暗獄。見衆鬼皆盲。頭大如斗。或如栲栳。頸細似管。鼻液長尺許。若醉若寐。

從黑獄出。見旋磨中。血肉下墜。雞鴨啄食。風吹餘肉。復變爲人。便有鬼卒。

取肉寸磔。重磨作粉。作爲蠅蚊蟻子。一一散去。

我心酸淚下。問李家姆何不救之。答曰。罪大障深。安能即出。汝今怕否。人身難得。可勿持戒念佛。求生西方哉。汝能一念阿彌陀佛。吾當攜汝直至西方。汝意云何。

我未及答。王聞言復下跪。請菩薩且住。

李家姆因語我言。因緣未到。姑俟異日。來此已久。恐家中驚惶。可速去。持齋念佛。一意西方。兼習經呪。時至迎汝。勉之勉之。

仍命輶送我。蹶然而醒。翼日汗出。病良已。

自此十餘年以來。示現女居士身。虔誠修行淨土法門。悲心願力具足的。就推南濠的鏡智道人。道人姓汪。是吳縣人。嫁給李景熹當繼室。二十六歲時先生就死了。兒子才七個月大。汪氏很痛心先生的過世。剛好有人拿枯骸的圖片給她看。使她瞿然心驚人世的無常。而發了出世的心念。

後來有些和尚教她念佛法門。她就開始長齋。早晚向西方。懺悔發願。發誓過完此生。一定要生到安養國。於是她就開始引導族人姻親鄉里同黨等人。及園丁和廚房的婢女等。大家一同學佛法。受她感召而學佛的有一百多人。其中長齋修淨土法門的。有十幾人。

後來她聽聞學定公講是心是佛的宗旨，有很深的體悟。三十四歲那年，她向旅亭會公受菩薩戒，此後即誦梵網經。她又發心刺血來寫法華經和彌陀經。可是舌頭的血不夠用，有僧人教她在上午及晚上十一時至一時刺舌，血就夠了，這樣才把經寫完。

汪氏原本有肝病，每到秋天就發作。現在又刺血寫經，血就乾枯了，因此肝病發作得更厲害。有人勸她要補養身體，她說：「在人間學道，到處都充滿了使人退步的因緣。如果能夠很快的捨了這一期的報身，到極樂世界去見到佛，聽聞佛說法，那我的願望就滿足了，就再也無求了。」

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，汪氏拉肚子。臥病在床的那幾天，她仍是不停的默默觀照。到了初十那天，她告訴侍者說：「我明天就要去西方了。」侍者問她可以幾品往生，她說是中品上生。

第二天，有個性方的婦人來探問汪氏。汪氏說：「妳來得正好，可以幫我洗澡。」洗沐完畢，她就趺坐，然後叫大家一起來念佛。中午時刻，她就合掌而逝了，滿室都充滿旃檀的香氣，那年她三十八歲。

三年之後，汪氏同鄉里一個姓何的女子得了熱病，見到她已經亡故的七叔父，赤身裸體，披頭散髮。叔父說，他因為生前作孽，死了之後就一直在黑暗的地獄裡，每天被凶惡的鬼用

鐵棒打，這樣的日子過了七八年。最近因為觀世音菩薩降臨，他跪地請求大士慈悲拯救，因此才得以離開黑暗之所。

又剛好有位菩薩從西方來，正在陰間教化衆生，是閻羅王的老師。這位菩薩的家在萬年橋，也就是前幾年念佛往生的那位。因為她和我們家有交情，我就求她暫時放我回家。你們現在趕緊替我作佛事，如果因此而能讓我生在人道裡，那就太幸福了。

七叔父哥哥的兒子性三，就替他念了一萬聲佛號，把功德回向完畢之後，又答應七叔要請僧人薦拔他，七叔才離去。

當天初更（晚上七點到九點之間），何氏女忽然悶絕了過去，一直到三更（晚上十一點至一點之間），才再蘇醒過來。她說，昏死過去的當兒，有一班男女，手裡拿著紅燈籠，用大轎抬我。走了一段很遙遠的路之後，到了一座大廟堂，才放我下轎。到了殿上，見到一個青面王坐在中央，左右兩邊站立的小鬼，手裡都拿著鋼叉銅鎚。

青面王一見到我就很生氣，便拿了銅鎚想要打我。我正在驚慌迷惘之際，忽然見到手執旛幢的金童玉女，從內殿中擁出一位道人。這位道人有一丈多高，頭上戴著青的頭巾，身上披搭著家人的大衣，手裡握著白色的拂塵，腳上穿著雲形的鞋子。樣子長得很端正，氣質很莊嚴潔淨，世間無人能相比。

我仔細的瞧她，原來就是萬年橋的李家姆。以前我曾經在她家住過一夜，似乎有些印象，然而她現在的光彩，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。

李家姆向青面王說：「停止，停止。」青面王就把我放開，跪在地上說：「請您指教。」

李家姆就拉著我的手，帶我到內殿去。內殿非常光明，桌椅排列得十分整齊，桌上放有很多的佛經。她叫左右倒茶拿水果出來款待我，那水果看來很像蘋果，而非常香，說是西方淨土的產品。

喝過茶之後，她就帶我去參觀地獄。最初，我見到一條沒有邊際的血河，裡面的女人，有些是倒浸在水裡，有些是直浸在水裡，有些是側身橫臥在水裡，她們全都全身流滿了血。

接著，我又看到刀山。這座刀山高接到雲霄。是由百萬把利刃，互相撐持而成的。有些罪人，矗立在刀山上。他們被刀刺死之後，又再活過來，然後又再被刺死。他們就這樣不停的生生死死。

進入黑暗地獄時，李家姆叫左右拿燈照給我看。我看到那兒的鬼，眼睛都是瞎的。他們的頭，大得像個漏斗，或像栲栳（細竹或柳條編的盛物器）。頸子卻細得像根管子，流的鼻涕長一尺多。他們看起來像喝醉了，或是像睡著的樣子。

從黑暗地獄出來之後，又到了旋磨地獄。在旋轉的石磨中，不停的有血肉往下墜。雞鴨

就去吃這些墜落的血肉，而沒有被吃到的肉塊，被風一吹之後，又變成了人。於是這時便有鬼卒來，把那人的肉一寸寸割下來，再磨成粉。這些粉末就變成蒼蠅、蚊子、螞蟻等，一一散去。

我看到這時，不禁心酸得掉下淚來。我問李家姆說，爲什麼不去救他們呢？李家姆回答說：「他們的罪惡過大，業障過深，不能夠馬上就被救出來。你現在怕不怕呀？能夠出生爲人，是很難得的。怎麼能夠不持戒不念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呢。你如果能念一聲阿彌陀佛，我就馬上帶你到西方去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我還來不及回答，青面王聽到李家姆這麼說，又再下跪說：「請菩薩暫且不要這麼做。」因此，李家姆就告訴我說：「你的因緣尚未到，暫且等以後看看吧。你來這裡已經很久了，恐怕家裡的人會驚慌，還是快點回去吧。記住要持齋念佛，一心一意要求生西方，還要兼誦經誦咒。時間到的話，我就會來迎接你。一定要努力精進呀。」

於是李家姆仍然叫轎子送我回去，突然之間，我就醒過來了。何氏女第二天出了一身汗，熱病就好了。

張家婦常熟人。素念佛。一曰示微疾。晨課已畢。仍誦佛名不輟。異於他曰。謂家人曰。吾今日逝矣。家人不信。頃之。珠落而逝。異香郁然。達於鄰里。

咸集其門。驚歎希有。時道光十九年正月七日也。(往生近驗錄)

張家媳婦是常熟人，平素就念佛。有一天生小病，做完早課後，她仍然繼續不停的誦佛名號，和平常不太一樣。

她告訴家人說：「我今天要走了。」家人不信她的話。不久之後，她手上的念珠掉了下來，一看，已經往生了。這時異香很濃烈，香味傳到附近，鄰里都隨香味聚集到她家門口，大家都驚歎不已。那時是道光十九年正月七日。(往生近驗錄)

俞媼

俞媼常熟王效會之母也。性和淑。效會素奉三寶。勸母斷葷血。從之。長齋二年。道光二十年春。得疾臥床不起。入夏病劇。

效會勸以默觀西方。媼由是發心念佛。然不能無雜念。因循數月。屢入冥界。初則有兩童子喚之回。繼則菩薩命回。末後則夢中聞佛語。若其前世固僧。因昧本而墮女身者。

自是漸卻飯食。已奄然垂絕矣。忽於夜半。朗唱佛名三四聲。合掌西顧曰。佛來矣。右脅而逝。時五月二十五日也。

後其所愛長孫。夢至一境。行樹樓觀。不同人間。但有闌楯限之。曲折繚繞。而不得踰入其限。忽見媼方遊行來。問從何入。媼曰。汝欲入非念佛不可。其孫聞言。遂寤。(往生近驗錄)

俞老太太是常熟人王效曾的母親，個性很溫和賢淑。效曾一向信奉三寶，他勸母親不要再吃葷血，母親就聽從，因此持了三年的長齋。在道光二十年的春天，她生病無法起床，到了夏天，病情惡化。

效曾就勸母親要默想西方極樂世界，於是她就發心念佛。可是老是不能沒有雜念，因此一直拖了好幾個月，都不能往生，其間神識還曾三次進入陰間。

第一次有兩個童子把她叫回來，第二次是菩薩要她回來，第三次則是在夢中，聽到佛告訴她說：「你前世是僧人，因為迷失了，結果又墮落成女人身。」

之後，她就漸漸不吃飯不喝水，已經奄奄一息了。忽然到了半夜，她大聲念了三、四聲的佛號，向西面合掌說：「佛來了。」於是就右脅而逝，那時是五月二十五日。

後來她最愛的長孫，夢見一個地方，那兒的樹木和樓宇觀亭，都和人間不一樣。而他被

欄干擋住，繞來繞去都進不了那個地方。忽然他見到祖母向他走來，他就問祖母該從什麼地方走才進得去。祖母回答說：「你想要進來，非得念佛不可。」長孫聽到這話，就醒過來。

（往生近驗錄）

吳婆

吳婆蘇州人，自幼篤信佛法。夫家姓鄭。壽七十餘。持齋誦佛。歷有年所。

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夜。忽通宿命。知其長子前世爲僧。次子則已三世爲母子。所言皆絕異。既而曰。吾今歸西方。永絕塵世矣。遂西向合掌而化。（往生近驗錄）

吳婆是蘇州人，從小就虔信佛法。丈夫姓鄭，活了七十多歲。吳婆持齋念佛很多年。

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的晚上，她忽然有了宿命通。知道她的長子前世是出家人，而次子和她，已經有三世的母子關係。她還說了許多事情，都是很特別的。後來她說：「我今天要回西方，永遠離開這個塵世了。」於是就向西邊合掌而逝。（往生近驗錄）

錢孺人

重訂西方公據

錢孺人名瑞雲。常熟人。夫謝鳳梧患病。孺人禱於佛。願持長齋而痊。自歸鳳梧數載。舉一子一女。未嘗瞰以草廡。已而知淨土法門。遂偕鳳梧受淨戒。斷情愛。

道光二十二年。其兄萬鑑往生。孺人曰擊其瑞。信向益篤。其年冬子殤。哭之慟。既而曰。天其欲斷愛緣乎。漸不介意。閨中相對。唯策勵而已。

母吳氏有疾誤於醫。至不起。孺人念佛送其終。至二十五年六月。自患咯血疾。漸劇。其女亦病。

鳳梧恐其復萌愛念。策之曰。未有心戀娑婆。口稱淨土。而能生者。子其勉之。孺人瞿然。與作禮。賴君開示。吾知警矣。遂向西懺悔。涕淚並下。意極懇切。病中時聞異香。

至七月二十日後。其女歿。孺人曰。今愛障絕矣。我歷盡諸苦。轉得自在。從此往生。不大快哉。遂屏穀食。渴唯瞰瓜。

延至八月九日。僅存一息。其夜過半。忽厲聲呼鳳梧曰。障重。速爲我然臂香。鳳梧從之。初若昏倦。繼則目光炯炯。正念分明。

人問一心不亂否。孺人點首者再。忽命扶掖起坐。兩目上視而逝。年三十一。

越曰就殮。頂門猶煖。貌如生。(錢瑞人事略)

錢瑞雲是常熟人，丈夫謝鳳梧有一次生病，她就向佛祈禱，願意爲丈夫之病癒持長齋，後來丈夫病果然好了。

錢氏嫁過來數年間，生了一子一女。丈夫病好後，她就不再吃葷血。後來又知道有淨土法門，於是就和丈夫一起去受清淨戒，從此不再行房。

道光二十二年，錢氏的哥哥錢萬鑑往生，她見到種種的祥瑞之相，因此就更加信淨土法門。這年的冬天，她的兒子夭折。她哭得很傷心，後來她覺悟說：「這是老天爺要斷掉我的恩愛因緣嗎。」於是她就漸漸不再介意兒子的死亡，夫妻兩人在家裡，彼此互相勉勵修行。

接著，錢氏的母親吳氏，被庸醫誤診而死，錢氏替她念佛送終。到了道光二十五年的六月，錢氏得了吐血的病。身體越來越糟，而她的女兒也病了。

她先生怕她又產生貪愛的念頭，於是就策勵她說：「沒有人能心裡貪戀著婆婆世界，嘴巴上說要去淨土，而結果能往生的，妳自己要勉勵自己呀。」

錢氏聽後警覺心大起，向先生作禮說：「幸好有一番開示，我現在知道自我警惕了。」

於是就向西方懺悔，鼻涕眼淚齊下，心意極其懇切。在她生病的期間，經常聞到異香。

七月二十日之後，她的女兒過世。錢氏說：「現在我情愛的障礙已經沒有了，我歷盡了

各種苦，現在我得到自在了。如果從此就能往生，豈不是太痛快了嗎？」於是就不再吃飯，渴了就吃水果。

到了八月九日，錢氏已經僅存一息尚在了。過了夜半之後，她忽然大聲叫她先生說：「我的業障太重了，趕快替我燃臂供佛。」她先生就替她燃臂香，初時她看來，昏沈疲倦，後來慢慢的的目光變得炯炯有神，神智很清醒。

有人問她是不是已經一心不亂了，她不停的點頭。忽然她叫人扶她坐起來，她兩眼向上看而逝世了，那年她才三十一歲。隔天入殮時，她的項門還是暖的，容貌像生人般。（錢孺人事略）

沈婆

沈婆法名悟通。吳江黎里人。年三十九。長齋念佛。矢願生西。受菩薩戒。六時皆有定課。

六旬餘。一夕忽夢空中現五色雲。湧舟西來。觀音大士坐於舟中。活動如生。莊嚴奇妙。世無與比。醒而念佛益銳。雖老病。不減程課。

後以念佛七期。用力過猛。病遂劇。居邑之地藏菴。至四月八日。謂侍者曰。

今日爲佛誕。扶我起坐。吾行矣。

侍者勸曰。婆病甚。宜善養息。厲聲曰。佛來接引我。遂聳身欲起。侍者力助之。更衣而逝。遺命以龕殮。用闔維法。從之。時在道光二十七年。壽六十八。(呂默庵述)

沈婆的法名叫悟通，是吳江黎里人。三十九歲那年開始長齋念佛，發願要往生西方，並且受了菩薩戒，每天都做功課。

六十餘歲時，有一晚她夢見空中有五色的雲朵，雲上有船從西邊來，而觀音大士坐在這艘船中。她見到的景象很生動而莊嚴奇妙，世間的景象無法相比。醒來之後，她更加精進念佛。雖然年紀漸老且又生病，但每天的功課一定做完，絕不減少。

後來她參加念佛七的法會，由於用功過猛，結果病情惡化。她那時住在當地的地藏庵裡，四月八日那天，她告訴侍者說：「今天是佛陀的誕辰，你扶我坐起來，我要走了。」

侍者就勸她說：「阿婆呀，你病得很重，應該要好好休養身體才是。」沈婆大聲說：「佛來接引我了。」於是就聳身想要起來，侍者就幫她換衣服，之後她就去世了。她遺囑要以龕來入殮，要火化。當時是在道光二十七年。她活了六十八歲。(呂默庵述)

陸安人

陸安人名岫梅。蘇州元和人。歸理問君吳昌濂。舉一子。殤。年二十而寡。悲痛不已。得咯血疾。

有以龍舒淨土文攜示者。遂回向佛乘。晨夕有定課。家中戒殺食三淨肉。蟲蟻木草。咸所愛護。

道光十四年。鐵君定公。校大乘經數十種。設局刊印。五年始畢延其事。既從定公。受三皈五戒。定公名之曰師壽。

已而詣寶山。禮阿育王塔。見塔中舍利現光。自是行善舉益力。嘗出資三萬兩。造像修寺。作諸功德。而尤勤於放生。歲出千金不吝也。

或有譏之者。曰。財產匪堅。勝緣難值。仗此功德。與四恩三有。早證無上菩提。吾願足矣。復奚戀哉。

年三十四。疾大作。醫藥罔效。乃誓放生命一千萬。於師林寺建水陸大齋。以作往生資糧。病半載自愈。

越五年。燃臂發願。斷葷血。祭先祀神悉用蔬果。四旬生日。又於師林寺供飯僧。親友祝嘏者。以所刊法華。華嚴等經施贈。

其年秋。夢至一處。水流華放。迥非塵境。身立一橋。異香撲鼻。竊自念言。此其爲七寶池乎。何不見我佛也。俄而金容寶相。徧滿遙空。心大喜。方頂禮間。遽然而覺。晨起以告家人。

未幾疾作。醫者勸食肉。弗從。沈吟數月。疾垂革。謂所親曰。吾之始願。志在出家。今不果矣。我死。汝等勿哭。殮必披僧伽黎。喪中設祭享賓。勿用葷酒。吾姑年逾八旬。生死亦旦暮事耳。異日壽終。亦如吾法。爲我延比丘尼六人。念佛助往生。從之。

臨終前一日。令家人代受菩薩戒。已而神識瞀亂。不克自主。大懼。乃迎佛像一尊。供床畔几上。注目默觀者一晝夜。

至五月四日清晨。忽命披起曰。大和尚已行。吾西方去矣。令同稱佛號。手自拈香敬佛。人問大和尚何在。曰。坐几上者。遂面西趺坐結印而逝。年四十一。時在道光二十八年。(陸安人傳)

陸安人(婦人封贈之號。明清制六品封安人)名叫岫梅。是蘇州元和人。嫁給吳昌濂。生了一個兒子。後來夭折。二十歲時她就守寡。由於丈夫與兒子的過世。使她悲痛不已。而得了吐血的病。

後來有人拿龍舒淨土文給她看，於是她就開始學佛，早晚都做功課。家裡面禁止殺生，只吃三淨肉。對於昆蟲螞蟻花草樹木，統統都愛護。

道光十四年，定公校訂了幾十種大乘的經典。陸安人就發心來刊印，總共做了五年才完成。後來她就在定公那兒受三皈五戒，法名叫師壽。

之後，她就去鄆山，禮拜阿育王塔，見到塔中的佛陀舍利放光。從此之後，她就更加努力做慈善事業。她曾經出三萬兩來塑造佛像，修建寺廟。在她所做的諸功德中，她特別愛放生，每年都出千金來放生。

有些人就嘲諷她的修諸功德善事。她就說：「財產根本就不牢靠，而殊勝的因緣卻很難遇到。如果我能夠仗著所做的這些功德，跟四恩三有，早早的同證無上菩提的話，我的願望就達到了，世間及錢財有什麼好依戀的呢。」

三十四歲那年，她生大病，醫藥均無效。於是她就發誓要放一千萬條生命，又在師林寺建水陸大齋，以做爲往生的資糧。結果她的病，在半年之內就自己好了。

又過了五年，她燃臂香發願，要斷葷菜血食，祭祀祖先鬼神，一律用蔬菜水果。四十歲生日時，她到師林寺齋僧。親友來賀她生日的，她一律贈送她刊印的法華經及華嚴經。

第二年的秋天，她夢見到了一個地方。那兒的流水和花朵，和人間完全不同。她站在一

座橋上，聞到異香。她心裡暗想，這豈不是七寶池嗎？為什麼沒有見到阿彌陀佛呢？當她這麼一想，天空中立刻佈滿了金色的佛。她心裡高興至極，正在頂禮時，就突然醒過來。起床之後，她就把夢中所見告知家人。

不久之後，她又生病了。醫生勸她吃肉，她不聽。這個病拖了幾個月，命已經將盡。她告訴親人說：「我本來是想出家的，看樣子這個願望是無法實現了。我死了之後，你們不要哭泣，入殮的時候，要替我披袈裟。在我的喪期中，凡是祭祀或招待賓客，一律不准用葷酒。我的婆婆已八十幾歲，遲早也要死的。當她壽終之後，喪事也要比照我的一樣來辦理。現在你們為我請六位比丘尼來，請她們念佛助我往生。」家人就照她的吩咐去做。

臨終的前二天，她要家人代表她去寺廟受菩薩戒。之後，她忽然神識昏亂，不能自主。她嚇壞了，趕緊迎了一尊佛像，供在床旁邊的几上。她就專心的默觀這尊佛像一整天。

到了五月四日的清晨，她叫人把她扶起來說：「大和尚已經走了，我要去西方了。」她叫大家一起念佛號，她自己則拈香敬佛。有人問說大和尚在那裡，她說：「就是坐在床旁邊几上的那位。」於是她就面向西邊，趺坐結印而逝。那年是道光二十八年，陸安人世壽四十一年。（陸安人傳）

種蓮集

(清) 陳本仁

邵媼

邵媼常熟邵子寅。茂才之母也。素奉佛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。微疾。忽謂子寅曰。爾於明日。迎妹歸。子寅從之。而莫測其所謂。

次日妹歸。媼曰。吾今日欲逝。以了母女因緣耳。女聞而哭。媼笑曰。死生一幻相也。遂與言他事。至午日。時至矣。子寅問何往。媼以手指空曰。佛來。遂逝。

邵媼是常熟人邵子寅的母親，平常就念佛。在道光十八年十二月，生小病。有一天，她告訴兒子說：「你明天去接妹妹回家一趟。」子寅說好，可是卻不知爲什麼要接妹妹回家。

第二天，子寅把妹妹接回家裡。母親就說：「我今天要走了，我已經了了我們母女之間的因緣了。」女兒聽後就哭了起來，母親笑著說：「生死只不過是虛幻的形相而已。」於是就和家人談論其他的事。

到了中午的時候，母親說：「時間到了。」子寅就問母親要去那裡？母親用手指著空中說：「佛來了。」於是就往生了。

張氏

張氏金山縣人。自幼即信淨土。爲人淡樸。素善病。而念佛不輟。受三皈五戒。不願有家緣。然幼已許字王生。遂於嘉慶二十年于歸。

年餘歸甯母氏。適病劇。延道俗行人同聲念佛。亡何。喘急。囑扶起。面西坐。誦彌陀經及佛名。曰熒熒上矚。面含笑容。頃之乃瞑。

金山縣人張氏。從小就修淨土。個性很淡泊樸素。雖然經常生病。但一直念佛不停。她受過三皈依及五戒。不願意嫁人生子。但由於從小就許配給王生。所以只得在嘉慶二十年時出嫁。

嫁了一年多之後。她回家探望母親。結果在娘家病得很重。家人就爲她請了出家人及在家的修行人。爲她助念。不久之後。她喘得很厲害。隨後。她叫人把她扶起來面向西方坐著。在大家誦彌陀經及稱佛名號聲中。她眼睛發亮的向上看。而且面帶笑容。後來才閉目而逝。

丁氏

丁氏金山人。其伯姑王氏。勸之念佛。同日秉受皈戒。王先逝。丁氏見其臨終正念。愈自感奮。剋時課誦。回向西方。居常作諸功德。並戒殺放生。一師王氏遣

法。

有女適太原。病癢。教之念佛。安然化去。逾年。丁氏病中滿。轉側維艱。臨終力疾起。面西坐。呼家人誦彌陀經及佛號。甫百餘聲。觀其若有注視。問見佛菩薩否。首微頷之。頃之聲息俱滅。時在道光八年五月九日。

丁氏是金山人。她的伯姑王氏。勸她念佛。於是兩人一同去皈依受戒。後來王氏先往生。丁氏看到王氏臨終時能正念往生。受此鼓勵。她自己就更加精進。每日定時念經誦佛。回向西方。平常就做功德。並且戒殺放生。完全依循王氏的修行方法去做。

後來。她嫁到太原的女兒得了肺癆。她就教女兒念佛。結果女兒死時很安詳。過了一年。她自己得了肝硬化。末期產生腹水。連轉動身軀都很艱辛。臨終時她拼命抱病起身。面向西方坐著。叫家人誦彌陀經及佛號。

佛號念了一百多聲之後。家人見她似乎在注視什麼東西。於是就問她說：「見到佛菩薩了嗎？」她微微點頭。不久。她的念佛聲和呼吸都停止了。那時是道光八年五月九日。

陸孺人

陸孺人蘇州人。歸太學生包心愚。事姑孝。嘗侍疾不解帶著累月。心愚故勇於

爲善。凡造橋修路施衣放生諸事。恒戚然於心。孺人必盡力贊成。

幼嘗浮海參普陀。中年後足不踰闕。晨起誦經咒及佛號。四十年中無一日閒。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初感微疾。告子婦曰。夜夢古衣冠三人相招。謂我念佛至誠。即日令我見佛矣。

初八日凌晨。西向念佛而逝。年八十五。

陸孺人是蘇州人，嫁給太學生包心愚。她對婆婆很孝順，曾經一個多月衣不解帶的侍候婆婆的病。她的丈夫很能做善事，凡是造橋、修路、施衣、放生等種種善事，經常記掛心上，而她也都盡力協助完成。

小時候她曾經坐船到普陀山禮觀音，中年之後則足不出戶。每天早晨起床之後，她就誦經、誦咒及念佛號，四十年來沒有一天間斷過。

在道光二十七年的四月初，她生小病。幾天之後，她告訴兒子及媳婦說：「我昨天晚上夢到三位穿著古時候衣冠的人，他們向我招手，告訴我說，由於我很誠心誠意的念佛，因此今天就要讓我見到佛。」

到了初八日的凌晨，陸孺人就面向西方念佛而逝，她活了八十五歲。

錢氏

錢氏名蘭貞。蘇州人。幼即居止端莊。適顧淦爲妻。後因懷孕。遘疾甚危。半體皆冷。神識瞀亂。有至戚省之。勸其夫立誓戒殺。誦觀音聖號。從之。三日汙下。其疾若失。

自是錢氏歸心淨業。每夜焚香誦大士號。雖嚴寒酷暑勿間也。道光二十八年冬染咯血疾。漸增劇。延至一十九年十月八日。忽曰。苦海茫茫。三日可出矣。

初十日清晨。令設香案於床右曰。今日決定往矣。口中仍誦大士號。頃之忽稱阿彌陀佛。至申刻聲漸微。向西吉祥而逝。翌日天明。頂相猶溫。年二十九。

錢蘭貞是蘇州人。從小就舉止端莊。後來嫁給顧淦。她懷孕時病得很嚴重，半個身體都冷了，神識也陷入昏亂的狀態。這時有位近親來探病，就勸她先生要發誓戒殺，並且要誦觀世音大士的聖號。她先生就照著做，三天之後，錢氏出了一身大汗，病就好了。

從此以後，錢氏就求往生淨土。每天晚上一定焚香念大士的聖號，大冷天大熱天都不間斷。在道光二十八年的冬天，她得了吐血的病，病情日漸轉劇。到了第二年的十月八日，她忽然說：「這種苦海茫茫的日子，再過三天我就可以脫離了。」

初十的清晨，她叫家人在床的右邊擺了燒香的桌子。她說：「我今天決定會往生的。」

於是口裡稱念大士的聖號，不久之後，她忽然改念阿彌陀佛。她念佛念到下午三點至五點時，聲音越來越小，最後就面西而逝了。到了第二天凌晨，她的頭頂還是暖的，那年她二十九歲。

易特墨太夫人

易特墨太夫人。法名蓮如。滿洲正紅旗人。勤儉仁慈。睦族情殷。相夫教子。孜孜不倦。故依太守勒通阿札分轉拉芬阿。二公出仕。卓著政聲。秉母訓也。

太夫人中年茹素。潛心淨業。每日定課誦佛號兩萬數。無間寒暑者二十餘年。光緒元年。壽六十二歲。忽於冬月望後，神氣不爽。告家人曰。我見佛像數尊。並童男女。手執幡幢。均來接我。已自定期於一十七日午時。往生西土。

因將存儲衣飾。俵散媳女諸人。並囑持身處世。俱以方便爲本。餘無他言。屆期趣令闔宅眷屬。環跪誦佛。遂合掌趺坐。朗宣佛號而逝。

易特墨的母親，法名叫蓮如，是滿洲正紅旗人，她很勤勞節儉，而且仁慈，對族人都很照顧。相夫教子，孜孜不倦。兩個當官的兒子，政績都很顯著，實在是從小母親教導有方的緣故。

太夫人中年開始吃素，專心修淨土法門。每天固定要念兩萬聲佛號。二十年來不曾間斷。

光緒元年，她六十二歲那年的冬天，過了十五號之後，覺得精神和力氣有點衰退。她告訴家人說：「我見到好幾尊佛像，還有手裡拿著幡幢的童男童女，都來迎接我。我已經自己定了二十七日中午時分，往生西方。」

於是她就將自己的衣服及首飾等物，分贈給媳婦及女兒等人。並且囑咐她們待人處世的道理，告訴她們一切都要以方便權宜作為根本。除了這些話之外，她就不再多說其他的話。

到了二十七日中午，她叫全部的眷屬，全都環繞著她跪地誦佛名。而她自己則合掌趺坐，朗聲念佛號而逝。

修西聞見錄

(清) 吻觀

徐太夫人傳

徐國楨

太夫人。徐宮保女也。幼慈慧。適錢塘許刺史玉年。敬順有婦德。遇三黨以恩禮。不因貧富異。待下無疾言無怒容。生五子一女皆貴顯。

太夫人恭謹無奢念。自減省以作衆善。冬棉夏藥。放生濟急。於三寶尤盡心力。人有以未來富貴祝者。應之曰。福報盡落輪回也。吾唯求生西方以了生死。自署名曰印深子。

自此以後。每朝夕唯以念佛爲娛。家人化之。故淨土法門。復能盛行於三江淮海間。

同治甲子夏。習靜焦山。有太湖漁人。得彌陀像。夢此像囑其獻於太夫人。因築香光樓以供。

乙丑七月夜。佛光明現於室。圓相燈火共化爲紅蓮華。大尺許。輝華掩映。初以爲異。既而思之曰。此殆以火中蓮華之義策我也。

丙寅在楊寓。夏口感微疾。愈兩月。忽曰。吾將歸矣。家人以爲返杭州去也。

太夫人笑曰。非爾等所知。

七月四日晡時，起盥洗易衣服。自見光明滿空。異香充塞。光中有僧。著水田衣。持錫杖。旁侍一童。作相近狀。乃召眷屬而告之。且勸曰。我無量礙。爾等皆念佛。自亦念佛。

繼云。蓮花至。遂命將所誦西方公據一冊焚化。一時許。自云見佛來迎。乃含笑仰視而逝。五曰子時也。太夫人既卒。室中有異香。頂煖竟一日。年六十九。

徐太夫人是徐宮保（太子少保）的女兒，從小就很慈悲而有智慧。長大後嫁給錢塘的許玉年刺史，她對丈夫恭敬順從，具有婦女的德行。對於父親、母親及丈夫的族人，以恩惠及禮數相待，不因為對方的貧富，而有所不同。對待下人不大聲呵斥，也不給下人看臉色。她生的兩個兒子及二個女兒，在功業及婚姻上都很有成就。

徐太夫人的爲人很恭敬謹慎，不奢侈浪費。她自己十分節省，把節餘拿來行善。冬天送人棉被，夏天送人藥品。平時放生，救濟急難。對於佛法僧三寶，更是盡心盡力。有人恭祝她未來能得富貴，她回答說：「富貴這種福報也只不過是六道輪迴而已，我只求能往生西方以了脫生死的束縛。」她給自己起了個「印深子」的號。

從此之後，她每天從早到晚，都以念佛作爲唯一的娛樂，她也教化夫家大小念佛，使得

淨土法門，又再度盛行於三江淮海之間。

同治甲子年的夏天，太夫人到焦山去學禪坐。太湖有個漁夫，在水裡撈得一尊阿彌陀佛的塑像。漁夫夢見這尊佛像告訴他說，要把這尊佛像獻給太夫人。於是太夫人就蓋了香光樓，用來供奉這尊彌陀像。

第二年七月的某個晚上，香光樓的彌陀像發出光明，這個圓形的光與燈光融合化成一朵紅色的蓮花，有一尺多大，光耀炫目。太夫人起初覺得很訝異，後來思索一番後說：「這大概是是要以火中蓮花的意義來策勵我的吧。」

第三年的夏天，她在揚州的住宅生小病。兩個月之後，她忽然說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家人以爲她要返回杭州。太夫人笑著說：「這件事不是你們所能知道的。」

七月四日過了中午之後，太夫人起身漱洗換衣服。她見到空中充滿光明，聞到異香滿室。在光明的空中，有位披袈裟，持錫杖的僧人及一位侍童，向她走來。於是她就把所見到的景象告訴眷屬，並且向家人說：「我沒有任何罣礙，你們大家一起念佛。」她自己也念佛。

接著她又說：「蓮華到了。」於是就叫家人把她平常誦讀的西方公據兩冊書燒了。一點鐘左右，太夫人說她看見佛來迎接她，於是她就含笑，向上仰視而逝世了。這時是七月五日晚上子時。太夫人往生之後，室內充滿異香，頭頂竟暖了一日之久，她活了六十九歲。

正覺子傳

蔣元亮

正覺姓朱氏。江南人。許靈虛居士副室也。幼性敏。長而恭順孝慈。年二十九。子方九歲。正覺遽以疾卒。

疾初作佛事善舉。建力甚勤。久而生退轉。但以病爲憂矣。靈虛時醒其迷。

一旦忽謂靈虛曰。勢在必死。當何處去。曰。本以往生爲願。何頓忘之。

正覺曰。然。則須念佛。由此精進。且曰。夙業來報。正念先疏也。一心直往。

眾苦皆離。方爲好手。

彌留際。靈虛爲禮佛。侍疾者見白光照正覺之面。正覺亦自言見蓮花。遂安詳而逝。焚其平時所誦西方公據。火中現金光湛然。殮時頂煥。

朱正覺是江南人，是許靈虛居士的妾。從小就很聰敏，長大後則恭敬順從孝順慈悲。二十九歲那年，因病去世，兒子才九歲。

她剛生病時，很勤於作佛事及慈善事業。後來久了，就生了退轉之心，整天只憂心著自己的病。於是她的丈夫不時的要點醒她。

有一天，她問丈夫說：「看樣子我一定會死，可是我會投胎到那裡呢？」她丈夫回答她

說：「妳本來不是要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嗎？怎麼現在突然忘記了？」

她說：「對呀，我是要求往生的，那我就應該念佛才對。」於是她就很精進的念佛。後來她又說：「當夙世的業報要來障礙的時候，首先就會失掉了念佛的正念。因此一定要一心一意求生西方，那麼所有的苦難都會遠離，這才是修淨土的個中好手。」

臨終之際，她丈夫替她禮佛。侍候她的人見到有白光照她的臉，她自己說見到了蓮花，於是就很安詳的往生了。死後焚燒她平時誦讀的西方公據，在火光中現出很亮的金光。入殮時，她的頭頂還是暖的。

書善一事

趙大禮

善一長白人。都轉如山冠九之夫人也。夫婦雙修。極人寰之望。如在湖北。見玉尺所著彌陀注解。翻刻板一副。存歸元寺。以故善一知玉尺之以華嚴觀作淨土修也。

玉尺以刻經故。渡錢塘晤如於衢道署。如至寺五次。玉尺赴署五次。善一每以華嚴淨土之義叩焉。

適其妹聖全死。期臨百日。請作佛事。玉尺爲其說華嚴十玄門。衢之僧俗觀聽

者傳爲佳話。遂以刻經之資。首助玉尺爲全部書本藏之第一檀越。

善一之生平，喜念佛及禮大悲行法。一日者，欲延玉尺至穆菴。爲女衆說法。

玉尺未往。後遂以病卒於菴。不復見也。

先是玉尺未赴衢道署。善一預夢大身善財。故信心甚至。善一既以淨業精純念佛而逝。杭之人與十方聞者。多所感發。爲一時女修之最卓卓者。

善一是長白人，丈夫當都轉的官。夫妻兩人一起修行，實在是人世間最好的一件事。她先生在湖北時，見到玉尺法師所著的彌陀經注解，非常喜歡，於是就刻印流通，並將翻刻的板一副，保存在歸元寺。因此善一知道玉尺法師提倡以華嚴經的觀照法門來修淨土。

玉尺法師由於刻印經書的緣故，曾經渡過錢塘江到衢縣的辦公署和她先生見面。她先生曾到玉尺法師的寺廟五次，玉尺法師也曾到她先生的辦公署五次。每次見面，善一都請問華嚴經的淨土義理。

有一次，剛好善一的妹妹聖全，去世滿百日，於是就請玉尺法師作佛事。玉尺法師就爲善一說華嚴經的十玄門，衢縣的出家眾、在家眾及一般人都去聽講，一時傳爲佳話。善一因此而把刻印經書的錢，首先拿去幫助玉尺法師印書，是玉尺法師印藏經的第一布施者。

善一平時喜歡念佛及禮大悲懺。有一天，她想請玉尺法師到穆菴，爲女眾說法，但玉尺

法師有事不能去。後來善一病死在穆菴，死前一直未能見到玉尺法師。

在玉尺法師尚未到衢縣的道署之前，善一就事先夢見很高大的善財童子，因此善一對玉尺法師十分信服。由於善一很精進的修淨業，而且臨終時念佛而逝。杭州的人及其他地方的人，聽到這件事，都受感化而發心學佛。善一可以說是當時杭州女人修行者中的佼佼者。

蔣氏

夏智因

蔣氏名蘭徵。如皋人。適同邑人姓。晚年道號貞一子。生時母宋夢香雲繞戶。淡妝仙子握蘭入室而生。

幼端淑。言動以禮法。家有觀音大士像。虔誠禮拜。晨夕無怠。事親孝。年十
餘歲。兩以割臂肉救父危疾。喜讀書。兼工吟詠。出語皆清妙。

既嫁孝於姑。姑卒夫亦以毀卒。蔣氏遂攜子與母同居。督課之餘。勤心念佛。
祈母壽。中年子卒。媳亦殉。教育遺孫。事必以禮。壽至九十三。未嘗懈也。

素修淨業。時有悟機。臨歿時。異香發於寢室。預知時至。含笑念佛。向西而
逝也。

未歿前。有佛光照身。蓮花現前之異。並有異鳥如小鸞鳳。百千相隨。飛集庭

樹。

三日大殮時。面色如生。手掌和軟。氣作蓮華香。

蔣蘭徵是如皋人，嫁給同邑的卜先生。晚年道號叫貞一子。她出生的時候，姓宋的母親夢見有香氣的雲圍繞門戶，有位淡妝仙子手握蘭花進屋內，蔣氏就出生了。

她從小端莊賢淑，言談舉止都合於禮法。每天早晚都很虔誠的禮拜家裡的觀音大士像，從不懈怠。她也很孝順雙親，十幾歲時，曾兩度割手臂上的肉，以救病危的父親。蔣氏喜歡讀書，也很會吟詠詩詞，說出來的話語皆清幽美妙。

嫁了之後對婆婆很孝順，婆婆死了之後，丈夫也因哀傷過度而亡。於是蔣氏就帶著兒子回娘家住，在教導兒子之餘，她很勤奮的念佛，祈求母親長壽。中年時，兒子死了，而媳婦也殉情而亡。於是她就教育孫子，任何事情都講究禮節，一直到九十三歲，都不會懈怠。

平常蔣氏修淨業，經常有所體悟。臨終的時候，寢室有異香，預先知道死亡的日期，最後含笑念佛，面向西邊而逝。

未死之前，有佛光照蔣氏的身體，還有蓮花出現在眼前的奇異現象，並且還有百千隻如小鸞鳳般的異鳥，飛集到庭院的樹上。

三天之後舉行大殮，蔣氏面孔的顏色如生人般，手尚柔軟溫暖，而且還發出蓮花般的香

氣。

陶陸氏

熊潤生

陸氏蘇州人。性慈善。夫陶某。子某。皆信佛。女證西。造蓮花精舍。氏住焉。
晨夕修淨。

同治癸酉。入夏至秋。病不愈。食果飲大悲水。謂子媳曰。我死汝勿哭。多念佛好。

自知八月十日死。沐浴更衣。設香案。命家人轉大悲咒四十八遍。不見餘像。
但僧衆與韋馱而已。遂念佛而終。頂煖。室有異香。

蘇州人陸氏。性情慈悲善良。姓陶的丈夫和兒子也都信佛。女兒證西。造了一間蓮花精舍。她就住在精舍內。早晚都念佛。

同治癸酉年。她的病從夏天一直拖到秋天都好不了。她只吃水果和飲大悲水。陸氏告訴兒子和媳婦說：「我死時你們不要哭，多多念佛最好。」

她知道自己八月十日要往生。於是當天就沐浴更衣。設了供香爐的桌子。叫家人念四十八遍大悲咒。臨終時。她見到很多僧人和韋馱護法。於是就念佛而終。當時室內充滿了異香。

而她的頭頂是暖的。

樂淨傳

許來

樂淨道者趙宣人。許遂菴中丞副室也。幼穎敏。黑夜飛鍼走線。遇佳山水。一往有遺世志。髮逆竄武林。攜子西齋赴水。遇救不死。

有老僧指引出。朝峨嵋。禮普陀。師遂翕以求禪理。命名侍摩。聞靈虛念佛。歸心淨土。坐中不見根身器界。佛號自空流出。風林水鳥。無非佛音。

聞紅螺悟和大師說諸經義。多觸發。戒名淨證。自號樂淨道者。集眷屬課誦兼禪觀。有叢林風。佛七領眾時。自謂如在定中。不自知爲經行也。法雲寺傾。發心修建。有放生湖濱。見居民活剝羔羊者。歸述其事。道人脫身裘永不服。

石香禪宿問。念佛的畢竟是誰。機滯。香痛下鉢錘。

了凡首座問。人人有箇影子。爲甚步步踏不著他。屢答不契。愧甚。月餘疑情不釋。一夕吹燈。大聲曰。踏著了也。

嘗曰。參禪人易蹈空。念佛人恆著有。真了悟者。隨願往生。萬牛莫挽。

病增劇。形消損神炯然。坐九晝夜。知時至。囑後事纖悉無遺。或曰。何不全體放下。答曰。早自空空。更教放箇甚麼。

西齋悲不自勝。道人曰。生死本是空花。痴兒何作此態。

曰午。請接引佛像到。開目注視良久。自以手整巾。怡然逝。頂猶溫云。

樂淨道人趙宜人，是許遂菴中丞的妾。從小就很聰穎靈敏，晚上黑夜中也能刺繡縫紉。每到有好山水的地方，就有隱居修行的念頭。當洪秀全叛亂殺到武林時，她帶著兒子西齋去投水自盡，結果被救起而得不死。

後來有老和尚指引學佛，她就去朝禮峨嵋山及普陀山，並拜遂翁爲師，追求禪理，得法名侍摩。後來她又聽到靈虛子談念佛法門，於是她又歸心學淨土。她曾經在禪坐之中，見不到自己的身體及世界，而佛號卻從虛空中流出來，聽到的風聲林聲水聲鳥聲，全都是佛號聲。

她又去聽紅螺山的悟和大師講解佛經的義理，而得到很多感觸和體悟。她受戒的法名叫淨證，而她自稱樂淨道人。

平常她教眷屬誦經念佛及禪觀，儼然有叢林的風範。她領眾打佛七時說，她覺得自己好像在禪定之中，不知道自己正在經行。

法雲寺倒了，她發心出錢修建。有人到湖濱放生，看到居民在活剝羔羊的皮，回來後述

說此情形。從此以後，她就把身上所穿的皮裘脫下，永不再穿。

禪師石香問她說：「念佛的人究竟是誰呢？」她答不出來，石香就痛下鉗鎚磨鍊她。

了凡首座問她說：「每個人都有個影子，為什麼卻步步都踏不到這個影子？」她屢次回答都不對，因此十分慚愧。一個多月這個疑情都還解不開，有一晚吹滅燈火要就寢時，她忽然大聲說：「我踏到這個影子了。」

她會說：「參禪的人容易走入空的迷情裡，而念佛的人又經常執著於有。而真正了悟的人，可以隨自己的心願往生，萬頭牛的力量也拉不回他的往生。」

後來樂淨道人病情日益加重，雖然身子消損，可是精神奕奕，禪坐九晝夜之後，她知道自己要走了，就咐囑身後事，連細節都講得很清楚。因此有人就說：「為什麼不把一切都放下呢？」她回答說：「早就一切都看空了，還要放下什麼呢？」

她的兒子西齋傷心得把持不住，道人就說：「生死這件事，本來就是虛空的花朵。傻兒子呀，你怎麼還這樣哭泣呢？」

到了中午時，迎請的阿彌陀佛像到了。於是道人張開眼睛注視佛像良久，並且用手整理頭上的包巾。最後很安詳的走了，死後頭項還很溫暖。

陸嫗

申報

蘇州閶門外三樂灣陸姓老嫗。年七十餘，好持齋念佛。

光緒丁丑二月十二日。忽自櫛梳沐浴。更換衣服。危坐榻前。手持念珠。朗誦佛號。未幾。寂不聞聲。

家人至點燈後。呼其晚飯。不應。逼視之。則已閉目而圓寂矣。

蘇州閶門外的三樂灣，有位姓陸的老太太，已經七十幾歲，平常就持齋念佛。

在光緒丁丑年的二月十二日，陸老太太忽然自己梳頭結髮，沐浴更衣之後，端坐在榻前，手裡拿著念珠，朗誦佛號。誦了一陣子之後，就沒有聲息了。

她家的人也不在意，一直到晚上點燈之後，家人才去叫她吃飯。見她沒有回應，走近身仔細瞧瞧，才發現她已經閉目往生了。

楊氏

楊氏幼適鎮江吳姓。居北門。中年即喜茹素奉佛。光緒丙子年。染疾。至十二月。困甚。

其子明通。懇祈地藏大士。願以己生平誦持之力。爲母求生西方淨土。並超脫

母氏累劫冤親。楊氏心益感。感奮念佛。至二十四日坐逝。年七十八歲。

其子於其七期。請衆人念佛。至第五日。燭上現蓮花佛像。同見者百餘人。

楊氏幼年時即許配給鎮江的吳姓人家。嫁後住在北門。中年時就吃素念佛。在光緒丙子年時生病。十二月時。病得很重。

她的兒子明通。就懇求地藏菩薩。願意把自己生平誦經念佛等的修行功德。迴向給母親。助她往生西方。並同時超脫母親累世的冤家及親人。楊氏受了兒子孝心的感動。就更加緊努力念佛。到了二十四日。她就坐著過世了。活了七十八歲。

明通爲母親做七。請眾人念佛。到了第五天。燈燭上出現蓮華及佛像。有一百多人看到。

船婦

船婦某。苦子媳於之逆。訴於船客。客教之以淨土法門。且曰。精持佛名。不暇與惡人計長短。即現前解脫也。

船婦依而行。久之純熟。佛不離心。一切時皆以念佛爲境界。其病也。其死也。其琅琅然念佛而去也。

有個撐船的婦人。很苦惱兒子及媳婦的忤逆。就向船客訴苦。船客就教她淨土法門。並

周蓮慧

且告訴她說：「很專心精進念佛的話，就會沒有空和惡逆之人計較長短，這樣眼前就能得到解脫。」

船婦很聽話，照著去做。念佛念久了之後，就很純熟，佛號一直不離她的心，任何時間她都不離念佛。後來她生病，一直到死，都一直念佛不斷。

王葉氏

張寶權

葉氏年二十一。歸繕香王公。公時勸以念佛。然上有舅姑。兼家事纏繞。弗克專也。

年四十一。爲長子授室。遂置家事於不問。一心持佛名。家饒於財。頗勤儉。恆以紡績所得。散之貧乏。兼作衆善。

年五十六。微疾。謂長媳曰。汝爲我易衣履。諸子因跪床前唱佛名。自亦朗誦不輟。合掌而逝。香氣滿室中。

葉氏二十一歲時，嫁給王蘊香。先生經常勸她念佛，但由於上有公婆要侍候，兼有家務事要做，因此無法專心念佛。

四十二歲爲長子迎娶之後，她就不再管家務事，專心念佛。家裡雖然富有，但她仍頗勤

勞節儉，經常把紡織所得的錢財，布施窮困及做善事。

五十六歲時生小病，她叫長媳替她換衣服及鞋子。兒子們都跪在床前念佛名，她自己也在念佛聲中，她合掌而逝。死時整間屋子都充滿異香。

于韻之

童葆濬

韻之。漢軍于氏女。父翰卿。以知府候補江南。爲兩淮運使書局提調。女十三歲念佛而逝。

韻之始生。父夢滿天霞光。故小字霞官。三五歲即不食葷血。且慈仁戒殺。其性然也。

幼字梁。卒之年春日。梁有信云。俟韻之十五歲來親迎。韻之聞之。慘然不樂。遂長悒悒。病於泰州。以六月某日坐而向西。喃喃念佛。預言時日。及逝。期不爽云。

于韻之是于翰卿的女兒，十三歲就念佛往生了。

她剛生下來的時候，她的父親夢見滿天的晚霞光芒，因此給她取霞官的小名。她三五歲開始，就不吃葷血，而且天性仁慈，不殺害生物。

從小她就許配給梁家，她死的那年的春天，梁家有信來說：「等韻之長到十五歲，就要親自來迎娶了。」韻之聽了之後，很不開心。結果憂鬱成疾，病倒在泰州。她預言自己六月的某一天要離開，那天到來時，她面西而坐，口念佛號而逝。

陳靈開

童葆濶

陳靈開。蓮語之第二女也。語欲送入海天爲法侶。以路遠未來。亦能作詩。與姊靈復。同留遺墨在焉。

乙亥年六月十一日。夢入冥。見二法師與之言修行事甚悉。法師忽以劍畫地爲深坑。命之跳。跳去即見華嚴境界。彌勒云。我半月來。已換汝一副翡翠骨頭也。明日疾。遂但飲水。至期午刻。見韋馱來。遂落髮坐堂中。自誦彌陀經。持珠念佛而去。

陳靈開是蓮語的二女兒，原本做母親的打算把她送到海天精舍出家，但以路途遙遠而未去。靈開和姊姊靈復都能作詩，兩人都遺留下來詩句甚多。

乙亥年的六月十一日，靈開夢見自己進入冥府，見到三位法師，和她詳談修行的事。後來法師用劍在地上畫了一個深坑，叫她跳下去。她跳下去之後，卻見到了華嚴經上所說的境

界。而彌勒菩薩跟她說：「這半個月以來，我已經替你換了一副翡翠骨頭了。」

第二天，靈開就病了。她什麼也不吃，只喝水。到了中午時分，見到韋馱護法來，於是她就把頭髮剪掉，坐在廳堂中，誦彌陀經。然後手持念珠念佛而逝。

劉寶仁

寶仁。儀徵劉氏女。幼穎悟。喜讀父書。父覺成。好黃老家言。晚年有悔心。復究心佛法。寶仁亦隨父兩轉。

先受菩薩戒於某寺。後其母立貞孝菴。復依母出家。光緒丁丑春。感疾久之。自知不治。遂罄捨所藏。刻法輪懺以莊嚴淨土因。

九月十九日受沙彌尼戒。即於病榻前供佛像。起七念佛。眾既精勤。寶仁益感奮。至第三日亥時。於念佛聲中。加趺而去。年四十一。

劉寶仁是劉儀徵的女兒，從小就很聰穎，喜歡閱讀父親的藏書。本來她父親喜歡研究黃帝及老子的學說，晚年時又改而學佛法。寶仁也就隨父親轉而學佛。

她先在寺裡受菩薩戒，後來母親成立貞孝菴，她又隨母親在貞孝菴出家。光緒丁丑年的春天，由於久病，她知道自己好不了。於是就把所有的積蓄，拿來刻印法輪懺，以做為莊嚴

佛淨土的因緣。

九月十九日，她受了沙彌尼戒。於是就在病床前面供佛像，打佛七。大眾都很精進念佛，寶仁更是努力。到了第三天晚上亥時（九時至十一時），她就在念佛聲中，跏趺而去，活了四十一歲。

李修一

石麟

修一。通州李氏女。字朱。十三歲而朱卒。修一誓守志。夫家不信之。曰。是幼稚何足徵。

一曰。若不信。我在母家守。過十年乃來。果一十三而往。三十三而卒。
時好好形色。人不料其死。忽使人請其父母至作別。

先是數日不食。忽食粥。數日不語。忽言。初有汗。謂人曰。此時不能念佛名。
俟稍定。果以汗解後。琅琅念佛而去。

白言見蓮花二朵。人問何以一。答曰。我一我母一。

李修一是通州人，從小許配給朱家。十三歲時，準夫婿死亡。修一就發誓要守寡，夫家的人不相信說：「年紀這麼小，講的話是不可靠的。」

修一就說：「如果你們不相信的話，我就先在娘家守寡十年，十年之後再到夫家。」果然她二十三歲時前往夫家，而三十三歲就死了。

她死之前，人好好的，大家都料不到她會死。而她突然派人去請她父母來告別。

臨終前幾天，她什麼也不吃，也不說話。臨終前忽然吃粥，忽然說出汗，告訴別人說：「現在不能念佛，等稍微定一點再念。」等她出過汗之後，她果然再琅琅念佛而逝。

臨終前，她說看到兩朵蓮華。有人問她爲什麼是兩朵。她回答說：「一朶是我的，一朶是我母親的。」

疊影道人

吳寶叢

疊影道人者。同邑張氏女。張氏世奉佛。有長洲彭氏風。道人年十三。即歸心淨土。禮玉尺師受三歸。名寶芳。玉尺器之。勸閱大藏未果。

十六斷葷血。日課佛萬聲。十八得咯血疾。次年六月扶病受五戒。越二月。吉祥念佛而逝。時光緒九年八月十三日也。

道人性溫靜。寡語言。不事文工。禪課之餘。手不釋卷。從兩兄討論內典。輒至夜分。讀華嚴法華圓覺諸經。能解其義。又精研淨土十要。於台賢圓旨頗有會心。

染疾時。誦大般若經至三百八十卷。恐不能卒業。力疾持誦。會常州李上善至
廬。以一行三昧策勵同志。道人師事之。淨念益堅。日課佛三萬聲。

疾革迷悶甚。設像床前然臂香。猛誦佛名。聲盡氣漸微。即之逝矣。

是辰告其兄寂曰。頃得夢。知今日決生安養。不勝歡喜。

常州李上善。亦於是夜定中。見道人來別云。蒙觀音接引。已得中品下生矣。
遺言祝髮。以道裝殮。捨所受用。刻華嚴大鈔五卷。

曇影道人姓張。家裡世代都信佛。十三歲那年。她就學淨土。禮拜玉尺法師受三皈依。
法名寶芳。玉尺法師很器重她。勸她閱大藏經。但她沒有做到。

十六歲時她就不再吃葷血。每天念佛號一萬聲。十八歲時得了吐血的病。第二年的六月，
她帶病去受五戒。過了兩個月。她就念佛而逝了。當時是光緒九年的八月十三日。

道人的個性很溫柔安靜。很少講話。不做刺繡的事。在禪坐之餘。整天手不釋卷。和兩個哥哥討論佛經。常常談到晚上。她讀華嚴、法華、圓覺等經典。都能瞭解其中的義理。淨
土十要也很下功夫去研究。對於天台宗及賢首宗的圓教意旨。頗有領會。

她生病的時候。正在誦大般若經至三百八十卷。她怕死前誦不完六百卷。於是就拼命誦。
剛好常州的李上善來家裡。就勸她修一行三昧。道人就以老師之禮相待。此後她求生淨土的

心念就更堅定，每天念佛三萬聲。

當她臨終病重進入昏迷狀態時，就在床前設置佛像，並燒臂香供佛，並很勇猛的念佛號。後來念佛的聲音漸小，氣息越來越微弱，最後就往生了。

臨終那天的上午，她告訴哥哥說：「我做了一個夢，知道我今天一定會往生淨土，我實在太高興了。」

常州的李上善，也在當晚的禪定之中，見到道人來告別說：「我蒙觀音菩薩接引，已經中品下生了。」

她遺言要剃頭，穿上修道人的服裝入殮。並把她所有的財產，用來刻華嚴大鈔五卷。

獨孤皇后

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。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。隨文帝未貴時。娶爲夫人。及受禪。立爲皇后。性賢明。朝廷政事。多爲匡益。然頗妬忌。後宮希得進御。帝宏護佛法。勅諸州郡。偏造靈塔。安置舍利。多感瑞應。后亦敬慕大乘。常持佛名。當持名時。必先易淨衣。嚼沈水香盥口。以爲常。

仁壽二年八月甲子。崩於永安宮。年五十。于時異香滿空。天樂振響。帝問梵僧闍提斯那。是何祥也。對曰。淨土有佛。名阿彌陀。皇后往生。故現斯瑞耳。(隋書 繢高僧傳 佛祖統記)

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。也是大司馬周公信的女兒。隋文帝還未貴顯以前。娶她爲妻。當上皇帝之後。她就被封爲皇后。獨孤皇后是個賢慧而頭腦清楚的人。幫助皇帝處理許多國家大事。貢獻良多。但她不贊成三宮六院的制度。所以後宮佳麗難得侍候皇上。

隋文帝是佛教的大護法。他通令全國的州郡要建塔來供奉舍利。因此常出現許多祥瑞之事。獨孤皇后也非常恭敬仰慕大乘佛法。經常持佛名號。當她要念佛時。一定要先換上乾淨的衣服。同時以沈水香來漱口。之後才敢念佛。

五十歲那年，獨孤皇后在永安宮逝世。當時宮內充滿了奇異的香味，而且天空響起了音樂。隋文帝就問印度僧闍提斯那說，這種祥瑞之兆，代表什麼？梵僧回答說：「西方極樂世界有佛，叫阿彌陀佛，皇后已得往生那兒，故現此瑞。」

魏氏女

魏氏女梁郡人。其父兄皆修淨業。女亦篤志往生。無何化去。七日復甦。即升高座。誦無量壽經。既畢。下啓父言。兒去便往無量壽國。此寶池中。兒及父兄各有一大蓮華。當生其內。唯母獨無。不勝此悲。故來相報。語訖而暝。母自是亦奉法焉。(冥祥記)

梁郡地方有位姓魏的女孩兒，她的父親及哥哥都修淨土法門，她也發願求往生。後來沒有什麼原因，十四歲那年，她就突然死了。七天之後她却醒了過來，然後她要求坐在高高的座位上，誦了一部無量壽經。誦完經之後，她下座告訴父親說：「女兒離開人間後，就到了極樂世界。在七寶池之中，女兒和父親及哥哥，都各有一朵大蓮華，那就是蓮胎，將來我們都要投生其間。由於沒有母親的蓮華，女兒我覺得很難過，所以特別回來告訴母親。」說完之後，魏姓女子就閉目離開人間。從此之後，她的母親就開始持名念佛，求生西方了。

吳太夫人

(明) 古吳沙門智旭隨筆

吳城陸湛源居士。至洞庭東山吳鳳林家。其家爲營素供。吳母時年九十四歲。偶至廚下。因問爲何營此素供。婢云請陸相公。又問陸相公年幾何。婢云年五十四。母驚歎曰。渠年五十四便已茹素。吾年九十四乃不斷葷耶。從今日即當永斷。子媳輩力阻之俱不聽。乃設香燭請陸居士作證。

越三年。於臘月間。忽謂子曰。爲我請陸先生來。子訝問其故。答曰。吾將遠行。子問何往。答曰兒何太痴。吾已九十七歲。安得無去。遂徧集子孫輩言別。擇次日去。次日大雪。則云且俟天好方去。次日又問天好否。婢謬答云。今日雪更甚。則云更俟天晴。

未幾見日光照射室。乃曰汝等詒我。速取我淨衣。及取香水來。遂起梳洗。更衣禮佛。並遙禮湛源居士。馮几端坐。命眷屬同時輕聲念佛以送之。許久。媳進茶湯。則已逝矣。(見聞錄)

陸湛源居士是吳城人。有一天他前往洞庭湖的東山地方。拜訪朋友吳鳳林。吳家特別爲他準備素菜。吳家九十四歲的老母親，偶爾到廚房看到，就問爲何做素菜。婢女答說是爲陸

相公準備的。吳母問陸相公幾歲，婢女答言五十四歲。吳母聽後驚歎說：「他五十四歲就吃素了，而我都九十四歲了，怎麼還能不斷葷呢。從今天開始，我要永遠斷葷腥。」兒子媳婦都盡力勸阻，吳母都不聽勸，還點了香，燒了蠟燭，請陸居士作證，發誓從當天開始茹素。三年之後的十二月，有一天吳母告訴兒子說：「去替我請陸先生來。」兒子很驚訝，直問爲什麼。吳母說：「我要出遠門。」兒子問道：「要去那兒呀？」吳母回答說：「兒呀，你也未免太傻了，我都已經九十七歲了，怎能不死呢。」於是就把兒孫輩都集合，與他們話別，選定明天走。第二天下大雪，吳母說：「且等天氣好時再走。」次日又問天氣可好，婢女騙她說：「今天雪下得更大。」吳母說：「那我就等天晴好了。」

後來不久，吳母看到陽光照進室內，她就說：「你們騙我，快拿給我乾淨的衣服及拿香水來。」於是吳母就起牀梳頭洗臉，換上乾淨的衣服之後禮佛，並向陸居士住的方向遙遙禮拜。然後她就靠著桌子端身正坐，並要眷屬一起輕聲念佛號來替她送行。念了許久佛號之後，媳婦端了茶湯來請她喝，才發現吳母已經往生了。

宋馮氏夫人

夫人名法信。贈少師珣之女。適承宣使陳思恭。少多疾。及嫁疾尤甚。醫者以爲不可療。往見慈受深禪師問愈疾之方。深教以持齋誦佛。

夫人盡去葷血及裝飾之奉。衣掃塔服。專以西方爲念。行亦西方也。坐亦西方也。起居食息亦西方也。語默動靜亦西方也。酌水獻華亦西方也。誦經行道亦西方也。刹那之念。秋毫之善。一以爲西方之津梁。十年間無惰容。心安體健。神氣昌盛。人皆尊尚之。

一日忽書偈云。隨緣任業許多年。枉作老牛爲耕田。打疊身心早歸去。免教鼻孔受人穿。

族人怖之。夫人云。清淨界中失念至此。支那緣盡行即西歸。適我願兮。何怪之有。

壬子九月示疾。十二月忽矍然而起云。吾神遊淨土。面禮阿彌陀佛。觀音左顧。勢至右盼。百千萬億清淨佛子。稽首慶我來生其國。若宮殿林沼。光明神麗。與華嚴經及十六觀經所說一同。

明日安然化去。家人聞妙香芬馥。不類人間。及三日荼毗。舉屍如生。年三十
六。（龍舒增廣淨土文 樂邦文類）

馮法信是少師馮珣的女兒，嫁給承宣史陳思恭。從小就體弱多病，出嫁之後病得更厲害，連醫生都說她的病無藥可治。於是她就去見慈受深禪師，請問治病的良方，禪師教她要吃素念佛。

此後她就吃素，並不再戴首飾，改穿著掃塔寺的衣服，一切都以往生西方爲念。行住坐臥，語默動靜，供水獻華，誦經念佛，全都求往生西方。連一剎那的念頭及一點點的善舉，全都回向往生西方，十年間毫不間斷。結果身體健康，心神安定，精神昌盛，還獲得許多人的尊敬。

有一天，她寫了一首偈說：「任隨因緣及業力流轉三界許多年，冤枉做了頭老牛努力耕田這麼久，現在我可要收拾身心趁早回老家，免得讓人又再拿繩子穿我的鼻孔。」

她的家人聽了覺得很害怕，她就說：「我在清淨的境界裡失掉了正念，而落得這步田地。現在在中國的緣分盡了，我就要回到西方去了。這正是我的心願，有什麼好奇怪的呢。」

壬子年的九月，她開始生病。到了十二月，有一天她忽然坐起來說：「我的神識到了淨土，當面禮拜阿彌陀佛及左右兩邊的觀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。有百千萬億的清淨佛弟子，都

來向我問訊，恭喜我生到他們那裡。那兒的宮殿、樹林及池沼，都非常光明莊嚴，跟華嚴經及觀無量壽佛經上所說的，一模一樣。」

第二天她就很安詳的往生了，家人都聞到非常的香氣，和人間的香氣不同。三天之後火化，屍體看起來仍栩栩如生，她活了三十六歲。（龍舒增廣淨土文 樂邦文類）

印光大師文鈔

(民) 印光

汪含章夫人往生記

汪含章夫人者。江易園居士之德配也。宿根深厚。賦性淑賢。其事父母。奉翁姑。相夫教子。律己持家。皆足爲閨閣法。而且居心仁慈。故於惠施貧乏。救放生命。每每行之。

易園多年職任教育。唯欲培植真正人才。不惜心力。爲之講授。積勞成疾。於民國八年臥病不起。醫藥罔效。勢甚危險。

有友人以息心念佛相勸。漸獲痊癒。旣又偏閱佛經。方知佛爲大聖人。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。且悲苦之不知。幸今之得聞也。於是勸其父母。與其夫人並及兒女。同修淨業。

由是夫人虔持佛號。兼誦彌陀普門大悲等經呪。決志求生西方。去歲十月有疾。當痛苦時。輒發大願。願速往生。見佛聞法。證無生忍之後。乘佛慈力。回入娑婆。度苦衆生。心極懇切。

月晦之夕。語侍疾者。樓上佛堂。木魚聲甚清亮。屋牀壁間。皆金字經。光明

照耀。汝會見聞與否。

又三日前。其姑夢金光滿室。光中菩薩。不計其數。意謂其媳之病。當速痊癒。須知此皆淨業純熟。淨境現前之象。

至次日十一月朔未時。結跏趺坐。念佛而逝。逝後神色端嚴。了無死相。通身悉冷。頭頂猶溫。先時兩腿腫脹。不能動屈。及至將逝。遂如平時。故得跏趺而逝。如入禪定也。

易園率其兒女。並諸道友。至誠念佛。助其往生。過五句鐘。方始安置。設祭待客。概不動葷。村人欲送公祭者。易園止之。令每口來一班人。念佛一期。約二句鐘。一則免人虛費。一則實益亡人。三則曲引諸人。同種善根。四則冀開風氣。普播佛恩。實爲喪事最善新例。

殯殮之後。易園進百圓普陀法雨寺。爲作佛事。至二七日。其姑祝曰。媳逝多日。生西也未。願託夢見告。以慰我心。

是夜其子有朋。夢信報紛至。乃取一信。往樓上佛堂看。見佛堂中懸一大燈。光明四徹。遠逾電燈。開函見畫一張。中有大紅蓮華。華有臺座。華下列小字兩行。不復記憶。周圍有衆多小華。華下之水。其色如銀。此即法雨佛七圓滿之日也。

得此數徵。可知決定往生。

汪含章夫人是江易園居士的太太，她宿根深厚，天性賢淑。孝順父母及公婆，相夫教子，謹守本分，住持家務，堪為婦女的楷模。而且心地仁慈，常常濟貧放生。

易園居士多年來都從事教育工作，為了培植真正的人才，因此不惜心力，認真教學，結果積勞成疾。在民國八年的時候，病得很嚴重，醫藥無效。

有朋友就勸他放下一切念佛，居然病就漸漸好了。於是他就開始偏讀佛經，這下子才知道佛陀是大聖人，才知道佛法的不可思議。很悲哀自己以前從不知道，又很慶幸現在終於得聞佛法。於是他就勸父母、太太和子女，一起修行淨土法門。

汪含章夫人從此就很虔誠的持佛名號，並兼誦彌陀經、普門品及大悲呪等，決心要求生西方。去年十月，她開始生病。當她痛苦的時候，就發大願，懇切的希望能很快的往生，見到佛聽聞佛說法，證得無生忍的果位之後，再乘佛的慈力，回到娑婆世界，救度痛苦的衆生。

有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，她問照顧她的人說：「樓上的佛堂，木魚的聲音非常清亮。屋內的牀和牆壁之間，都是用金色的字寫的佛經，明亮極了。妳是否聽見、看見？」

臨終三天前，她的婆婆夢見滿屋子的金光，光裡面有數不盡的菩薩。婆婆以為是她媳婦病會很快好的徵兆，其實這是汪含章夫人淨土之業純熟，淨土現前的現象。

到了第二天，是十一月初一日下午一點到三點時刻，夫人盤腿而坐，念佛而逝。逝世之後，夫人的神色十分端嚴，一點都不像死人。等到全身都冷了之後，頭頂還是溫的。本來她的雙腿都腫脹，不能動也無法彎曲。到了臨終之前，腿不再腫脹，於是就可以跏趺坐而逝，好像進入禪定般。

易園居士就率領兒女及道友，至誠的念佛助夫人往生。一直念了七十五分鐘之後，才處理遺體。設祭奠接待親友時，一概不食葷。村裡的人要送奠儀的，通通被婉拒。而反要他們每天來一些人，念佛三十分鐘。一來免得浪費別人的錢，二來對亡人有實際的利益，三來可以讓村人同種念佛的善根，四來可以開風氣，傳播佛的恩德。實在是喪禮中最新最好的方法。

裝殮出殯之後，易園居士寄了一百圓到普陀山的法雨寺，為夫人作佛事。到了三七那天，婆婆就禱告說：「媳婦妳已經逝世多日了，到底生到西方了沒有？希望妳能夠託夢來告訴，以安慰我的心。」

當天晚上，夫人的兒子江有朋，夢見有很多信件。他就取了一封，到樓上的佛堂去看。他見到佛堂的中間，懸了一個很大的燈，光明遠超過電燈。他把信打開，只見信中有一幅畫。畫裡有一朵很大的紅蓮華，華裡有臺座。華下有兩行小字，醒來後却不記得字的內容了。紅蓮的周圍，有很多的小華。華下面的水，顏色有如銀光。這天剛好是法雨寺為夫人作七的圓

滿日。從這些徵兆看來，可以知道夫人決定是往生了。

徐母楊太夫人生西記

安徽石埭縣徐母楊太夫人者。徐居士國治之生母也。其性情孝慈柔善。明敏果決。事父母。事舅姑。相夫教子。持家處事。一一皆悉堪作閨閣典型。女流師範。方之古烈女。母儀賢仁。明智諸傳。殆無愧焉。

幼即奉佛。老而彌篤。其子三。曰國華。國鈞。國治。各受職於政商二界。國治在天津。欲長侍膝下。於民國十年。迎養至津。遂持長齋。受優婆夷戒。從茲念佛益精進。頗有瑞徵。恐不求一心。專希瑞相之愚人受病。故不錄。

是秋。安徽水旱奇災。省長電調國治襄辦賑務。以八年在京。辦有成績故也。國治不忍遠離。夫人責以大義。促令速去。以救災黎。

國治在皖年餘。夫人有病。不許書信言及。恐遠道來省。致誤賑務。並囑國華國鈞勸募。以己私蓄。傾囊相助。蒙大總統題頒匾額。與慈惠徽章。十一年賑務畢。皖憲仍繫維國治。乃復迎養皖垣。

以年已七十有四。精神衰頹。親戚中有勸開齋者。夫人曰。我寧茹素而死。決

不食肉而生也。

至今春，病日篤。而神智清明。念佛不輟。謂國治曰。余於世事。艱苦備嘗。故無戀慕。心中唯有念佛一事而已。又曰。每一發熱。痛苦異常。一想到西方極樂世界。則頓覺清涼矣。

二月廿一。命請僧來寓念佛。以助往生。令將己衣物。盡行變賣。供養三寶。問國治曰。何曰去最好。國治答以後天是齋曰。最好。

歷數時曰。余已見釋迦牟尼佛。及在津所供之佛菩薩。何獨不見接引佛乎。國治曰。時至則見矣。次曰。仍復隨僧念佛。

至廿三黎明。念佛僧福海師曰。夫人神志氣象如常。一二日內，尙不能去。至巳刻。國治請一接引佛供牀前。曰。阿彌陀佛來矣。

夫人聞之。生大歡喜。起坐瞻視。高聲念南無阿彌陀佛數聲。即結印含笑而逝。國治與諸師及眷屬。猶高聲念佛三句鐘。始舉哀及沐浴換衣。香氣馥郁。有友來弔。於門外即聞之。歎爲希有。二口入殮。面貌比生時更加光彩。頂猶微溫。四肢柔軟。以數珠置手中。乃屈指握之。

安徽石埭縣的楊太夫人，是徐國治居士的母親。她性情孝順、慈悲、溫柔、善良，做事

明白敏捷而果決。在奉事父母、公婆、相夫教子及操持家務上，都可以做婦女的典範。

從小她就信佛，老來更加虔誠，三個兒子國華、國鈞、國治，分別從政和經商。國治想奉養母親，於是就在民國十年時，把母親迎接至天津。從此楊太夫人就持長齋，還受了優婆夷戒。此後念佛十分精進，很有些祥瑞之象。爲了怕一些愚蠢的人，專門想求祥瑞徵兆，而不知道要一心念佛的人誤解，所以就不記錄這些事蹟。

那年秋天，安徽受到水災和旱災，安徽省長就電召國治去辦理賑災事宜，因爲國治在首都，曾經有八年很好的成績之故。而國治不想離開年邁的母親，太夫人就要他以災民爲重，敦促他趕緊去救災。

國治在安徽賑災一年多，太夫人生病，都不准家人在信上提及。恐怕他遠道回來探病，影響賑災工作。她還囑咐另外兩個兒子要去勸募賑災，她也把自己所有的積蓄都拿出來救災。因而蒙受大總統頒贈的匾額及慈惠徽章。民國十一年，國治辦理完賑災事宜，仍被省府挽留，於是就把母親接到省府。

由於太夫人已經七十四歲，精神顯得有些衰頹。於是親戚中就有人勸她開齋。太夫人說：「我寧願吃素而死，也決不吃肉而活著。」

到了今年春天，太夫人病重。然而神智仍十分清明，一直不停的念佛。她告訴國治說：

「世間的生活，我備嘗艱辛，所以我一點也不戀慕人間，心裡只有念佛這一件事。」她又說：「每次身體一發熱，就痛苦得不得了。但只要一想到西方極樂世界，頓然就覺得清涼。」

二月二十一日，她叫家人請僧人來家裡念佛，以助她往生。並且把自己的衣服，全部拿去賣，用賣得的錢來供養三寶。她問國治說：「那一天去最好？」國治回答說：「後天是齋日，後天往生最好。」

幾個小時之後，她說：「我已經見到釋迦牟尼佛及在天津所供的佛菩薩，為什麼單單不見接引佛呢？」國治告訴她說：「時間到就會看到。」第二天，她仍舊隨衆人念佛。

到了二十三日的黎明時分，念佛僧福海法師說：「太夫人的神情意志和氣象，都和平常一樣。看樣子，這一兩天之內都走不了。」到了上午九點至十一點時，國治請來了一尊接引佛，供在牀前告訴母親說：「阿彌陀佛來了。」

太夫人聽了，很歡喜，就坐起來瞻視佛像，高聲念了幾聲南無阿彌陀佛，就手結印含笑而逝。

國治和念佛僧及眷屬，還高聲念佛四十五分鐘之後，才開始哭泣並替母親沐浴換衣。而滿屋子都充滿了香氣，親友來慰弔的，在門外都可以聞到香氣，大家都歎為稀有。三天之後入殮，太夫人的面貌比生前更加光彩，而頭項還是溫的，四肢很柔軟。把念珠放在她手裡，

還能彎曲手指頭握著。

陳了常優婆夷往生事迹

優婆夷了常者。安徽蕪湖縣陳錫周了圓居士之繼配夫人也。姓胡氏。賦性慈善。篤信佛法。

錫周初不知佛法。長子天壽頗聰明。十四歲殞。意謂我居心行事。無大過愆。何得有此。遂于因果報應。生死輪迴之事。極謂爲無。

夫人知其執不可破。輒密默修持。不令彼知。未久。夫人有娠。將臨產期。忽得大病。二十九日。不能言語飲食轉側。體熱如火。身瘦如柴。名醫束手。絕無生望。

一夕。夢老母持一把長幹蓮華云。汝以宿業。得此惡病。幸有善根。是故我從南海。來安慰汝。

隨以蓮華。從頭至足拂去云。拂去業障。好生嘉兒。頓覺身心清涼。即驚醒起牀。便成好人。次日生子。龐厚豐滿。與健婦所生無異。取名天民。今已十五歲矣。

錫周由是方知佛慈廣大。三世因果之理事。真實不虛。從茲夫婦各吃素念佛。

努力修持。于救濟貧苦患難。齋僧修廟。施善書。捨棺材。悉隨己力爲之。錫周皈依光。法名了圓。夫人函祈皈依。因名了常。

九年。夫妻兒女五人。同于北京法源寺受菩薩戒。去年春。夫人欲來普陀見光。因先朝九華。歸至滬。適奉直兵禍將作。遂未果來。每引以爲憾。

光悉之曰。至心念佛。則曰與彌陀聖衆相對越。何得以不見粥飯庸僧爲憾乎。以深受驚嚇。故身體瘦弱。久不復原。錫周祈光開示。光令作退步想。作已死想。遂得大愈。

今春復病瘦弱。不思飲食。于二月二十八日。正念佛間。見兩童子執長旛。上書西方接引四字。謂錫周曰。此兆于我則幸。于君則不幸。以己一歸西。內顧無人故。然念佛之人。不貪生不怕死。

因請僧四位。誦經禮懺念佛廿八日。以祈壽未盡則速愈。壽已盡則速生西方耳。從此身心適悅。了無病苦。

至四月初。復覺不適。知歸期將至。一心念佛。以求速生。初五。全家都爲念佛。又請師僧換班續念。晝夜佛聲不斷。夫人但默隨之。

初六午前。令備浴具。浴已。著新衣。往佛堂禮拜。供獻香華。歸即移牀向西

側臥。唯專念佛。概不提及訣別等事。

至亥時。見佛來。欲起禮拜。因扶起令坐。作合掌低頭狀。云尚有三千佛。念完即去。

全家同僧俗三十餘人。俱大聲念。夫人遂高聲念佛而逝。面帶笑容。室有異香。全家俱不現悲哀相。又念佛一小時。方為安置。

次日午時入殮。頂尚溫煖。四肢柔軟。香氣猶存。

優婆夷了常，是安徽無爲縣人陳錫周居士的繼室，姓胡，生性慈悲善良，信佛虔誠。

錫周起初不懂佛法，他的長子天壽很聰明，但十四歲就死了。他就想，我的居心和做人做事，都沒有什麼大的過失，怎麼會喪子呢。於是就認為沒有因果報應及生死輪迴這種事。

他的夫人知道他的執著無法破除，於是就自己秘密的暗中修行，不讓他知道。不久之後，夫人就懷孕了。等到快要生產之前，忽然得了大病，有二十九天說不出話來，也無法飲食，也睡不著。身體熱得像著火般，而且骨瘦如柴。名醫都束手無策，眼看就要死了。

有一晚，她夢見一位老婆婆，手裡拿著一把有長幹的蓮華，向她說：「你由於宿世的業障，所以會得這種惡疾。幸好你有善根，所以我從南海來安慰你。」

於是老婆婆就把蓮華，從她的頭上到腳底都拂過一遍說：「拂去業障，好生個好兒子。」

她頓然覺得身心都很清涼，驚醒過來之後，病全都好了。第二天，她就生了個兒子，長得很厚實健康，和健康的婦女所生的一樣。於是就取名爲天民，今年已經十五歲了。

從此錫周才知道佛陀的慈悲廣大，知道三世因果的道理和事情，是真實不虛的。於是夫婦兩人都吃素念佛，努力修行。在救濟貧苦患難、齋僧修廟、布施善書及施捨棺材等善事上，都隨力而爲。錫周皈依我，法名叫了圓。他的夫人來函求皈依，法名叫了常。

民國九年，他們夫妻和兒女五個人，一起到北京的法源寺受菩薩戒。去年春天，夫人想要到普陀山來看我。她朝完九華山之後回到上海，剛好遇到奉直兩派的兵要作戰，結果沒有來得成，因此一直引以爲憾。

我安慰她說：「只要至心念佛，那就等於天天和阿彌陀佛及諸聖衆見面了，何必因爲見不到我這個光會喝粥吃飯的平庸僧人而感到遺憾呢？」

因爲夫人深受戰爭的驚嚇，以致身體瘦弱，很久都沒有復原，於是錫周就請我爲她開示。我就告訴夫人說：「要作退一步想，要把自己當成已經死了想。」結果她的身體就好了很多。

今年春天，她又病得很瘦弱，不想吃喝。在二月二十八日，正在念佛的時候，見到有兩個童子，手執長幡，上面寫著「西方接引」四個字。她就告訴錫周說：「這個徵兆對我很好，對你不好。因爲我一往生，家裡就沒人照顧了。不過念佛的人，是不貪生也不怕死的。」

於是就請了四位僧人，誦經、禮懺、念佛二十八天，以祈願如果壽命未盡的話，病就快點好。如果壽命盡的話，就快點往生。這時她身心都很舒適愉快，沒有病苦。

到了四月初，她又覺得身體不舒適，於是知道要走了。就一心念佛，以求快點往生。初五那天，全家都為她念佛，同時又請了念佛僧換班念佛。晝夜家裡佛聲都不斷，夫人則隨衆默念。

初六中午之前，她叫家人準備浴具。洗過澡之後，她穿著新衣，到佛堂禮拜，並供獻香華。回到臥室時，把牀移向西面側身而臥，一心專念佛號，一點也不提訣別等事。

到了晚上九點到十一點之間，夫人見到佛來了，就要起身禮拜。於是家人把她扶起來坐著，她合掌低頭向佛說：「我還有三千聲佛號要念，念完我就去。」

這時全家和僧俗共三十餘人，都大聲助念。夫人就高聲念佛，面帶笑容而逝，室內充滿了異香。全家人都不現出悲哀的樣子，大家又念佛二小時之後，才安置遺體。

次日中午入殮時，夫人頭頂尚有暖氣，四肢很柔軟，香氣仍未散。

王母朱夫人往生

王母朱夫人者。浙江山陰處士王君楚辰之德配。心三爲廣。一居士之生母也。

夫人年二十六方歸王君。王君家頗富。篤信佛法。性好施捨。獨力建一廟兩進。以奉觀世音及天醫神。蓋欲大士尋聲救苦。天醫冥消衆病也。

又且施茶施藥施燈施衣。歲以爲常。放生惜字。各爲立令以提倡之。戚族待以舉火者十數家。族子弟之資以就學者甚衆。以故家道中落。

又夫人于于歸後。即蔬食永斷腥葷。凡麻油香果等亦不食。唯飲白水。衣唯粗布。綾羅裘葛。脂粉簪釧。概悉屏除。

日則紡織縫紉。夜則禮佛誦經。竟歲不出外戶。沈默寡言。親戚過訪。寒溫之外。輒談因果報應等事理。事舅姑以孝。相夫以德。教子有法。

越十有五年。王君卒。心三爲广皆幼。夫人上奉老姑。下撫幼子。備歷艱辛。若忘昔富者。

及子堪就學。則盡賣于歸衣飾。以備束脩。爲心三聘婦婁氏。未娶而喪明。親族咸勸退婚。夫人絕不見聽。卒娶之。且囑心三善視之。毋見惡焉。

夫人初則默誦心經。日有定數。孀居後則一心念佛。以期出此娑婆。生彼極樂耳。

宣統元年。年六十矣。三月間。姑沒。夫人親理喪葬。哀勞致疾。四十餘日。

形容枯瘦。而神氣極清。

臨終前二日。囑心三爲廣備衣棺。曰。吾後日午後當逝矣。因誠之曰。願汝等進德修業。勉爲完人。莊子云。哀莫大于心死。汝能體此意。則吾心安矣。

夫人居常念佛皆默念。屆時。極安舒。心三問所見。曰。毋擾吾正念。囑點燈于室外。遂安坐而逝。沒後兩手柔軟如生時。

朱夫人是浙江山陰處士王楚辰的太太，是心三和爲廣兩位居士的母親。

夫人二十六歲時，才嫁給王君，王君家裡頗爲富裕。夫妻兩人都篤信佛法，喜歡施捨。獨資蓋了一間廟，供奉觀世音及天醫神。希望觀音大士能尋聲救苦，希望天醫能暗中消除衆生的病痛。

此外又施茶、施藥、施燈、施衣，每年如此。還成立會社，提倡放生惜字。親戚中有十幾家人靠他們接濟過活，還爲甚多的族人子弟付學費。由於此種種善舉，以致家道中落。

夫人嫁過來之後，就吃素斷葷腥，連麻油香果都不食，只喝白開水。也只穿粗布衣服，脂粉首飾及綾羅裘葛，一概不用。

白天夫人就紡織縫紉，晚上就禮佛誦經，經年累月沒有出大門一步。平常沈默寡言，親戚來訪的話，除了噓寒問暖之外，就只談因果報應的事情和道理。她以孝順來事候公婆，以

德行來相待丈夫，以方法來教導兒子。

十五年之後，先生死了，而兩個兒子還幼小。她奉養婆婆，撫育幼兒，備歷艱辛，似乎忘了昔日的富裕。

當兒子要就學時，她把嫁衣首飾變賣，來湊學費。她為大兒子聘媳婦，而媳婦尚未嫁過來，眼却瞎了。親族都勸她退婚，夫人不答應。娶過來之後，她叮囑兒子要好好對待媳婦，不可以嫌惡。

夫人最初的修行是每天默背心經，丈夫死了之後，就一心念佛，求出娑婆，往生極樂。
宣統元年，夫人六十歲。三月時，婆婆去世，夫人親手料理喪事。由於悲哀及辛勞過度，病了四十幾天。雖然身體很枯瘦，精神却很好。

臨終前二日，她吩咐諸兒準備壽衣棺木，告訴他們說：「我後天中午之後就要去世了。」她又訓誡他們說：「希望你們能夠進德修業，勉力去做個完滿的人。莊子說，最悲哀的情況，就是心都死了。要是你們能體會此中含意，那我的心就安了。」

夫人平常都是默念佛號，臨終時，她看起來極為安靜舒適。大兒子問她看見什麼沒有？她回答說：「不要打擾我的正念。」吩咐他到室外點燈，於是她就安坐而往生了。她的兩手，在死亡之後，仍如生時般柔軟。

馮平齋宜人事實發隱

馮宜人者。包培齋居士之德配也。生有異性。幼嫋姆訓。在家孝父母。已嫁孝舅姑。而且篤信佛法。修持唯謹。包君初尙不以爲然。久之則與之俱化。而長齋念佛矣。

包君固明哲君子。一清如水。宦遊時于有所入。不知來歷者。尙慮其或有錯因果處。必正色勸戒。詳問來歷。以期無負于心而後已。

又每戒其子。勿入政界。猶恐或有難免。故又曰。政界中錢。唯日日辦事。應得薪俸。可以領受。否則悉屬非分。終須償還。不可不慎。

其事親相夫。持家教子之芳蹤。與夫戒殺放生。周急濟困。力懺宿業。篤修淨土之種種懿行。皆堪風世。

至其將終前三日。切戒厚葬。命用薄棺布衣。以爲真者既去。何可爲此幻軀。濫費金錢。暴殄天物乎。況絲綢之原。皆由殺起。用以送葬。是以罪業相加。于親愛之道。大相乖戾。

臨終一一曰。現諸痛苦。頗覺難堪。卒得見佛光明。結印而逝。

馮平齋是包培齋居士的夫人，天生就和一般人不同。她從小就受到母親很好的教導，在家裡時孝順父母，出嫁後孝順公婆。而且虔信佛法，修行很嚴謹。包君起初不以為然，後來久了之後，受到潛移默化，也就長齋念佛了。

包君是位明哲保身的君子，非常的清廉。雖然如此，當他做官的收入，如果有不知道來歷的，夫人都還怕非光明正大之財。一定會很鄭重其事的勸戒，並詳細問明來歷，一直到心安爲止。

她又經常告戒兒子，希望他們不要進入政界服務。又怕他們不得已進入政界，於是就叮嚀他們說：「在政界中工作所獲得的錢，只有天天工作所應該得到的薪俸可以拿，否則其他的錢財，通通是屬於非自己分內該得的，最後都一定得償還，因此不可以不謹慎。」

她事奉親長，相夫教子及操持家務的行爲，及戒殺放生、救濟急難困苦，並且盡力懺悔宿世的業障，虔誠的修行淨土法門，這種種德行，都可作爲世人的模範。

臨終前三天，她特別吩咐喪禮不可以大事鋪張，她只要穿布衣，葬薄棺就可以。因爲神識已經離去，怎麼可以爲了這個虛幻的身軀，浪費金錢呢？何況絲綢的壽衣，都是殺害了很多蠶而做成的。如果葬禮時穿上，等於是增加死者的罪業。這實在不是對親愛的人，應該做的事。

臨終前一、二日，夫人病痛現身，殊覺痛苦。最後終於見到佛放出的光明，於是就結印而往生了。

馬母姚夫人往生事實發隱

夫人姓姚氏。諱澤潤。幼受庭訓。深嫻婦道。事父母舅姑唯謹。其姑疾革。剗股和藥。籲天以禱。

家固清貧。夫君安徽桐城馬通白居士教授生徒。夫人代持家政。克勤克儉。故得無虞。教子女有法度。爲鄉里所稱。

數十年來。歷經世變。深厭無常。遂專修淨業。以期出此娑婆。生彼極樂。年逾古稀。猶然強健。

今秋初。示微疾。飲食漸減。而晨昏禮拜持誦無少間。至八月初四。始臥牀。胸鬲氣不通暢。囑其女君璋及姪婦孫孝達。代爲誦經。孝達平日以淨業互相勉勵。故常侍相爲輔助也。

至初九夜。夫人見諸佛金光燦爛。伏枕作禮拜狀。又見觀音伸手下垂。已則仰握菩薩手。連稱菩薩名不已。囑孝達誦彌陀經。孝達誦至佛土種種莊嚴處。曰。如

此境界。歷歷在前。吾所見。不異經所云也。

家人環侍念佛。有飲泣者。夫人責之。謂若等何得如此以累吾也。

至初十午刻。唇尚微動。久之遂逝。面色黃潤。眉額間朗明若鏡。頂上熱氣外溢。相距尺許。即覺薰蒸。蓋其淨業純熟。身心清淨之所表現耳。

姚澤潤從小受到很好的家教，深知婦道人家該守的本分，因此能很嚴謹的奉事父母及公婆。當她婆婆病得很重時，她曾割大腿肉和藥一起煮，求天保祐婆婆能病好。

她的丈夫馬通白居士，是安徽桐城人，家裡清貧。夫人嫁過來之後，主持家政，勤勞節儉，使得全家度日無有匱乏。並且教導子女很有法度，甚為鄉里所稱讚。

數十年來她歷經世間的種種變化，因此深深厭惡世間的無常，於是就專心修行淨土法門，希望能脫離娑婆世界，而生到極樂世界。雖然她已經七十餘歲，身體仍很健康。

今年初秋，她生了點小病，飲食逐漸減少，但晨昏的禮佛念佛一直不間斷。到了八月初四，她臥病牀上，覺得胸悶氣不通暢。就叫女兒君瑋及姪媳婦孫孝達，代她誦經。孝達平常就和她互相勉勵要往生淨土，因此常來侍候她。

初九的晚上，夫人見到諸佛，金光燦爛，於是她就伏在枕頭上作禮拜的姿勢。又見到觀音垂手接引，她就仰握著菩薩的手，一直稱念菩薩的名號。她還叫孝達誦彌陀經，孝達誦到

佛土的種種莊嚴情形時，夫人就說：「這些境界，歷歷在目前，我所看到的，和經上說的完全一樣。」

這時圍繞身旁念佛的家人中，有人在哭泣。夫人就責備說：「你們怎麼可以這樣拖累我呢。」

到了初十的中午，夫人的嘴唇尚微微在動，久了之後，就逝世了。走後的臉色顯得黃而潤澤，眉毛和額頭之間，亮得像面鏡子。頭頂上的熱氣一直外溢，離她一尺多，還能感覺到熏蒸之氣。這是因為往生淨土之業報純熟，身心清淨的結果。

孫母林夫人事實發隱

孫母林夫人者。慶澤之生母也。宿植德本。稟性淑賢。其孝親敬夫。教子持家。周給貧乏。救護生命。皆足爲女流師範。

而且篤信佛法。修持淨業。自少至老。無或廢替。况身稟女質。既難遠參高人。而家住玉田。絕少宏法上士。而畢生孜孜修持者。乃多刲之薰修所致也。

溯昔夫人歸孫君時。貧不自給。操勞苦作。過於儻保。中年以後。家漸富裕。有子五人。孫十餘人。僕婢甚多。宜享逸樂。其操勞苦作。不改舊度。

衣止粗布。不服綾羅。洗滌補綴。尚不忍棄。見人之飢寒。不異身受。必施金推食。其心方安。人有求祈。必令忻悅而去。昆蟲蠻蟻。誠勿傷害。即蛇蠍毒物。亦令設法驅去。絕不肯令其受傷也。

蓋欲子孫世守勤儉仁慈之道。以身率之。而冀其依行焉。平時每以因果報應誠子孫。常曰。利人實爲利己。害人甚於害己。凡居心行事發言。皆須歸於慈善一邊而後已。汝等若能如是。則爲無忝所生。否則縱令富貴至極。亦屬汚辱祖宗之大怨家也。

故其子孫。多皆篤厚敬謹。不染時風。

尤可異者。去冬兵災起時。慶澤奉母遠避于親眷家。當其去時。心慮惶恐。夫人以裝老衣之箋命攜之。亦不言其所以。至臘月遂歿。適得具斂。雖曰年高八十有八。不可不預。然其心地安詳。不隨境亂。於此可見。

當夫人臨終時。慶澤率其家人。同聲念佛。忽若發狂。遂將窗紙撕破。適有一蝶大如掌。從窗櫺入。黃質雜黑白章。采絢非常。繞戶而飛。家人驅之。竟不能去。歷大半日。殯殮已畢。昇入他院。蝶亦隨棺飛翔。直至靈柩安妥。方始飛出。向西而去。

夫時當臘月。况在北方苦寒之地。何得有蝶。當時本家與親眷七十餘人。同皆驚異。謂爲不經見聞之瑞。

蓋以夫人盛德淨心所感。以表其離此娑婆。生彼極樂之祥。但以世人根機陋劣。特示爲蝶。此豈眞蝶乎哉。

林夫人是孫慶澤的母親。宿世即種植德行。天性貞淑賢惠。她孝順親長。敬重丈夫。教導子女。主持家務。救助貧困窮乏及救護生命。種種德行。都足堪女子效法。

而且她篤信佛法。修行淨土法門。從小到老。沒有停止過。由於她身爲女流之輩。沒辦法到遠方去參訪高人。而且家住在玉田。這個地方絕少有宏揚佛法的人。而她却能夠畢生孜孜不倦的修持。實在是因爲多劫以來熏修佛法的緣故。

夫人初嫁孫君時。夫家貧得活不下去。於是她辛勤工作的程度。超過傭人保母。中年之後。家裡逐漸富裕起來。有五個兒子。十餘個孫子。一堆僕人婢女。照道理應該可以享受安逸快樂了。但是她仍然勤苦工作。和窮困時一樣。

她只穿粗布的衣服。不穿綾羅綢緞。即使衣服已洗得發白且縫滿了補針。她還捨不得丟棄。見到別人飢餓受寒。如同身受。一定要給對方金子和飲食。她心才安。只要人有所祈求。一定讓對方滿意而去。她不准家人傷害昆蟲螞蟻之類。就算是蛇蠍這類的毒物。她也只叫人

設法趕走，絕不加以傷害。

她這麼做，實在是要子孫世世守著勤儉仁慈的規矩，於是自己身體力行，也希望家人照著做。夫人平常總以因果報應的事理來告誡子孫，她常說：「利益別人，實在是利益自己，害別人更甚於害自己。凡是存心、做事及講話，通通都要心存仁厚才行。你們如果能做到的話，就不會侮辱了你們的父母。否則就算富貴到了極點，也只是污辱祖宗的大怨家而已。」所以她的子孫，大多皆忠厚老實恭敬謹慎，沒有沾染上時代的流風。

有件事情甚為奇特，就是去年冬天戰事起時，慶澤帶著母親遠避到親屬家裡。臨去之時，慶澤心煩意亂，恐慌不已。而老夫人則叫他帶裝壽衣的篋子，也沒有說明原因。到了十二月，老夫人就去世了。剛好用得上壽衣。雖然說已經八十八高齡，不可以不預先準備。但她心地安詳，不隨著環境而慌亂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當老夫人臨終的時候，慶澤率領家人，一起念佛。而老夫人忽然像發狂般，把窗戶的紙撕破。於是就有二隻如手掌般大的蝴蝶，從窗洞飛入。黃底雜黑白花紋，采色絢麗的蝴蝶，繞著老夫人的屍體飛，家人趕也趕不走。殯殮完畢，抬死者到院子去時，蝴蝶也隨著棺材飛翔。直到靈柩安妥之後，蝴蝶才向西方飛去。

當時是十二月，又是在北方如此寒冷之地，那裡會有蝴蝶呢？因此家人和親戚七十餘人，

都同稱驚異，認爲是從未見過的祥瑞之兆。

這實在是老夫人的滿盛德行及清淨之心所感得的，用以表示離開此娑婆世界，生到彼極樂世界的祥兆。但是由於世俗之人根機陋劣，所以特別示現蝴蝶，難道還真的是蝴蝶不成。